

我的奋斗

罗永浩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内附老罗全国高校巡回演讲DVD光盘

1996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有三个人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最广泛的影响，他们是韩乔生、万峰和罗永浩。

——王小峰

老罗是现世少见的有原始才气的人类，和赵本山、郭德纲、崔健构造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常常想，老罗什么时候开说一场扬名四海的脱口秀，仿佛二十年前崔健开唱那首《一无所有》。

——冯唐

很多人喜爱老罗是觉得他彪悍，叛逆，幽默，独立，诡异……但他对这个世界有所知的罕见的善意和温柔。

——柴静

老罗是一个天真的人。他的成功让人羡慕，许多人可能觉得他运气好，却不知道正是他不世故，所以没有被世故毒害，当他猜想某物滋味不错时，他有勇气去尝一尝，而不是尊重他人的饮食习惯。在一个呆若木鸡的社会里，人人都在猛做心算，看看利润有多少，只能把机会让给了坦诚的人。他还天真地相信好的东西就该大声赞美，哪怕大家都以为那是一串会给自己带来厄运的魔咒，他一说，却变成了语录，听众开心地笑了。我们其实都在等这样一个天真的人，来呼应自己内心残存的天真。

——连岳

罗永浩创办的牛博网正在成为一个意见领袖的聚集地，一个独立、客观且闪耀着智慧之光的意见平台。对公共事务的持续关注与公民意识的坚持表达，使牛博网迅速区别于其他博客网站，受到越来越多精英知识分子的支持。由于其真实、直率与富于人性关怀的品质，也日益风行于普通网络读者。以牛博网为平台，罗永浩也在将“意见”转化为行动。从2007年的厦门PX项目和拯救黑窑奴工，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募资捐款，牛博网从未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缺席。

——南方周末

X.iron 磨铁图书
跟文化死磕

上架建议：畅销书·励志

ISBN 978-7-222-06433-1



9 787222 064331 >

定价：29.00元

我的 奋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奋斗 / 罗永浩编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222-06433-1

I. ①我… II. ①罗… III. ①成功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①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4494号

我的奋斗

作者: 罗永浩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特约策划: 严晓娥

特约编辑: 熊淼江

装帧设计: 马克许 远行文化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880mm×1230mm 1 / 32

印张: 6.25

字数: 100千字

版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6433-1

定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1** **自序：像坏人一样勤奋**
- 5** CHAPTER 01 **我的奋斗**
2009春季高校巡讲实录
- 73** CHAPTER 02 **我的故事**
1972 ~ 1990，从出生到长大成人
- 127** CHAPTER 03 **访谈及对话录**
- 189** CHAPTER 04 **正版“老罗语录”**

自序：像坏人一样勤奋

2008年，我和我的教师朋友们创办了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为了扩大这个新机构的知名度，我在全国高校进行了数十场演讲活动。由于大部分高校都不允许我们讲商业宣传性质的内容，所以我的演讲被迫处理得非常“高尚”，大都是英语学习或人生奋斗这样比较纯洁的主题。当然，除了目的本身不单纯之外，所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真实和诚恳的，为了让自己再舒服一点，我们还在征得高校同意后，在现场打出了“非公益讲座”的条幅。

稍后，这些演讲被听众录下来放到了一些大的视频网站上，这些视频很快也像当初的“老罗语录”一样流传开了，最后，我们自己也剪辑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官方版本”放到了优酷网上。到了2009年的秋天，陆续有些出版公司开始跟我接触，希望我能以演讲内容为基础，再补充一些关于成长历程的真实故事，写成一本科励志的书。起初我对这个主意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虽然这对机构的宣传肯定会有一些帮助），因为“励志”这个原本比较美好的字眼已经被我们的时代毁得差不多了。在这个鼓吹所有的小草都应该成为大树，所有一米六的矮个子都应该去NBA打球，所

有的人都“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所有的人“只要没有成功，就是不努力”，所有在雨天被蛮横的宝马车溅过一身泥的穷光蛋都应该发愤图强努力赚钱买宝马车然后去溅别人一身泥的“励志”观念大行其道的今天，作为有尊严的文字工作者，谁会想去写一本励志的书呢？后来磨铁文化的人告诉我，如果交给他们出，他们还会给这本书配套发行DVD光盘，并且把我的演讲录像放到机场书店的大屏幕电视上播放。如你所知，机场书店的大屏幕电视和“励志图书”市场一样，通常也都是“成功学”骗子们的专属领地。“但这些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就会被他们占领”，《时尚先生》的主编钭江明老师这样教育我，我想了想，就动心了，于是决定写一本有诚意的，不拿读者当白痴的，关于成长和奋斗的励志书，并且把书名定为《我的奋斗》。

开始着手后，我发现这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时间不够用是最大的问题，培训机构的管理工作和教学任务以及牛博网的日常事务加起来，已经使我的睡眠时间没法保障了，而且我写字的速度也一直都非常慢，意识到很难按照合同上的时间进度完成书稿后，我经常很焦虑，因为心理素质不好，我有时候还会为了这个焦虑而焦虑。稿件艰难接近完成时出现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有很多写得很投入的东西最后发现根本不适合发表，比如青年时代的几段感情故事（因为当事人还活着并且嫁了人，那些事情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隐私），比如新东方时期的经历（因为我现在

做了竞争行业，所以一些事情只要一说就成了“恶意打击竞争对手”），比如牛博网的前世今生（因为很多事情要是说出来就再也休想继续在国内做网站了），这些暂时不能发表的内容占了整个完成稿的将近一半，这意味着很多东西要推倒重来，这也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有那么几天，我甚至对于要不要坚持写完书稿都感到非常犹豫。

后来……后来我想到了生活的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坏人好像总是更勤奋一些。

为了尝试改变一点什么，我最后把这本书写完了，就是这样。

我的 奋斗

CHAPTER 01

我的奋斗

2009春季高校巡讲实录

（老罗出场，台下热烈鼓掌并欢呼）

谢谢大家，今天走进会场感到格外高兴的原因是，我们这次高校巡讲专门做了一个条幅，就是二楼挂着的那个红色的条幅。有些同学可能看不见，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活动叫“老罗英语培训全国高校巡回讲座，括弧‘非公益’，括弧完了”。为什么要格外注明“非公益”呢？因为我个人在英语培训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我注意到这个行业的老板们到高校去宣传演讲的时候，尽管由于高校的限制，不能在演讲中直接讲带有商业色彩的内容，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知道这种讲座的目的不可能是“公益”的。因为他们总喜欢打上“大型公益讲座”这类的字样，所以，我们开始高校巡讲之前呢，我就要求我们的市场工作人员写上“非公益”的字样。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跟各个高校接触的时候，在我们保证演讲完全不带有商业内容的情况下，还是有半数左右的中国高校不允许我们挂这个条幅。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诚实是一个奢侈的品质。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句实话，但是对方说：“不可以。”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他们说：“你瞎说啥实话！”（笑声、掌声）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所以我后来发展到只要走进一个高校的讲堂，发现他们允许我们挂了这个诚实的条幅，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学校。（掌声）从这个意义上，在正式开始演讲前，我要向你们的学校致敬，谢谢你们学校成全了我们的这次活动，使我们得以保持了人格完整。

（掌声）

我们这次巡讲内部拟定的标题是“我的奋斗”，就是大家看到黑板上……不是黑板上，是巨幅喷绘右边的这四个字：“我的奋斗”——这个是我们自己写的。讲台横幅上还有“成功人生讲坛”的字样，这是你们学校写的。你说我“成功”，我也不否认。在中国，很奇怪的是，我们定义所谓的“成功人士”，指的其实就是些“土财主”。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定义的，但我自己不是这么定义的。我觉得无论你是土财主还是洋财主，土穷光蛋还是洋穷光蛋，只要自己活得开心，而且坚持了自我，就是成功人士。从这个意义上，别人说我是成功人士，我也不否认这一点，尽管我是个穷光蛋。（掌声）

按照我们正常的流程，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所谓“我的奋斗”。先从我苦难的童年追溯起，一直到今天，我怎么样到了37岁仍然坚持了年轻时认为的那些正确的、美好的、理想的东西，然后活得很嚣张、很跋扈，并且还没被人砍死等等（笑声）。我一般就是讲这样一个人生过程。然后呢，有一个互动环节。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是希望尽可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所以在讲座的过程中，大家对我个人、对我的学校、对我的网站牛博网，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用笔写到手里的入场券上，然后从后往前递，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过道或是前排把大家的问题收集上来。讲座结束的时候，我会就这些问题回答大家。所以，有问题的

话，撕一张白纸，或者用入场券，往前递就可以了。

你们知道我办了一个老罗英语培训，这公司起了一个很滑稽的名字，其实我起这名字的时候，没想起得这么滑稽。但是我作为一个土鳖创业，由于不自信，所以做了两个举措。第一个是，邀请这个行业里我那些资深的老教师朋友参与创业的时候，我格外地选择了一些有留洋背景的老同事、老朋友，因为据说一个土鳖领着一群海归创业是一个很美好的景象，（笑声）所以我采用了这样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土鳖，我尽可能想把公司的名字起得“洋气”一些。当然，不能起“鄂尔多斯”这样的名字，是吧？所以，我当时就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叫“老罗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笑声）但是这个名字在中国严重水土不服。我们到哪里去都会被人笑话，即使在一个很土的小饭馆，点了一堆很土的饭菜，结账的时候来了个很土的服务员，我们让她开个发票，她一看公司名字——“老罗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就会“扑哧”一笑，说什么公司名字这么土？这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作为一个土鳖，为什么觉得这个公司名字很洋气呢？因为世界500强的很多企业都是这样命名的。比如你们熟悉的大名鼎鼎的“麦肯锡”，“麦肯锡”的全称是“麦肯锡和他的朋友们”；摩根斯坦利，是个人都听说过吧？摩根斯坦利的全称是“摩根斯坦利和他的朋友们”。所以，我就觉得“老罗和他的朋友们”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酷，像是500强的企业。（笑声）但是万万没想到在中国严重水土不服，所以我们预

见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当选中国名字最土的企业（笑声），但这个名字不重要。

好了，下面我就开始讲“我的奋斗”，从我苦难的童年追溯起。1972年，吉林省和龙县龙门公社诞生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笑声）。我谈我的人生历程，希望你有一点启示性的作用，这不是作为一个楷模之类的东西或是什么，只是希望作为一个启示，让大家能有点思考。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大家从小就被剥夺了思考的能力，大家都是在被“洗脑”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很多人到了二十多岁甚至三十多岁，都没有认真地反思过自己的人生道路，所以我讲一下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故事供你们参考一下。

我1972年出生，我们那个时代，小学是五年制的，所以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二年级退学，也就是说我一共在中国的校园里待了九年多，不到十年，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在我成长的这9年里，在接受体制教育的9年里，不断地跟老师和学校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很多人在互联网上听到我的录音说起我年轻时候在学校打架什么的，可能就以为我是那种调皮捣蛋的坏孩子，在学校惹事生非、淘气，比如上树掏鸟窝、砸玻璃、偷看女厕所什么的（笑声），以为那些小流氓干的事情我都干过，其实不是的。我成长的时候每一次跟学校或者老师产生冲突，基本上都是基于一些严肃的理由。比如我小时候闲书看得比较多，所以老师

讲课经常讲错我就能听出来，然后看到老师还若无其事地误导我的同学，我就坐立不安，就忍不住举手指出老师的错误。时间长了，老师看我一举手就知道他又讲错了。（笑声）所以老师经常的反应是，我在左前方举手，他就看着右边说，同学们把书翻到多少多少页。可我是一个很固执的孩子，我就索性走到老师前面举着手说：“老师，我举手。”然后他就气急败坏地说：“那你说吧。”我就又指出了他的一个错误。这样，经常出现的结果就是我一举手他就说：“不要打断老师讲话。”然后就这样按下去。有的时候我忍不住举完手就站起来，老师说：“你给我坐下。”我说：“我说完就坐下。”就这样坚持说完。说完之后老师就很恼火，恼火了就会有各种反应，教过我的老师里最糟糕、最人渣的竟然派她的儿子过来打我。（笑声）你能想象吗？

当时我们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派她高中一年级的儿子过来打我，在课间休息时把我叫到外面去。我是小学三年级，他是高中一年级。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上学都要在胸前别一个手写的校徽，上面写着年龄、年级、姓名，最滑稽的还写着性别。（笑声）然后我一看他的校徽，上面写着他的性别：男；年级：高中一年级。于是我就放弃抵抗了，因为他比我高两个脑袋。我以前讲过，小孩子打架就是拼发育，不是拼轻功、暗器、内力，（笑声）而是拼发育。所以当一个小我两个脑袋的孩子把我叫到外面去，我只有老老实实跟着出去，基本没有抵抗，任他蹂躏，踹了10分钟——连踢带踹，打了我10分钟。这时候上课铃声响了，他

说了一句让我毛骨悚然的话：“你先回去。”（笑声、掌声）我当时就蒙了，我说什么叫“先”回去，他说：“不能耽误你上课，45分钟后见。”（大笑、掌声）然后我就灰溜溜地回去了，坐在屋子里发呆，下了课我就不敢出来了，一直到放学都没敢出来，因为高两个脑袋嘛。然后我叫朋友去把我哥哥找来，然后才把我接回家。这么多年过去了，年轻时候摧残折磨过我的老师，坏人坏事，大部分我都能原谅，因为我长大后看了许多伟大的，关于宽恕、关于原谅的故事，比如曼德拉的传记。他的一生遭到了种种难以置信的、难以原谅的摧残和折磨，但他为了一个（民族的）美好未来，后来宽恕了那些仇人。从这个意义上，我把年轻时候给过我迫害和折磨的那些坏人坏事都原谅了。但是这个老师我始终很难原谅，是因为她当时还有一个儿子是小学四年级的。（笑声）你懂我什么意思吧？如果我是一个人渣老师，要派我的儿子去打我的学生，我至少会派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去打小学三年级的，你怎么可以派高一的去打小学三年级的呢？（大笑、掌声）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很难原谅她，而且当时我考虑到可能错怪了她，我还找人去打听过他那个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是不是下午刚好有事（笑声）。然后我的内线反馈的信息是，他没事，也没有课，就在家待着。她派高一的儿子来打我只是为了更有把握一些（笑声）。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很难原谅她。你知道，像这种冲突，并不是因为我淘气、调皮捣蛋，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东西。我们那个时代的老师，如果在小城镇，水准

大都是特别差的，所以经常会讲错一些东西。那你指出来的话，本来对他是一个促进和提高，尽管他们经常也假惺惺地说什么“教学相长”，说什么“互相促进，互相学习”，但从来不会真这样想的。

我到了初中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另外一个事情也是我的班主任，教语文的，放学的时候要求我们写作文，让我们到校园里观察一下，第二天交一篇记叙文。要求详实地、真实地描绘校园里的场景，标题就是你们年轻时候也写过的那种垃圾作文标题，无非是什么“我漫步在金色的校园里”这种屁话。第二天上学我就交上去了。到了放学前的时候，老师就拿着这篇文章当众批评我，说：“咱们班表现都很好，只有罗永浩，一贯的哗众取宠。”我就很奇怪，因为我不哗众取宠，所以就不知道“一贯”是哪来的。然后老师就说：“你看，咱们班同学写得都很好，说‘五星红旗飘扬在校园上空’，只有罗永浩，他写的是‘五星红旗耷拉在校园上空’。”（大笑）然后全班就哄笑，老师就很生气，说：“看你写的都是什么东西！”然后不断地把“哗众取宠”这个词重复了五六遍。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老师，水平不高的，教语文的，一辈子就学过六个成语，为了让人知道他会这几个成语，他就会大量地、频繁地把这几个成语使用出来。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老师一口气说了我五六个“哗众取宠”，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都忘了被批评的是我。（笑声）于是，我

就举手站起来说：“老师，这个成语你用错了。我写的作文就交给您一个人，就算‘哗’了谁，‘哗’的也是一个人，不可能是‘众’，您不可能是‘众’。现在是谁把文章拿到五十多个人的班里大声朗读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哗众取宠。”（掌声）然后，你可以想象，老师非常崩溃，想冲过来打我——那个时候的老师是有这个权力的。你们可能没法想象，在我成长的少年时代，在中国，普遍接受的一种观念就是，家长会把孩子领到学校说：“老师，如果我这孩子在学校不听话，您就往死里打！”所以那个时候体罚是很普遍的，我小时候挨过很多男老师的打。女老师通常不打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她觉得打人很难看。女的嘛，（觉得）打人很难看，没风度，所以会忍住不打。然后她就很生气地说：“放学放学！”把其他人都赶走，然后把我领到教研室里专项修理。（笑声）我跟她在教研室，足足被折磨了两个小时，你可以想象我很疲劳（大笑）。我一看天都黑了，就跟老师说：“这样，咱俩都挺累的，是吧？”老师说：“是啊。”然后我说：“要不我改。”然后老师很开心，说：“哎？你终于知道你错了？”我说：“那不重要。”（笑声）我说我改，错不错不重要，我改。然后她说：“你说吧，打算怎么改？”我说：“这样，我出一个草稿，你听听行不行？我改成这样：说来也怪，尽管校园里没有风，五星红旗仍然飘扬在校园上空。”（大笑、掌声）然后老师完全崩溃了。这时候教研室的其他老师都走光了，就无所谓风度不风度了，她像疯了一样冲到墙角，拿着笤帚棍子

冲过来就劈头盖脸地打我。我当时已经初中二年级了，皮糙肉厚，她一个中年妇女能有多大的力气，是吧？但我为了配合，也做出了一些“哎哟，哎哟”这样的反应，（笑声）免得她下不来台。但是我演技不好，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她气喘吁吁地把笤帚扔到地上。她知道对我这样没有用了，滚刀肉，是吧？然后她拿起电话。你们知道在中国，拙劣的中小学教师最后一个损招就是什么？（台下异口同声：找家长！）你看你们都是被找过家长的，（笑声）你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然后，她拿起电话开始打，把我可怜的父母叫过去。一家三口很无辜，坐在那里被她训了一个半小时，说的都是《人民日报》上的话。（笑声）最后出来我对父母感到很内疚，说这都是我的不对，我应该克制一下。然后我父亲也就说了我几句，他说：“你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不就是想说实话老师不让你说嘛。”当年他就讲了这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他说：“在中国，诚实是一个奢侈的品质。”他这样跟我讲，我说是。然后他说：“其实你也没什么大的不对，如果你最后不气她那么一下不就没事了吗？她训你两个小时，你就听着，听完了回家，我们这会儿在家里就能吃上热乎乎的饭了。结果，你非要气她一下，弄得我跟你妈过来陪你一个半小时，有什么意思呢？”然后我就跟父亲一个劲地道歉。但他想了想又“扑哧”乐了，说：“但你这招挺损的，我年轻时候就想不出来。”（笑声）我就又得意了，说：“还行吧。”（笑声）

我父亲比较宽容，笑一笑就过去了，他就是比较想得开。作为那个时代的父母，这是我青春期成长比较幸运的一个地方。我母亲是旧式的保守的那种女人，所以，以她的观点，我的很多做法她是看不上的；但是她对我非常宽容，并不是因为溺爱我，主要是因为我有个很好的哥哥。（笑声）有些人很熟悉我哥哥是吧？我这个哥哥跟我一样，成长的时候在家里不断惹各种各样的麻烦，每次惹的麻烦都比我的严重得多，我就算惹出的麻烦跟他惹的程度差不多，也比他惹的体面得多。你们都是独生子女家庭长大的，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如果你是有兄弟姐妹的，你上面有个哥哥不断地给家里惹麻烦，父母就会不知不觉地对下面的弟弟无限地放低要求（笑声），就是这样。所以我母亲对我就很宽容。我说“我惹的是体面的麻烦，我哥哥惹的是难堪的麻烦”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那些垃圾课我就不听，我就看小说，或者是看一些课外书。然后老师很生气，屡教不改，最后就把家长叫过来训话。我父亲气冲冲地赶过来，说你上课看的什么书，为什么不听老师的课！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地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给我父亲，我父亲一看：嗯？《罗马帝国衰亡史》。他一想：咦？我儿子只有15岁，就看这样的书，于是忍不住了，说：“哎呀，这是一本好书啊。”我们老师很生气，说：“啊？你怎么这样讲话？”我父亲赶紧假惺惺地说：“那也不应该课上看嘛！”（大笑）然后他就训斥我，但看他的眼神明明是很得意的，因为他自己是18岁才

看这本书的，所以他很开心。出来的时候，明显假装生气地对着我，其实很高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回家前他又给我买了些好吃的。（笑声）

但是我哥哥呢，惹类似的麻烦就不一样。比如说，叫家长过去，说你这个儿子上课不听课，屡教不改，光看课外书。我父亲很生气，问我哥：“你看的什么书？”我哥哥掏出书来递过去，我父亲一看，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大笑）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我父亲赶去一看，《灯草和尚》；第三次赶去一看，《禅真逸史》，再一看，《肉蒲团》。（大笑）古典文学名著，我哥哥是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基本上全看过一遍。我父亲就很惊讶：“咦，这些书我都弄不到，你怎么搞到的？”（持久的笑声）然后训了他一通。那个时候这些书确实很难弄到，我哥哥是个神通广大的人。所以你要知道，一样是儿子惹麻烦找家长，一样是不听课看课外书，这显然是不同的结果。我父亲下意识就觉得，小儿子惹事，去了一看，哦，是一个体面的麻烦。我哥哥惹事他去了一看，就很难堪，就是这样。所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我父亲和我母亲都对我无限地放低要求。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我们在家里，我父亲跟我哥哥出去了，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吃饭。我母亲吃完饭突然深情地看着我，看得我毛骨悚然，然后她说：“你真好。”（笑声）我就鸡皮疙瘩全起来了，因为在亚洲，没有父母跟子女这样表达感情的。我说：“我又怎么了？”我母亲说：“你看你，开学三个半月了，一次都没有把我叫到公

安局或者是医院去。”（笑声）那你就知道这句话传达的信息就是，我哥哥经常把我父母弄到医院去。要么他把别人打得血淋淋的，要么别人把他打得血淋淋的，总惹这种麻烦。我小时候虽然也跟同学经常打架，但是善后工作会做得非常好、非常稳妥。（笑声）一般的事捅不到我们家里来，我自己在外面就搞定了。我平时有些积蓄，该赔钱就偷偷在外面赔钱了，或者打了人，该索赔，也就自己去了，就是这样。所以结果就是，我母亲作为一个旧式的保守的女人，对我也很宽容，并不是因为溺爱，而是因为有个好哥哥在上面替我撑着。这是我青春期比较幸运的一个事情。

我在学校里跟这个愚蠢的制度和弱智的老师不断冲突斗争了9年之后，我终于感到非常的疲劳，于是我就决定退学了。退学的时候，父母竟然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在那个时代，这是不可想象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有一种所谓的“教育恐怖主义”，你们可能都听说过。就是在中国，如果你生在一个小城镇或是农村，考上大城市的大学可能是改变命运为数不多的机会了。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肯定无数次听到长辈这样对你说：你一定要考上大学，不然你这辈子就完蛋了。大家长大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听过这句话，我小时候这种风气更是很严重的。所以我退学的时候，父母竟然没给很大的压力，这是难以想象的幸运。因为很多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他们想退学的时候，就非常

困难。我有个朋友从延吉跑到长春来上大学，来了之后，就觉得学校的教育环境非常糟糕，因为他考的是一个烂学校，如果你考的是一个好学校，可能会好一些。上了两个月，他就决定退学，跟父母打了个电话，他父母连夜买了张火车票杀到长春来，然后堵在宿舍的门口。早晨他一出来，父母就跪在他的面前，嚎啕大哭，告诉他无论如何必须把大学读完。我有时候就想，如果我退学的时候父母给我的是同样的压力，我是没法退学的，我只能忍着把这个学读完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能够退学还是比较幸运的。我父母能想开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高中时代就在一些地方刊物和全国性的二流刊物上发表过一些酸不拉叽的小说、诗歌、散文这些东西。因此他们觉得这个孩子，嗯，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一个小城镇，生了一个儿子，看着傻拉吧叽的，结果在省城里的甚至全国性的二流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小说、诗歌、散文，父母就觉得这孩子非同寻常，甚至将来有可能是走上作家道路的，一个作家显然不需要文凭。因此在我退学的时候，我父母问我有没有想清楚、有没有决定将来干什么的时候，我说我多半是会以写作为生，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有戏，然后就同意我退学了。呵呵，他们也很幼稚。（笑声）

退学以后，我在家里痛痛快快地读了三年闲书，没有方向、目标、计划，就是瞎读，读了三年的课外书。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今年37岁了，这三年可能是我最密集地接受知识的三年。我觉

得这三年的收获特别大，虽然我直到今天也保持了阅读的好习惯，但在那三年是我单位时间内接受知识最密集的三年。因为我的家境还可以，虽然不富裕，但不需要未成年就出去赚钱养家，因此我父母没给我额外的压力，使得我痛痛快快地在家读了三年闲书。然后我的自信和我的一些认识就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因为我见到我同龄的那些老同学老朋友，发现他们在学校跟我读的差不多。比如我在家里读鲁迅，他们上课也是读鲁迅，我读的是《鲁迅全集》，他们读的是鲁迅的某一篇文章——的节选！（笑声）所以我就很自信嘛。再加上他们读那个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做文章后面的那几道垃圾题目，题目常常是这样的——你们小时候肯定做过——比如有道题这样问：鲁迅先生在第二自然段为什么要讲这么一句话？（笑声）鲁迅自己没说过为什么。所以每次我看到这种题目都很恼火，心想我怎么知道？（笑声）但是奇怪的是教委居然知道，并且有一个全国性的标准答案，告诉你必须这么回答，要不然休想升学。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同龄人把时间都浪费在去学这样的东西上了，我自己读全集，收获可能多一些。于是我痛痛快快地读了三年闲书，感觉收获非常大，比在园里的收获大得多。

紧接着，我就过了18岁。这时候你就会产生经济上想独立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就试着从事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在我老家做过很多事情：在建筑工地做过体力活，当过工人，筛过沙子，

在路边摆过地摊，开过二手书店，倒卖过中草药，做过期货，而且还走私过汽车。（笑声）这个最后一条听着很吓人，实际上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延边地区是全民走私汽车的。这个风气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这是违法的。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门口那个卖豆腐的小贩，上午卖豆腐，中午一收摊，下午就走私汽车去了。（笑声）你现在难以想象，但在那个时期是很普遍的。直到中央下来一个专案组，毙掉了两个我们当地的官员，然后严格执法，整顿了半年左右，走私才销声匿迹了。所以我们那里走私汽车是很普遍的事情。当然，我说这些也是问过我的律师朋友了，他说：你那个案子追诉期已经过了，（笑声）所以出去讲没关系。我其实活得很谨慎的，很多人在互联网上只听到我嚣张跋扈的一面，不知道我其实也是一个粗中有细、有勇有谋的人。（笑声、掌声）像我们这种长得难看的，不这样是很难生存的。（掌声）

我做了这些各种各样甚至是违法的经济活动，都没有赚到钱，于是有一阵我很消沉。当时我的姐姐在天津，她说小城镇的孩子，小时候读过一些书，胸怀大志，但是一事无成到了二十七八岁，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之后，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可能这辈子就颓掉了。到了40来岁，如果甘心这样的结果，固然没什么不好，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成功的。只是每个人都希望成功而已，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其实无所谓的，你想得开就很好。但是如果你想不开，40岁的时候又后悔了，再想

出来做一番事业不就很傻嘛。所以她说：“我不知道你出来能做什么，但你出来见见世面总是好的，不要总是在小地方待着，长成一个土鳖。”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决定到天津去闯一闯，见见世面。当时就在天津胡混了几年，因为住房不要钱，我姐姐闲着一套房子，我就住在那里。至于日常的花销，我就试着倒卖一些东西，给人装个电脑什么的，赚上一点钱。反正稀里糊涂混了几年，也没有混出什么名堂。一眨眼就27岁了，当时我就很焦虑。你知道这个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如果一个男人到了27岁一事无成，大家看你的眼神都是异样的。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发现这一点，我父母家人对我很好，没有给我异样的眼光。但是我就注意到亲戚家的长辈过来吃饭，说起我的时候，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很怪异。很不舒服的那种眼神，明显的瞧不上。他们就觉得一个小伙子，27岁了，一事无成，像个花花公子整天胡混，并且没有钱。注意，这是人类能想到的最愚蠢的组合：花花公子+没有钱。（笑声）你能更蠢吗？所以他们看我的眼神，我也明白了，确实挺傻的。然后再加上有两个很大的压力，都是促进我人生进步的两个压力，其中一个就是，做子女的总想对父母尽尽孝心，我毕竟27岁了。每年过节回家的时候，就发现哥哥姐姐给父母买了很好的礼物，我也想这样，但是没有钱。父母虽然不嫌弃你，但是你自己是很难受的。所以过年回家只能跟父母说几句好听

的，然后买些廉价的礼品送给他们。他们不会嫌弃你，但你心里会很难受，自尊心也会很受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正在谈恋爱，谈得很开心。我那个女朋友也很穷，于是我就想如果将来结了婚，如果将来竟然结了婚，我就想让她日子过得好一点，这也是需要钱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毅然决定搞出点名堂来。

在我的一生中，基本上每次取得阶段性的进步，都是妇女给我的动力。我是热爱妇女的这么一个人。（笑声）所以呢，由于当时这几个综合的压力，我就决定要做出一番事业。这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很多同龄人，22岁从学校毕业走进社会，已经混了五年，然后即便他们在这五年没有做成伟大的事业，但至少把事业的基础打好了，做起来就比较顺。而我呢，吊儿郎当胡混，时间都玩掉了，所以就没有根基。从现在开始再打基础，就会比较吃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对年轻时候那种胡混、到处去玩，并不感到后悔。我觉得青春就是应该挥霍的。因为我注意到我的很多同龄人表现得很糟糕，比如说二十二三岁，本来是年轻人拼命地玩儿、拼命地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却像傻子一样戴着像瓶底一样厚的眼镜躲在屋里啃那些倒霉的书本，研究鲁迅先生为什么在第二自然段讲那么一句话。（笑声）整天看这些东西，年轻时候该玩不玩、该谈恋爱不谈，然后到了二十八九岁，三十岁，眼看父母家人所有亲戚长辈全着急了，就急急忙忙谈了一个恋爱，谈了两个多月就结了婚，结了婚一年就生了孩子。然后这帮家伙到

了三十五六岁，有一天忽然醒悟了，觉得，哎呀，我马上就人到中年了，我这辈子都没怎么开心过，都没玩过。于是这帮笨蛋笨笨地想了半天决定开心一下的结果就是，找了个外遇。（笑声）你注意一下这个世界有多少笨蛋的人生轨迹是这么过来的？我每次回到老家看到这样的老同学老朋友，总是忍不住尖酸刻薄地损他们，我说：“你看看你们！怎么能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做错呢！（笑声）年轻的时候应该玩，你不玩，现在三十五六，有了老婆孩子，有了家庭，应该对社会对家庭承担一些责任，像个成熟男人一样，结果你出去搞外遇，你说你们是怎么活的？”然后他们很恼火，说：“行了，不说这个了。”然后我就忍不住继续损他们，他们就很生气，拉着他们的外遇就走了。（大笑）这些没用的东西，我每次看到都很生气。

我年轻的时候虽然都玩掉了，也不后悔，但当时还是感受到了压力。所以我像笨蛋白痴一样扑到个体书店里，在那些脏乎乎的书架上翻那些弱智书籍，一看就是骗傻子的，比如标题叫《快速致富法》，（笑声）整天就看这些东西。这显然也不是办法，我也知道这样很傻。然后迷茫了大概半年左右，这时候我认识的一个天津外院的孩子在北京一个叫新东方的私立培训学校上过课，回来就跟我说：“罗哥，以你的口才，以你的扯淡，以你的热心对别人进行教育的脾气，这种好为人师的臭毛病，我觉得你到那里去当一个英语老师是非常合适的。”我当时听完都蒙了，我说你认识我也好几年了，你知道我生平最讨厌的，第一是英

语，第二是教师，现在你让我去当英语教师？（大笑、掌声）你是怎么想的？然后他就拼命解释，跟我讲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他认为我应该去当英语老师的理由。我的回答全部都是一个字，就是：滚！（笑声）滚到了最后，他用蚊子一样小的声音嘀咕了一句说：“但是据说有百万的年薪……”我当时一下就站起来了，（笑声）话说这个节骨眼上，谁要是敢给我百万年薪，无论让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很认真地考虑一下，（大笑）因为我毕竟不是没有底线的人。然后，认真考虑的结果就是，我到了北京，听了他们的大型讲座，听了他们的免费公开课，然后看了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做了各方面的了解。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传说中的百万年薪，非常适合一个穷人。然后第二个呢，新东方在它创业的早期，成功地打造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光环。这个东西是非常吸引我的。所以在这两个原因的吸引下，我在2000年的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跟父母宣布，说我已经想好了，我决定要做一个英语老师。当时父母也认为我疯了，说你不是最讨厌英语和老师吗？我说我就磨炼一下自己的人生意志，挑个最恶心的干干。（笑声）

然后一直过了大年初七，大年初八开始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像苦行僧一样什么都没干，背了两个月的单词。然后在六月份的时候，去北京上了新东方GRE的住宿班。当时印象很深，一个土鳖青年，坐着火车——那时候没有快车只有慢车——三十多个小时一路颠到北京，然后出了火车站。其实我以前也去过北京，但

以前都是过客，是那种走马观花的心态。这时候我想的是在这里扎根，做一番事业，心态就不一样了。一出火车站，一看，灰蒙蒙的天，拥挤不堪的马路，脏乎乎的到处都是灰尘黄土。但是这么糟糕的生存环境，在一个农村来的土鳖青年眼里看来，就是传说中的滚滚红尘。（笑声）然后就觉得非常美好，冲出去，上了一辆大巴，颠了四十多分钟，到了北京新东方学校的总部门口。下了车，刚喝了一瓶水，就来了一个老师把我们赶到另外一辆公共汽车上，然后又颠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一个无比荒凉的地方，你很难相信那是北京。老师指着一座山，说：“你们到山腰去，那里有个住宿部。”我们就上了山。

这是我一生中学习最艰苦的30天，但是给我留下的记忆却非常美好。如果你来自一个穷地方、小破地方，或者是一个烂学校，你身边是不会有太多特别勤奋的人的。不像你来自哈佛、耶鲁、北大、清华，身边可能全都是疯狂学习的精神病，这时候你觉得再疯也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你。可是你在一群全是热爱滚滚红尘的年轻人当中，关起门来一天背一百多个单词，显然是会被当成精神病的。你在家背单词背两三个月，即使是父母看你的眼神也是不理解的。结果你到了这儿一看，发现每个人都比你还疯，这个感觉是非常温暖的。我后来认识一些进过精神病院的朋友告诉我说，进去的时候死也不想进，被父母硬塞进去的，但是住了三个月出来以后就无比地怀念，要不是费用高，还想再回去。（笑声）在社会上被当成不正常的，走进精神病院，发现

所有人都比你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温暖。所以我在山上集中营一般的环境里，当年条件特别艰苦，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坚持了三十多天的学习，但这也是非常美好的感觉。在这里你即使想做一个最疯的人，你都做不到。比如说晚上11点关灯，我经常拿着手电筒到院子里背单词背到12点，甚至背到1点多。这时候你快睁不开眼睛了，走回宿舍的时候，就看到院子里有几个人眼睛发亮，都不用手电筒就在那里背单词。（笑声）所以你想胜过他们是很难的，全是疯子。当年新东方的学习氛围特别好，不像今天。有一次我急眼了，决定做一次老大。在星期五的晚上决定老子今晚要熬夜了，背到天亮，我看你们谁能干过我？然后我在那里拿着手电筒背单词，背到早晨三四点钟，一阵倦意上来，低头打了个盹，不到三分钟，然后猛地惊醒，一看边上有两个没打盹的，冲我做这个手势（“V”字手势，笑声）你就知道你又输了。在这样的环境里，你想做最疯的很难。三十多天熬下来之后，我给父母打了个电话，说我现在很恐慌很焦虑，但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回家，多半会半途而废。他们想了想说，是啊。因为你出去很受罪，走之前就很受罪，然后你在集中营一样的地方待了一个月后回来，无论是兄弟姐妹还是亲戚朋友，都会忍不住带你出去，吃香的，喝辣的，好玩的，好看的，什么唱歌跳舞捏脚啊，滚滚红尘，（笑声）就这感觉。所以我一想，觉得我回去确实很危险，那么，比较聪明的方式可能就是不回家，在附近找一个条件艰苦的地方，租一个破房子，把考试学习备课的整个过程完成了再回去。

于是我就在北京郊区租了一个农民的回迁楼，一个特别破的房子，因为便宜嘛，三面漏风。是夏天，所以问题不大，顶多尘土多些。然后贴着第四面那堵不漏风的墙，用砖头堆了一个双人床垫一样的东西，因为他们家没有提供家具。后来房东有点看不下去了，给我拉来了一个发霉的臭的席梦思床垫，放上去之后非常臭，朝左躺着睡很臭，朝右躺着睡也很臭，只能仰面躺着睡还可以勉强接受。如果夜里胆敢趴着睡，那么早上起来下床就会打晃。（笑声）以当时我的财力，还是可以支付一个新的、廉价的破床垫的，我本来可以去买一个，但是我想了想，像我们这辈子，其实没有经历过什么血泪人生。你知道我们的爷爷、我们的父辈都很惨，爷爷那时候去当兵，可能一个地方投奔错了，就被毙掉了。我父亲那时候，一句话说错就被关起来，一关就是30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就意识到，我们这辈子没有经历过什么真正的苦难人生、血泪人生，我们要阶段性地完成一个艰巨的目标的时候，尽可能地把氛围营造得悲壮一点，这是一个聪明的办法。所以我当时就刻意睡在这个发霉的床垫上，坚持不去买新床垫，效果就很好。

另外，我还做了一个准备就是，我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懒惰的、容易放弃的、坚持不下去的、没有毅力的。所有人都是这样，这个你也不用感到自卑，因为我们从基因上就是被设计成这样的。我们生来就是懒惰的，这本来是一个进化的需要，你不用为此感到难过，我们都是受这个控制的。因此当时我想到的另一

点——我相信你们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去听过一场热血沸腾的人生励志讲座，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听完了之后睡不着觉，连夜决定背单词，掏出一本朗文词典或者韦氏词典，连夜就开始背，眼睛发亮，瞪得像铜铃一样。然后同宿舍的朋友们叫你过来打麻将，你就用鄙视的眼神看他们一下说：“庸俗。”（笑声）然后在那儿开始背单词。晚上只睡三个小时，第二天特别亢奋，虎虎有生气的这种，这种美好的、进步的状态，你们都有过经验，通常都维持多久啊？一般就是两三天。有一句话叫三分钟的热血，说的就是这种人。其实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到了第三天，你一看这个词典，心里就呻吟一声，心想怎么又是你？就是这种感觉。那么，如果我们想获得持续的人生进步，保持这种美好的、亢奋的状态，最好是每三天听一场热血沸腾的人生励志讲座。（笑声）这是效果非常理想的。但是你想想，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条件呢？即便你是一个亿万富翁，都未必有这样的条件。因此，退而求其次，可能实现类似效果的就是什么呢？看一些所谓的励志的、成功学的那些垃圾书籍。我小的时候，这类图书还是非常多的，我很瞧不上成功学的书。你们知道什么叫成功学的书吧？就是什么卡耐基啊，谁动了谁的奶酪啊，什么高效能人士的几个臭毛病啊，《最伟大的推销员》，《羊皮卷》，《人格的力量》……就这些破书，知道吧？成功励志的那些书籍，我从小就不怎么看这些东西，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没有思想、没有内容、没有营养的。全世界的成功学

书籍，出了几亿种，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就是这么一句屁话嘛。（掌声）嗯？我不是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为这句话鼓掌，这只是我精彩的演讲中很平庸的一句话嘛。

（大笑、掌声）我平时是不看这些书的，但你要明白一点就是，当你定下一个艰巨的、阶段性的计划的时候，有这么几本书放在床边，绝对是最好的精神鸦片。你不要迷信那些成功学大师，都是江湖骗子。你备着那么几本书的好处就是，你什么时候坚持不下去了，随手拿起来一翻，就像精神鸦片给你打一针，又能坚持三天。因为我之前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我这次就很技术性地准备了这些东西。我当时采用的方式就是去海淀图书城的旧书摊，买最便宜的那种破书。在中国书店里，有两种旧书：一种是两毛钱一本收进来，三毛钱一本卖给你的，还有一种是两毛钱一斤两斤的收进来，三毛钱一斤两斤卖给你的。到那里精心挑选，一看，全是成功学的书，因为这种书出得太多太滥。我在那里精心挑选，一共去了三次，双肩背的背包每次能背三十斤左右，所以一共去了三次，买了一百多斤回来。然后放到我住的农民房子的门口，堆在那儿，作为战备粮，然后就开始了艰苦的复习工作，开始学习。跟我想得差不多，就第一次表现的还可以，坚持了四天。再往后全都是三天一放弃、三天一放弃这样子。第一次坚持四天的原因只不过是天气不好，天天下雨，于是我就关起门来学习，反正下雨也不想出去，就在家背背单词做做题挺好的。到了第五天早上突然放晴了，你知道北京总是黄扑扑的天，难得有一

次蓝天白云。我那个房子在六楼，附近的房子都很低，我往城里的方向一看，远远地感觉滚滚红尘。耳边传来——就是出现幻听的现象——好像一个邪恶的声音说：“年轻人，快进来玩吧，（笑声）滚滚红尘啊，在郊区干吗呢？大好青春，是吧？”我一想是啊，于是掏出手机给城里的狐朋狗友打电话，然后他们说，赶紧出来吧，啥也别说了，就这样。然后说好了晚上去哪先吃饭，然后唱歌、捏脚，说得很热闹，然后就起来收拾了一下。走到门口，就看到那些书上落满了灰，买回来五天了，一次也没有碰过，于是想应该给它们一次机会。然后随便拿起一本书，翻了不到三页，就有一句精神鸦片像雷电一样击中我，就是李敖年轻时候讲过的一句话：不怕苦，吃苦半辈子；怕吃苦，吃苦一辈子。我当时看到那句话，瞬间就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心想说得多好啊。当时那种感觉，你想，我当时就是一个二十多快三十的人，然后一事无成，现在刚制订了一个阶段性的人生计划，挺了不到三四个月又准备放弃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居然有个几十年前的台湾人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就阴差阳错被我看到了呢？这种神奇的感觉，就有点像是我们失恋的时候，在马路听到任何一首情歌，都觉得那歌词是唱给你的，就是那种神秘的感觉。（笑声、掌声）然后我当时羞愧不已、嚎啕大哭，跪在地上又撞墙又打滚、抽搐，什么眼泪、冷汗，各种液体全出来了，（笑声）满地打滚，最后冲进浴室穿着衣服就冲了一个冷水澡。很戏剧化对吧？一定要创造悲壮的气氛。（笑声）然后抽了自己十几

个耳光，回到电脑边上，冷静下来，先背单词然后做题，做题做恶心了背单词，背单词背恶心了做题。（笑声）这样轻轻松松又挺了一天，到第二第三天，很犹豫，但还是挺下来了。到了第四天，一模一样，又想放弃了，就觉得我这是干吗呢，大好的青春在这儿耗着，于是又想放弃。走到门口看到那些书，心想应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于是又拿起一本……注意！这时候有个技术性的问题，如果你再拿上次那一本，还有没有用？你再拿那本书，翻到那句话：不怕苦，吃苦半辈子；怕吃苦，吃苦一辈子，管不管用？肯定不管用。你们都有过这种经验，再看一样的就麻烦啦！你一看，心里就直骂娘，心说妈的就是上了你这句话的当，老子才多受了三天罪！（大笑）要不然老子早就滚滚红尘去了！（掌声）所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就是：绝对不能再碰那个。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要买一百多斤呢？（笑声）就是因为这个，不然一本不就够了嘛。所以把那本书扔到一边去，拿起另外一本，随便一翻，翻了不到三页，又一句精神鸦片，说：失败只有一种，那就是半途而废。我心想，哇，说得多好啊！然后嚎啕大哭、满地打滚，又不行了。（大笑）冲到卫生间洗个冷水澡。这次很极端的是甚至把光鲜一点的衣服都剪掉了，就只剩些秋衣秋裤，不能出去见人了。反正院子里有农贸市场，能出去买点菜回来就行了。但后来为了出去，又买了一些新衣服。（笑声）平均每三天放弃一次，绝不夸张。中间有一两次，狐朋狗友实在不忍心了，杀到郊区把我拎出去滚滚红尘了一把。但基本上靠着那

堆书，我坚持到了最后。实际上等到离开那个房子的时候，那一百多斤书最后只剩了两三本没碰过，其他的都看了。也就是说，量掌握得很危险，如果你差那么两三本，可能就前功尽弃了，（笑声）这都很难讲的。

这些全部准备好了之后，我就写了一封呕心沥血的求职信，写了一万多字。当然我先把考试考完了，备课备完了，对着墙讲了三十多遍，录音又录了十几遍，然后反复地听，直到自己满意，认为这个讲课的质量已经达到了一个优秀教师的水平之后，我就投了这个一万多字的简历给新东方的老板。他收到这个简历之后，果然很高兴，一看，瞧这个简历写的！后来卢跃刚老师出了本书，我这个简历就被传到了互联网上，导致的结果是，今天我自己办了一个机构，也要招聘员工，我们人力资源的负责人告诉我：“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咱们这儿收到的简历字数都是八千到一万五千字，这是怎么搞的？”显然是这些孩子在互联网上看到我的那个简历，心想这胖子喜欢长的，那我长死他！（大笑）最狠的有一万六七千字的，吓死人。如果你们想到我那里工作，不建议这么做，正常的简历就应该是一千五百字，除非你有信心写一个一万字的简历让人看得津津有味，并且对你产生兴趣。我那个简历他看了之后很喜欢，约我过去谈话。然后我们一聊，他就觉得，小伙子真不错，一看，嗯，长得也挺好。（大笑）然后就决定开始给我安排试讲，叫了一些人过来试听。

我这个人，有一点特别没出息，就是我心理素质非常差。按说以我那种备课的质量，从理性的角度，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紧张或是不自信；但是走进教室，面对三十来个试听的学生的時候，由于愚蠢，由于天分比较差，所以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浑身发抖、舌头发硬、后背发直、浑身的冷汗，一会儿地上就湿了一滩，就那种感觉。（笑声）表现非常糟糕。讲了30分钟，完全不知所云，舌头都是硬的，后来几乎是被工作人员抬下去的。（笑声）然后学生的评语果然就很糟糕：哪来的这么一个东西？（笑声）后来连试了两次，一模一样。然后俞老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谈，他说：“你看我做了很多年英语培训的工作，很多年轻的教师走进我这个教室的时候，有些一开始就能讲好，有些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讲好。但不管怎么样，凭我多年的经验，一个老师终究能不能讲好课，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说：“咦？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说：“你还不明白吗？”其实我心里已经听懂了，但就是不愿意相信，就说：“我不明白，你给我讲讲。”（笑声）然后他就说：“我跟你直说了吧，凭着我多年的经验，我觉得你将来也讲不好课，你永远也讲不好课，我劝你转行做别的事情。”我当时听了倒是没有因此产生不自信，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因为他是我要找的雇主嘛，于是我就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想再试一次，如果还不行的话，我就永远滚蛋，再也不来麻烦你。”他说：“那好，我再给你安排一次试讲，但是我建议你不要试了。”我说：“少啰嗦，我还是要试一

次。”（笑声）呵呵，当然这是吹牛，我没有这样讲。（笑声）我说：“你再给我安排一次，如果不行，我二话不说，再也不来麻烦你了。”他说：“好，但是得过了春节，因为我现在马上就要准备寒假班的课程了，没时间。”我说那也好。然后我就回去一个人过了一个比较凄凉的春节。

我后来也跟一些人讲过那个春节是怎么过的，今天我就不想讲了，后来我就不爱讲了。因为，再一次，就像我刚才讲过的一样，我们这辈子没有经历过什么真正的血泪人生，什么真正的苦难、折磨都没有，顶多就是过年过得不开心，有什么理由出来渲染这些东西？没什么意思，我就不讲了。反正就是挺不容易的，给父母打了个电话，还要假装已经应聘成功了。因为你已经三十来岁了，父母知道你到外地应聘，你不能打电话说：“妈，他们不要我啊。”（笑声）然后嚎啕大哭，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假装一切都很顺利，还骗年迈的父母说很顺利，面试了一次直接就上岗了，没想到第一天就给了奖金。（笑声）然后老板很喜欢我，喜欢死了，还亲了我一口。（笑声）就这样骗，把父母骗得团团转，假装一切都很好，撂下电话就很难受。中间女朋友放假从外地要过来陪我。你们说，如果你们是我，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要不要女朋友过来陪？绝大多数没出息的男生会让她来陪，是吧？然后扑在女朋友的怀里，还讲自己多么不容易。这是肯定要失败的。这时候一定要把气氛营造得悲壮一点，悲壮一点，再悲壮一点。所以你女朋友来了，给你弄点好吃的，整天哄你，说

好听的，不就软化你的意志了吗？所以这个节骨眼上千万不能让女朋友来，除非你有个极品女朋友。有些人就有这种极品女朋友，你把她叫过来，什么结果？她一来就说：“啊？面试两次还没有上岗？你怎么不去死啊！”这就是极品女朋友。（大笑、掌声）如果你有这么优秀的女朋友，一定要让她来：快来吧，求你了，我就缺这个了，一定要来。如果没有，就不要不自量力，就不要让她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一个人挨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又去第三次的试讲。说实话，那次有点运气的成分。学校的工作人员安排出现了失误，结果就是，我和另外一个老师，本来应该一个上午一个下午试讲，但工作失误，把我们两个都安排在下午了。所以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一个不认识的老师在准备试讲了。工作人员一脸歉意地跟我说：“由于我们工作失误，把两个老师都安排到了下午，所以你只能等那个老师讲完，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了，我都高兴死了。因为走进教室的时候，因为没出息，再次浑身冷汗、舌头发硬、腿脚发软，在这样的情况下，感觉就是上刑场。结果有人告诉你：缓刑。（笑声）这种感觉非常美好，我赶紧说：“行行行，没问题，好说话！”（笑声）然后就坐在那里等，等了30分钟，结果那个老师没有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师比我能想象的最糟糕的还要糟糕一万倍，他在台上也跟我一样舌头发硬、腿脚发软，他甚至抑制不住地在哆嗦。然后我一看地上，全是水，（笑声）舌头发木，不知

道讲些什么，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中文还是英语，就到了这么恶劣的程度。由于没有工作人员在旁边及时监督，他讲了90分钟还没有停下来，所以现场的观众基本上都已经疯掉了。（笑声）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人员赶过来，把他抬下去了。抬下去以后，（工作人员）说：“罗老师，赶紧上！”然后我走上讲台，向下面一看，发现所有的学生眼睛里全是宽容的目光。（笑声）如果你去演讲或者试讲，前面有个人给你做了这样的铺垫，你再上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你无限地放低要求……（笑声）恍惚之间我想起了幸运的青少年时代，想起了我倒霉的哥哥，（笑声）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就很放松，一旦放松，威力就出来了。讲了五道题，扯了一个淡，讲得非常好，一秒都不差，时间掌握得刚刚好，就30分钟，因为在家里已经试过几十次了，怎么可能出差错呢？之前完全是因为心理素质差。一旦放松，就表现得非常好，虎虎有生气，又是这种感觉。然后把调查问卷拿上来一看，几乎全都是满分，4.8、4.9、5分这样。然后评语说：啊？这哪里是新教师，分明是什么什么。（笑声）然后我拿着这个去见俞老板，他一看也很高兴，就安排我上岗了。就在2001年的春天，3月份开始上岗教书，一直到2006年的6月离开这个教书岗位，我一共教了5年零3个月。在这个GRE培训领域里，在中国，我从来都是公认的一哥，从来没有当过二哥。（掌声）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生活很滑稽，因为很多年以后，我的录音在互联网上传开，导致很多媒体或者是合作单位到新东方来，

找这些高层领导，包括我的前老板的时候，会问起你们有个叫罗永浩的老师，挺牛的，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好几次听到他跟人家说：“当年这个年轻人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大笑、鼓掌）所以呢，有时候生活就是很有意思。

这就是我这辈子第一个长期地、认真地投入心血去做的一个职业，教了5年零3个月的书。我现在回顾这5年的教书生涯的话，感觉最大的收获有两个：第一个是传说中的百万年薪。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做到最优秀、最出色的一线教师也不过五六十万，而且还是税前。但这个收入在中国已经很可观了，而且并不累。除了寒暑假两个高峰，平时周一到周五，我就忙得一点时间都没有。忙着干什么呢？出去吃饭、打牌、看电影、看小说、喝茶、听戏、出去旅游、骑马……忙死了，一点时间都没有，电话都不接。到了周六有一节课，到了周日还有一节课，然后下一周开始，又不接电话，（笑声）忙死了，非常舒服。只有寒暑假60天是真正的地狱般的忙碌，每天要用10个小时讲课，纯讲课时间10个小时，所以40天的暑假班，讲到最后有时候都得输液。但是一年365天，只有这60天是真正忙碌，剩下300来天都很悠闲，然后年薪有五六十万，基本上在中国是个很梦幻的工作。所以我对这个收入还是很满意的，尽管没有传说中的百万。另外一个收获就是，由于我有一个恶劣的臭毛病，就是我很喜欢吹牛，你也看得

出来，是吧。很多事情我做得很好，比大多数人做得都好，比如很多事情我都做到九点五成，但由于吹牛的愚蠢冲动，我很小就得了一种可怕的绝症，就是不吹牛会死掉，（笑声）为了生存，我不断地去吹。吹的结果就是，很多事情本来我做得很好，但是由于愚蠢的冲动，我会在课上忍不住吹到了十成。听明白了吗？你做到了九点五成，但吹到了十成。所以你回去不免有点心里不安，晚上睡觉前想了会儿：妈的，我怎么又没搂住？（笑声）本来做到九点五成，已经超过这世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为什么上课的时候要跟年轻的学生吹牛吹到十成呢？所以，就很不安，那么一旦出现这种局面，能扭转的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下次吹牛的时候搂着点儿，做到九点五成就吹到九点五成，及时搂住，这是一种可能。但是试了一下，发现不灵，搂不住，一定要吹到底。（笑声）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做到九点五成，吹到十成，接下来就怎么样？再去补救一下，真做到十成就可以了。这是我离职多年以后反省这段的时候发现的。当时没有理出这么一个清晰的脉络，只是下意识凭着本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所以你就知道，有的时候作为一个人民教师，走上讲台对学生是要假装道德高尚的，装着装着，心里不安了，于是你就会高尚起来，因为你按着自己吹过的真去做了。所以这5年对我来说另外一个收获就是，在人格的完善这方面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进步。5年期间，你这样下意识的努力，5年之后，你回首时就发现，自己取得了人生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这也是我对这个职业感到非常幸运的一个

地方。

那么，这算是我这辈子第一个长期地、认真地、投入心血、非常热情地去做的一份工作。实际上我在新东方待了3年左右以后，我的很多理念就跟新东方经常发生冲突。因为它早期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创业，做得非常好，让老师、老板和消费者都非常满意；但后来要上市，所以一切完全往商业化的方向去扭转，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经常和我产生理念上的冲突。这一点我也要承认：由于我的没出息，第三年我就应该走了，但是为了养家糊口，又忍了两年。到2006年的6月，实在忍不住了，再加上当时还有一点不愉快不舒服的事情，所以我就辞职了。

辞职之后我在同年的8月1号办了一个网站，叫“牛博网”。后来我们做过一些小规模的统计，发现在中国，基本上文化界、思想界、知识界、媒体精英以及有思想的大学生都看这个网站。我这里就顺便问一下，咱们学校以前经常看牛博网的同学请举一下手，我看看有多少。（下面很多学生举手）好，这个数字还可以，说明有思想的同学在咱们学校还很多。（笑声）那些没思想的同学也不要太难过了，你们想要有思想，其实很容易，马上去看牛博网就可以了。（笑声）我跟我的合伙人黄斌一块儿做的这个网站，2006年8月1号开张，这时候，有一些在我的事业上，其实不是事业上，是整个人生过程中不断听到的东西。我相信你们或多或少也经历过，那就是，我们年轻时坚持一些自己认为是正

确的东西的时候，总有些长辈，完全是出于善意好心，过来提醒你，告诉你这个社会不像你想的那样，如果你要想怎么样，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种话你是不是听过很多次啊？我长大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听到这种话，我从来都不听，我就一直坚持我年轻时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我教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我上岗正式开始讲课以后，大概连讲了一期两期，学生给我打分的情况都非常不理想，因为我面对三五十人非常放松的时候，把他们搞定了；但是面对一个三五百人的班，正式上课的时候，走进教室，由于愚蠢的本能，又再次浑身冷汗、舌头发硬、腿脚发软，表现得非常糟糕。我一直克服不了这个心理障碍，所以第一第二个班表现得很差，但是后来我跟学校的那些老教师老同事相处，人缘还不错，相处得很好。于是有个老前辈就约我出来吃饭，就说：“小罗，（那时候我还叫小罗）我找几个老哥哥出来跟你吃吃饭，跟你商量商量看怎么改进一下你的教学质量。我们都觉得你人不错，学识也可以，为什么讲课分数就上不来呢？这会影响到你的前途。所以咱们出来一块儿吃个饭，我把一些老同志叫来给你指点指点。”我说好啊，就很感激，就在学校附近的一个饭馆里订了一个包间，把这些老教师们都请来，向他们学习请教。酒足饭饱之后，有个王老师，人称“王哥”，跟我说：“我给你讲讲我的成功经验吧。”然后就讲了他自己真实的经历，我当时听了之后就毛骨悚然。大家知道吗？在中国，民营培训界的老板，判断自己聘请的老师是否优秀、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是什

么吗？基本上就是消费者的评分评语。老板雇一些老师给自己的学员讲课，讲得好不好，师德人品怎么样，绝大多数老板都是不关心的，根本不管，也没时间管。他们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消费者是否满意。消费者是否满意怎么知道的呢？一个老师讲10次课，到了第九次的时候，学校会派工作人员过去，发调查问卷给学生，让学生给这个老师写评语。如果学生对这个老师评分很高，那么老板就认为他是一个好老师，多给钱多发奖金；如果学生评语差，他就少给钱少给奖金。貌似很公平很合理，但实际上你不知道的就是，他（老板）对这个过程，老师使用了什么手段方式从来不关心，只看分数，所以结果就是给很多流氓教师留下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那王哥给我讲他的所谓成功经历是什么呢？他会在他的班上第八次课的时候，给学生讲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讲他跟一个坐轮椅的姑娘谈了12年的恋爱，这个姑娘对他像对畜生一样，性格也像魔鬼一样；但是他不嫌她残疾，痴心不改，一往情深，然后终于感动了魔鬼，终于修成正果，现在过得很幸福。基本上就是一个琼瑶电视剧。把人世间所有可能的苦难砸到一个白白净净无辜的少年身上，然后让人看得心里无限酸楚。最后他终于修成正果，得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王哥讲完了之后，捻着胡子得意地说：“每次我讲完这个故事，你不信问他们，教室里没有一张桌子是干的，全班都给讲哭了。”所以你就知道，作为一个学员，在不了解这些背景的情况下去听课，这些学员普遍都是非常单纯、非常善良的，而

且很感性，听了这个老师的课，听到第八次，觉得讲得一般，不会很差，也不会很好。正常的话，你会给这个老师打一个4.2的评分。结果，到了第八次课的时候，你听了这么一个故事，很激动。到了第九次，你那个感动的劲儿还没过去，学校来了一个人发调查问卷，你写的时候发现那个老师的名字，心里就一阵温暖，然后（调查问卷）问这个老师怎么样，你鼻子一酸，写了一个“还用问吗？好！”然后是分数，“还用问吗？5分。”就是这样。所以结果是，他就靠这招（欺骗学生）。如果哪一次出了一些问题，第八节课居然忘了讲这个故事，那分数就是4.2，但基本上没有忘的时候。所以常年维持在4.7—4.8这样的高分。吃香的喝辣的在这里混得很好，直到后来去南方做了一家分校的校长，因为贪污，才被拿掉了，要不然一直都混得很好。

还有我去新东方的时候，整个培训行业的风气不好到什么程度呢？所有教GRE词汇的老师都会跟学生吹牛，说自己会背韦氏学院词典。韦氏学院词典是16万词，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1万词，那还是一个英语国家的人，怎么可能冒出这么多中国人能背像两块砖头那么大的韦氏学院词典，并且16万词都认识呢？但是，这些老师发现，只要你上了讲台，敢对学生吹牛，无论你怎么说，下面都是雷鸣般的掌声。年轻人是很好骗的，社会上的人也是一样。在中国，搞一个邪教其实很容易。（笑声）你只要脸皮厚，敢吹牛，就能成事。当时我只是新教师，我没有权利，没有职责，也没有威望什么的去折磨这些撒谎吹牛的老师，但是我有很

多朋友、小弟、马仔，我派他们去这些老师的词汇课上捣乱。老师上去拿着一本16万词的韦氏学院词典往桌上一摔，说这个词典里，如果你能给我找出一个生词，老子马上走人。下面学生一愣，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然后我的小马仔就冲上去，说：“我来我来！”（大笑、鼓掌）然后老师蒙了，心说哪冒出这么一个刺儿头。那小子就挑出几个自己不认识的单词问老师，老师果然也不认识。（笑声）场面就有点不可收拾了。然后这个老师就发现很奇怪，怎么这个暑假连着三个班上都有刺儿头呢？他不知道我马仔多，每个班上都有一个刺儿头。（笑声）他就觉得这个暑假真倒霉。其实不是倒霉，不是命运，是我。（大笑）所以我对净化教师空气、改善这种行业的陋习，其实是做过一些事情的。后来学校的一些领导也知道了，也没说我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情有点不妥，只是自己不愿意管就是了。

当时王哥给我讲了一些这种东西之后，几个其他的老师排着队给我讲他们的成功经验。我听着听着其实就有点恼火了，心想这帮臭流氓，约我出来帮我提高一下教学质量，讲的全是这些东西，所以就很不舒服。但我做人其实还是挺注意的。你要知道这些臭流氓约你出来，是好意啊，他们假定你跟他们是一样的流氓，出于一个对你善良的目的才这样，所以你也没有必要拍桌子怒吼：啊，你们这些臭流氓，老子是正直的人！（笑声）没必要这样，是吧？虽然我心里一百二十个瞧不上，但表面上敷衍得很客气，说好好好，很受启发，谢谢大家。然后王哥说：“注

意，你不要跟我们用同一个招。”（笑声）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想咱俩搭一个班讲课，四个老师讲一个班嘛，我说跟一个残疾姑娘谈了12年恋爱，你也说跟一个残疾姑娘谈了12年恋爱，（笑声）怎么可能呢？”然后我说：“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说：“你准备怎么办？”我说：“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我说我再试试，实在不行再跟着你们耍流氓。”他们说：“啊？怎么这样讲话？”我说开玩笑的，呵呵。就这样敷衍过去了。

那么接下来我做的是什么呢？我什么都没做。因为课已经准备得很好了，不需要再准备了，需要的只是克服自己心理的魔障。从理性的角度，既然没有理由紧张，那上台为什么要紧张呢？我就想办法克服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公开出丑，让自己出各种各样的丑。习惯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努力讲了两个班，心理上的障碍完全没了，没了之后再讲课。基本上从那以后，在这个行业里，我一直是GRE打分最高的老师。直到离开前的最后半年多，才来了一个姓黄的教词汇的老师，他是我5年教书生涯里唯一一个在分数上能稳定地把我灭掉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他把我灭掉，但采用的不是卑劣的手段，所以我输得心服口服。这个姓黄的老师讲课很认真，对学生很关心，掏心窝子。下了课之后，其他老师卷起书包就回家，因为回家陪老婆孩子；黄老师不回家，因为是个光棍儿。（笑声）回去还挺冷的，不如坐在那里给一些女学生回答问题。（笑声）当然也给一些男学生解

答问题。我开玩笑的，其实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给学生解答问题时，有些学生其实很过分，在这个行业里，我见过很诡异的学生。两个人一块儿来上课，下了课围着老师问问题，这本来是很正常的。问了一个小时，（其中一个）看看表，说你接着问，我先去吃饭。（笑声）吃完饭回来拍拍另一个的肩膀说，你赶紧去吃饭，我接着问。一般老师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昏死过去，但黄老师对学生非常认真负责，非常善良，他就会假装没看见。他心里也是有想法的，他并不傻，但他不说话。就这样继续解答问题，直到解答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全部学生都昏死过去了，（笑声）他才拎着书包悄然离去，不带走一片云彩，非常牛。所以我在离职前的最后半年被这个老师灭掉，还是心服口服的，就是这样。

我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做了尝试，就像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听长辈的劝，“你要想怎么样，就必须怎么怎么样”，然后还是成功了，所以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我后来做互联网的时候，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在互联网界也认识很多人，有个老大哥，也是姓王的，但不是新东方的那个王哥，是互联网界一个公司的二老板。他约我出来，跟我说：“听说你要到我们IT界来混了，那你就张罗一个饭局，我找几个老前辈给你一些指点。”（笑声）我一听有点怪，然后就在学校附近的那个破饭馆，其实就是郭林家常菜。在那个饭馆的二楼又订了一个包间，还是那个包间，然后王哥领了一大堆朋友过来。好几个姓王的，都是王

哥，我都有点迷糊了。最后有个长得比较酷、骨瘦如柴、头发扎了一根辫子、充满艺术家气质、只是眼神有点邪恶的人，在吃得酒足饭饱之后，捻着山羊胡子对我说：“小罗，你在互联网界其实是有些优势的，因为你在网上已经有些名气了。你需要的只是我这样的专业人士给你炒作一下。我给你出几个招，你听一下哪个适合你。”然后他就掏出一个脏乎乎的工作手册，翻开慢条斯理地给我讲，讲了五六条。我一听，就跟新东方那个王哥的路数是差不多的。无非就是炒作一个事件，吸引公众眼球的、欺骗观众感情的、愚弄大家的、制造假新闻的，或者是制造一个假的悲惨事件，然后骗取读者好感的等等。总之就是这些路数，给我讲了十几条，听着很新鲜。我到现在记得的只有一条，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个人在2004~2005年的时候，当选百度十大年度风云人物，准确地讲是2004年当选的“网络十大红人”，2005年当选的是“十大网络风云人物”，这其中是有严重区别的，你听并列者就知道区别在哪儿了。2004年当选“网络十大红人”的时候，第一名，老大，是芙蓉姐姐。（大笑）所以你就知道这十个红人是什么东西了。下面是什么哥哥什么妹妹等等怪物，然后我排老七，（笑声）江湖上人称“七爷”，（大笑）非常过瘾。然后到了2005年的时候，当选的是“十大网络风云人物”，并列的就比较严肃一些了，都是什么霍英东、邵逸夫、韩寒，还有反革命剽窃犯郭敬明老师。（笑声）但是在炒作界的王哥看来，2004年那个显然更有价值，因为那个值得炒作；2005年就没什么可炒作

的，并列的都是什么霍英东之类的。霍英东有什么可炒作的？一个生意人嘛，没什么可炒作的，所以他觉得2004年那个更过瘾。他就给我出了一个策划方案，说：“小罗，这样吧，你在家给我躲两个星期不要出来，手机关掉，至少静音，不要上街，完全不要出来，给我消失两个星期。在这期间，我保证让京城所有的娱乐媒体都爆一个娱乐新闻，就是2004年网络十大红人的大姐芙蓉姐姐和七弟老罗姐弟恋，（大笑）有人在咖啡馆拍到了他们神情亲密一起吃饭，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的照片。”（笑声）然后他接着说，“你看，你们俩都很胖，腰肢都很柔软，能摆出两个S型。（笑声）现在台湾有大小S，我们大陆有男女S。（大笑）然后保证所有的媒体在报道这个绯闻的同时，还保证所有媒体在提到你的时候绝对不会说‘新东方著名教师罗永浩’或是‘前新东方著名教师罗永浩’，而是说“牛博网创始人罗永浩”，牛博网后面还有个括弧，把网址印上去。在短期内让所有的八卦媒体都报这个新闻，而且都附上你的网址和你网站的名称。两个星期内，你网站的流量翻个500—1000倍不在话下，很容易的事情。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机静音，或者干脆关掉，什么电话都不要接，让别人找不着你，让所有的娱乐媒体都去报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两个星期之后，你再出来，我替你张罗一个规模巨大的娱乐媒体的记者招待会，你对这些记者们愤怒地控诉，说，绝无此事！妈的不知道是哪个无耻的流氓造谣，我不惜以法律手段追究！（笑声）接下来，刚刚平静下来的八卦媒体再用一

两个星期的时间去报这个事情，说当事人已经出来发言了，澄清了，等等等等。事成之前，分文不取，事成之后，仅收取少量的合理的费用。”王哥说完了还很谦虚地笑了一下。我当时听了很感慨，说：“你们路数这么神通广大，为什么只收这么点钱？”然后王哥很扭捏，搓了搓手，说：“流氓界的竞争也挺激烈的。（笑声）早年生意非常好做，现在不行了，收不了多少钱了。”他一共给我讲了十几条这样的方式，我就说：“非得这样吗？”然后请我去的那个王哥，不是山羊胡子的，就生气了，说小罗你太不懂事，怎么能够这么讲话呢？这些老哥哥都在指点你、告诉你，想成事就必须怎么怎么样。完了我说：“我以自己的方式再试试，看行不行。”然后在王哥一个劲儿指责我幼稚的声音中，我们就散了。

接下来的两年，我这个牛博网做了什么呢？我们没有钱打广告，打广告是我唯一能接受的不缺德、不丢人的宣传方式，但我们没有钱打广告。还有各种流氓都找上来了，说可以发垃圾短信、垃圾邮件去骚扰别人来做广告，这在中国是被普遍接受的。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个事情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五的垃圾邮件服务器都设在了中国大陆。你们听说过这条新闻吗？因为在发达国家，发垃圾短信、垃圾邮件是违法行为。因此这些国际上的流氓都到中国来了，他们把垃圾邮件服务器设在中国大陆，一旦出了事，美国政府管不着，中国政府也不管，于

是他们就活得很舒服。在中国，由于法制上的不完善，很多流氓都过来这儿，这是一片流氓的乐土。耍流氓的风险很低，回报很高。举例来说，刚刚提到的反革命剽窃犯郭敬明老师，他剽窃了小说家庄羽的一本书，剽窃完了法院判他败诉，他赔给作家庄羽30万。这本书赚了三百多万，赔给人30万。然后滑稽的是，法院还判决：赔完了钱以后，书可以继续卖。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流氓这么多。不是我们其他地方出了问题，是法制出了问题。我要一个流氓，赚了300万，然后判我败诉，赔你个30万，老子还剩270万，接下来我下一个事情应该怎么样了？再耍一个流氓就是了，非常的滑稽。各种各样的流氓公司要过来，仅收取少量费用帮我们做成难以置信的效果，我们都没有做，老老实实地做严肃认真的内容。

牛博网甚至没有所谓的低俗内容，你们知道什么叫低俗内容吗？有些女同学挺老实，有些男生还在那儿摇头。假纯是吧？

（笑声）你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是低俗内容呢？就是那些半裸女的图片啊、明星走光照啊，就那些挺暧昧的图片，在中国的所有大网站上全都有。非常滑稽的是，新浪、网易、搜狐、腾讯，中国四大门户网站上面全是连篇累牍的半裸女的图片，你点一张还有一张，点一张还有一张，就是这样。我做网站的时候，美国IT界的同行问我一个问题，我很难回答。他说：“老罗，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中国的网站上全是那些半裸女的图片？”我说：“你们难道没有吗？”他说：“没有啊，大站都没有。”我就试着去

看了一下，大家也可以回去看一下。雅虎、美国在线，这些世界级的美国大门户网站有没有那些半裸女的偷拍的龌龊的图片？一张都没有。平时经常看英文版雅虎的同学应该都知道。但是你到雅虎中文版看一下，连篇累牍的半裸女图片，点一张，下一张，点一张，下一张，点到最后你累了，不点了，还弹出一个窗口说，可以再点哦！（大笑）还有哦！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中国的网站不论大站小站，全这么搞。在国外，只有专门的黄色网站和小站才搞这些东西去赚点击，大站有大站的尊严和社会责任感。在中国，四大门户网站全是靠这些图片吸引点击，特别无聊。我有时候被外国同行问得很恼火，只好气急败坏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我们是黄种人。”（大笑）

我们这个小破网站，连低俗内容都没有，没有炒作，没有宣传，没有制造耸人听闻的事件，没有耍流氓，就是老老实实做内容，并且是严肃的内容。用了两年的时间，我们的流量是稳步上升的，没有过大的波折，基本上稳稳当当一路上升。今年1月份被关掉前，网站的流量做到了120多万的日PV。在中国日PV百万量级的网站里，我们可能是唯一一家没有低俗内容的。做这个网站做得很开心，我们起初做它的时候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出于兴趣，觉得做网站很开心、很好玩；第二个是想指着它赚钱。但是做了两年，没有赚到大钱，已经实现稍稍有些盈利了，但在这个时候又被关掉了，这是第四次关掉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反正可以再開嘛。我刚才也跟大家讲过了，做内容的网站10年不盈

利的也有很多，你们看现在风光无限的新浪网，中国公认的新闻第一门户，它的前身叫“四通利方”。这个四通利方到新浪盈利为止走了很多年的时间，一直都赔钱，最后才修成正果。所以这个很正常，不赚钱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两个人做的小破网站，没有资本市场一分钱投进来的情况下，就两个人拿出自己的钱来做这个网站，做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实现了一点点的盈利，已经是很可观的速度了。

做这个网站虽然没发财，但做得无比开心，做到最后甚至做出了崇高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这个网站虽然没让我们赚到钱，但是实现了我们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实现了个人的抱负，实现了社会价值，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收获。比如说我们这个网站运营了两年多，参与了很多影响中国的公共事件，我拿出来跟大家吹吹牛，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厦门的PX工厂事件，你们听说过吗？在厦门有一个台湾来的经济逃犯，这家伙因为经济犯罪逃到中国大陆来了，然后跟当地的官员勾结，在厦门郊区，离市区很近的地方要修一个化工厂。这个化工厂的有毒物质一旦发生泄露，就会影响到整个厦门市民的生命安全。而且这个工厂就建在厦门跟大陆相连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一旦发生有毒物质的泄露，厦门市民逃生的唯一方向就是大海。就是说有毒物质朝我们过来了，我们往哪儿跑呢？你只能往海里跳，游泳好的能游到台湾就活了，游不过去就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尽

管厦门的市民跟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市民一样都具有胆小怕事、懦弱、不敢得罪政府的特征——当代的中国人大都是这个德性，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是既然这个工厂威胁到了家人的生命安全，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再懦弱的中国人也坐不住了。于是厦门市民纷纷跑到网上发帖子，然后约好在某一天一起去“散步”示威，去抗议。为什么厦门市民格外勇敢呢？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已经威胁到生命安全了。就好像任何一个胆小懦弱的人，如果你家里被强制拆迁，并且不给合理的补偿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拼老命了？这种情况我们经常见到，各种钉子户，层出不穷。所以厦门市民也不是格外勇敢，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安全。结果他们发现在厦门的论坛网站上，一贴（相关的）帖子就马上被删除，然后贴到别的地方一贴也是被删除，贴到四大门户也是一贴就被删除。是不是厦门市官员神通广大能控制四大门户呢？绝对不是，是四大门户为了保全自己，就主动删除，免得政府不满意，听懂了吧？传说中媒体的自我阉割，就是这种东西。阉割阉多了是会有快感的，（笑声）没事就阉几个。早上一上班，一看，咦，有毒信息、有害信息、反党反人民，删掉。就是这样，整天干这样的事情，就是所谓的自我阉割。这时候厦门有个著名的专栏作家叫连岳，连岳老师一直在牛博网上开博客，他在牛博网上贴这些信息，所以很多厦门市民就跑去看，然后就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牛博网上，贴PX事件的帖子从来不被删帖。于是他们就纷纷跑

到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北京的小破网站来贴帖子，讨论事情，讨论这些细节，天天往上贴。我也感到有压力，但当时网站已经被关过了两次，再关无非就是第三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而且我很讨厌主动去删这些东西。在我身上有很多闪光的优秀品质，有很多优点被低估了，但也有一些优点被严重的高估，那就是勇气。我从来都没有那么勇敢，我只是有一点点勇敢，但是在普遍懦弱的中国，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品质了。

厦门市民纷纷跑到我们这里来发帖子，讨论“散步”示威的事情。到了“散步”的前一天，我认识的两个牛博网的作者，都是在南方媒体工作的。其中一个北风老师到了厦门现场，走在市民抗议队伍的前线。整个过程中，他用手机发短信报道现场的情况，发到后方，后方就是他的朋友令狐老师。令狐老师在家中收到他的短信后，用键盘敲到牛博网上去，进行了全球独家的文字现场直播。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前一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老罗，我们要在你的这个牛博网上做文字直播，你要是怕惹麻烦，不同意，我们就不在你这里做，找别的地方做。”我说：“你随便。”他说：“那我就做了。”我说：“你随便。”他说：“那我不做了。”我说：“你随便。”他说：“我明白了。”我说：“你随便。”（笑声）然后他就去了。到了第二天的上午八点半，我估计我的这个网站保不住了，早晨就开始守着电脑，很忧伤地打开网站，准备目睹它第三次死亡的过程。结果邪门儿的是，从早上八点多开始，到下午厦门“散步”结束为

止，甚至一直到我们晚上六点多下班为止，都没有任何一个有关方面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要求我们删帖，一个也没有。直到今天牛博网被第四次关掉，那上面关于厦门的帖子也一直没有被要求删除过。听懂了吧？很多时候那些大的网站就是在自己吓唬自己。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格外勇敢，但这样在中国的IT界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在中国，长辈无数次地对年轻人说：不要闹事，没有好结果，你会死得很惨，被定成反革命。你告诉他，现在反革命罪已经取消了。然后他就会告诉你，换汤不换药！现在叫“危害国家安全罪”。（笑声）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但因此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什么都不做？即使你的家人生命受到威胁，你都什么都不做，坐视事情发生呢？当然不是。厦门的这次事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中国，近十几年来，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政府决策的行动第一次获得了圆满的结果：这个邪恶的工厂搬走了，厦门市政府妥协了，就是这样。（掌声）

所以在当年的年底，《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全国十大风云人物”的时候，把捍卫自己家园的勇敢的厦门市民评为“年度十大风云人物”之一，这个事情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在这次公民意识觉醒、公民社会进步的标志性事件中，牛博网充当了一个光荣的言论平台的角色。我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热烈的掌声）

稍后我们又参与了一些公共事件。比如说，山西和河南出现

的黑窑奴工事件，你们可能也听说过。那次事件我不详细讲了，因为时间的原因。反正那次我们没有做更多的事情，只是跟南方报业的一些著名记者联合给这些受害者的家属提供了一些捐助。利用牛博网的平台，在牛博网网友当中发起捐款，然后由律师朋友帮我们制订了严谨的捐款救助方案，事情也取得了圆满成功。

稍后不久，也就是我们第一次在慈善事业上，NGO事业上积累了一点点工作经验之后没多久，汶川就地震了，就是去年的“5·12”。由于我们有一整套完善的捐助方案，我们在5月13号就马上在牛博网上公布了捐助方案，然后把律师起草的严谨的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捐助方案在网站上公布，发动牛博网网友捐款。同时我们承诺，这个捐款到了我们手里以后，我和我的合伙人黄斌，还有一些牛博网的作者，比如说王老板、韩寒这些人，一起到灾区，亲自把善款转成赈灾物资直接发放到灾民手里，绝不转交给声名狼藉的什么什么会。（笑声）因为这些垄断的慈善机构声誉很不好，不公布账目细节，搞得大家都不敢捐。于是，我们做了这种详尽的方案在网站上公布，出乎意料的是，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牛博网网友捐款的数额就达到了二百三十多万。在中国，所有发动网友捐款的网站里，我们在捐款数量上是全国第二。第一是腾讯，因为腾讯有方便的Q币支付方式，所以腾讯网友的捐款达到了令人惊讶的2000万，在全国是无可争议的老大，剩下的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全被我们甩在了后面。

我和我的合伙人黄斌去灾区，把每一笔钱使用的明细，包括矿泉水和卫生巾买的是什么品牌都公布了（笑声），然后到了赈灾点发放的时候，拍照录像，然后请他们写收据收条、发票等所有的东西在网站上巨细无遗地做到了公布。并且，我们的捐款救助方案甚至承诺，捐到我们账户上的钱如果事后你后悔了，60天之内无条件可以退回去。据我所知，在中国没有第二家慈善机构是这么做的。

事情最后取得了圆满的结果。我们在灾区的11天，把一百万左右的钱换成了救灾物资发放下去，到了11天之后，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也找不到吃不上饭、睡觉要露天的人了。我们当时只救助这两种人：第一种是没饭吃的，第二种是晚上睡觉露天的。都是最需要帮助的。到了11天以后我们发现，需要救助的人仍然很多，但一种是需要医疗救助的，这个我们没有经验，不能跑到那儿添乱；第二种是，我们到了救助点以后，发现吃饭喝水睡觉都不成问题了，但希望提供一些猪肉、大葱、蒜、黑胡椒等等这些东西。作为灾民，要这些东西也是非常正当的。我并不因此认为灾民的要求是过分的，但这些显然不是最十万火急的那种救助对象，因此我们就把剩下的一百多万拿回来，准备用在灾后重建中。因为我自己是搞教育出身的，很自然就想到援助一些灾后重建的小学；但是研究了一下，又发现这些东西要搞起来，需要很专业的素养。比如说我们什么都不懂，随便找个包工头，要是被包工头坑了……我们拿着别人的钱去做好事，结果被坑了，

这个事情怎么算呢？所以我们尝试跟其他有经验的搞过小学建设的这种慈善机构合作。结果在中国打听了一圈，发现几乎没有一个是名声好的。所以我们不敢跟流氓合作，这样的结果是，通过牛博网的作者，凤凰卫视的梁文道老师帮忙牵线，联系到了香港一家声誉卓著的慈善机构叫“苗圃行动”。苗圃行动这些年在中国大陆建了很多慈善小学，在四川灾区也建了很多，这次地震中无一倒塌，这是声誉卓著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机构。因此我们通过梁文道老师跟他们取得联系，把剩下的一百三十多万在事后的重建中在一个地方建了一个小学，在另一个地方建了一个小学宿舍，事情就取得了还算圆满的这样一个结果。（持久的掌声）

为了这个事情，我在2008年获得了很多的殊荣，什么“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啊之类花里胡哨的头衔，都很好听。最滑稽的是《时尚先生》杂志（笑声）评选“年度时尚先生”的时候，把我也给选进去了。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平时穿的衣服都很邋遢、不讲究，都是地摊货，现在我到哪儿就都很横了，朋友跟我说老罗你穿得讲究点，太邋遢了。我就说你懂个屁，老子是时尚先生！你懂什么！（大笑）非常过瘾，这是我感觉这几个头衔里最过瘾的一个。

那么，淡扯完了之后想跟大家说的一个严肃的事情就是，你看，你只是想凭着个人兴趣做个网站，做得很快乐，还想顺便赚点钱，结果实现了很多年轻时候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是你希望你能做，但不觉得你能做到的事情。年轻人都是这样，年轻的时

候你问他长大了想做什么？宇航员、外交官、国家领袖，政府首脑、大企业家，什么实业救国、产业报国，说什么的都有，你就注意到没有一个年轻人说他要去掏大粪、扫厕所、要饭这些的。每一个年轻人都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相信自己来到世间要改变世界，充满了雄心壮志。但是到了二十多岁走进社会之后，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大环境相对不太健康的中国社会里，走进社会以后，很多人痛苦地发现，那些年轻时有才华、有热情，非常正直耿直的这些年轻人，从二十多岁混到三十多岁一事无成。在中国，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你有能力、有才华、有热情，却一事无成，因为你不会圆滑处事，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会在领导面前拍马屁，不会在同事面前耍心眼，什么都不会。这样的结果是，你工作能力很强、很正直，到了30岁一事无成。这些人痛苦地发现身边那些臭流氓，年纪轻轻十七八岁就活得特别圆滑世故的那帮小兔崽子，在社会上如鱼得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到领导那德性，简直没法看，见到同事就又是另外一副嘴脸。处事处得很圆滑，到了30来岁都混得非常好，要钱有钱，要车有车，二奶有六个。（笑声）所以这些正直的年轻人到了30岁很彷徨，开始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心想我到底在干吗呢？于是他为了获得生存上的好处，决定跟着耍流氓。所以这些人呢，不管是什么借口，最终选择了去做恶心的成年人社会中的一个恶心的人，最可气的是他们之后还产生了幻觉，说这就是“成熟”。于是又过来毒害年轻人，跟他们说，你看，我年轻的

时候也像你这样，现在我这叫成熟，你这叫幼稚。这是成熟吗？我不觉得这是成熟，这是不要脸。我现在看到很多我的同龄人变成这样，很多人都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也曾经充满了理想，充满了美好的这些东西，然后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世界，最后却变成了这种恶心的人。我回家吃饭心情好就敷衍一下，有时候心情不好就忍不住当场戳穿他们。我说：“你看你们这帮兔崽子，年轻时候我们在一块儿聊，都说要改变世界，现在你，你改变个屁了。”然后他们就有点不好意思，说：“哎呀，行了，老罗，咱们那时候不是幼稚吗？谁能改变世界？谁也改变不了世界。”我就跟他们说：“你别客气了，你已经改变这个世界了，因为你变成了一个恶心的人，这个世界多了一个恶心的人，因此它变得恶心了一点点。”（笑声、掌声）你们听懂了吗？每一个生命来到世间，都注定改变世界，这是你的宿命，你别无选择。你要么把世界变得好一点，要么把世界变得坏一点。有些人不服气，说：“妈的我就不信了，我自杀。”（笑声）你自杀就把这个世界的自杀率改变了一点点。（笑声）你如果走进社会，为了生存或是为了什么不要脸的理由，变成了一个恶心的成年人社会中的一员，那你就把这个世界变得恶心了一点点。如果你一生耿直，刚正不阿，没做任何恶心的事情，没有做任何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事情，一辈子拼了老命勉强把老婆、孩子、老娘，把身边的这些人照顾好了，没有成名，没有发财，没有成就伟大的事业，一生正直，最后梗着脖子到了七八十岁死掉了，你这一生是不是没有改

变世界？你还是改变世界了，你把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了一点点。因为你，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好人，听懂了吧？（热烈持久的掌声）每一个生命来到世间，都注定改变世界。所以将来有一天你心里挣扎，不知道要做一个流氓，过得很滋润，养六个六奶，哦，六个二奶；（笑声）还是做一个正直的人。你在这个中间彷徨的时候，希望你记得我今天给你讲过的这句话，每一个生命都注定改变这个世界。（持续的掌声）

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奢望一夜之间改变世界，这也是很幼稚的。你要知道我们的先辈，即使采用很激进的方式，比如暴力革命，比如有人和他的朋友们，（笑声）领着一群人打游击，上了井冈山，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改变旧世界，用了多少年？22年。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1949年才能到城门楼上说成立喽。22年的时间！即使是采用最激进、最急不可耐、最暴力革命的方式，也需要22年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你采用理性的、温和的、非暴力的方式，怎么能指望一夜改变世界呢？只能慢慢来。要有足够的耐心，一点一滴地改变世界，就是这样，希望大家都能记得这个。

那么我这个网站，我刚才讲了，为什么不赚钱，但我们做得很开心呢？我和我的合伙人乐得屁颠屁颠的，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参与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且是看得见的进步，怎么能不骄傲不自豪呢？做了两年多以后，开始实现盈利了，今年又被关掉

了。当时也挺好玩的。因为是第四次被关掉，所以我和黄斌都很镇定，因为你没有理由惊讶了，即使你是碰到鬼，碰到四次，你都会觉得，不就是鬼嘛。（笑声）所以我们都很适应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牛博读者很没出息，发来了大量的慰问信，包括从老山前线、西藏边疆哨所，就跟过春节似的。（笑声）发过来各种各样的慰问信，全都是什么“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无比悲愤”，什么“伤心”、“难过”、“泣血”，各种各样的词都来了，然后窝窝囊囊、哭哭啼啼的，还劝我们说不要伤心、不要难过、不要哭，把我气得，有一阵我回信都是一个字：滚！（笑声）然后这个愈演愈烈。最后发展到很多牛博网的读者，在网上论坛上到处贴各种帖子，在豆瓣上、QQ上建一个群组，标题都耸人听闻，什么“哭泣的牛博”、“悲伤的牛博”、“泣血的牛博”，把我气坏了，于是我只好作为这次事件的第一受害者，不得不发一个帖子去安慰这帮笨蛋。我就哄他们，给他们打气，说了很多我们很快乐啊、没事啊这样的话，结果他们说：哎呀，别装了，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过，一样很伤心！（笑声）最后我烦得要命，只好把我压箱底的人生励志小故事都端出来了，给他们讲了一下。这也是李敖经常讲的一个故事，是古书上的故事。光武帝刘秀打仗的时候，有一次打了败仗，夜里去巡视营房，看看这些战败的士兵是什么心态，结果一看，一个帐篷里的人，满脸的泪水，哭哭啼啼，有写家书的，有写情书的；跑到下一个帐篷一看，几个人喝得醉醺醺的抱在一块儿又唱又哭，丑态百出，

唱什么“擦干眼泪陪你睡”什么的，一副没出息的样子。刘秀一路看过去，看得心里很烦躁，最后终于走到一个帐篷前面，往里一看，里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将军，拿着一块破布，在那里不停地擦自己的武器和盔甲，擦得雪亮雪亮的。脸上的表情呢？既不忧伤，也不沮丧；既不愤怒，也不亢奋，很平静，跟没事儿似的，就在那里擦武器，擦得很亮，准备下一次的战斗。于是刘秀很惊讶，说，这小子肯定能成事。结果这小子果然就成了事，他就是东汉的大将军吴汉。这个故事教给我们的就是：面对挫折、打击的时候，不要伤心、不要难过、不要沮丧，甚至不要控诉、不要愤怒、不要抗议，只管埋头默默擦亮你的武器，准备下一次的战斗。听懂了吧？（掌声）我们是做事的，不是要给人家看某种表情的。所以这个故事讲完之后，那些哭泣的牛博的读者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说，真他妈打气啊。我说，小意思，是吧？小意思。（笑声）为了进一步给他们打气，为了迎接牛博重开的那一天，我说，我还格外注册了一个网站，希望你们看了高兴。我注册了一个新的域名，将来牛博重开的时候，跟原来的老域名一块儿使用，这样两个域名都能访问到牛博。这个新注册的域名是www.thereturnoftheking.cn，期待中国唯一一个有种的网站“王者归来”。（持久的掌声）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没有理由感到沮丧。（掌声）

这个牛博做了两年多，做得无比的开心，但是过年的时候还是发现一点问题。中间回去过春节，一回家，老娘和老婆的表情

不太对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把一个年薪五六十万的工作没跟她们商量就辞掉了。这点我确实做得挺幼稚的。作为一个丈夫，当时我的责任感不够。我辞职的时候甚至没有跟老婆商量，这个干得确实有点愣。（笑声）我辞职的时候没跟她商量，辞职后甚至忘了告诉她我辞职了。（笑声）过了两个多星期，她跟我说：“你们新东方……”我说：“你才新东方的呢。”她才知道我辞职了。所以这事儿确实有点……作为一个丈夫来讲，还是挺幼稚的。然后我过年回家发现，我两年多没赚钱，积蓄花得差不多了。过年的时候老婆跟老娘的神情都比较凝重，又不敢跟我说什么，不断地问怎么了，我也不说，最后找我姐姐来套话，结果那意思就是说：这小子都他妈三十多了，还这么不着调，说辞职就辞职，说不赚钱就不赚钱，看来我们娘俩将来是要晚景凄凉了。背着我商量的原来都是这些。后来我一想，两年不工作，坐吃山空，也不是个办法。因为我不理财，新东方的时候赚了不少钱但都花掉了。我想了想就说，那我就再找一份赚钱的事情继续做，牛博也继续做。这样想的结果是，我就跟榕树下草签了一个协议，写一本长篇小说，再加一个杂文集，两本书交给他们出版。这样就能拿到大概三十万左右的版税，又能维持我做两年牛博，并且老婆孩子也不用饿肚子。于是我签了这个协议以后，就把北京的房子退掉，回到天津去，准备跟老婆住到一起。这样也不用两地分居了，闭关写小说。想想非常过瘾，半自传体的长篇小说，貌似有血泪人生，还有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都是真的，不

是假装跟残疾姑娘谈恋爱的那种。（笑声）

写得很开心，写了两个星期，然后我来了几个北京的朋友说：“在中国，靠写书能过得非常好，把家里人都照顾好的这种作家，全国不超过十几个。你知道在中国，首先，现在的人根本就不看书，书卖不了多少本。中国最畅销的前十位的作家一本书也就卖个几十万册一百万册了不得了。你考虑这是十三亿人的大国，一个百万级的销量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合格的销量，但在中国就算是顶级的了。另外，一旦出了一本畅销书，盗版起码有百分之八九十。正版是百分之十几二十，你叫这些作家怎么过？”所以当时我那些朋友就劝我说你别傻了，别幼稚了，养家糊口要靠这个，能写死你。我说那我该做什么？他们说：“出来办教育，办培训嘛，你原来不就是干这行的？”我说：“那有什么意思？都做了五年多了。”他们说：“你自己没运营过，只是上课，可以去试试自己办。”然后他就开始给我灌迷汤，说：“你看你，在这个圈子这么多年，声誉好得令人发指，人格闪亮得令人嫉妒，在学生当中有威望，在社会上有公信力，你不办学校谁办学校？！”我当时被灌了迷汤，晕乎乎地站起来说：“是啊，只怕我不办学校，人民都不答应。”（笑声、掌声）后来我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还把这番傻话说出去了。结果那个记者被我侃晕了，把这段话还发表出去了，（笑声）效果还挺好的。

商量了这个之后，我就把写小说的计划停了停，然后就到北

京，开始商量，打算拉一笔投资，准备办一个私营培训机构。这时候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个人不擅长跟资本市场打交道，这个过程是很烦琐、很讨厌的。第一，本来你让他投资是为了互惠互利，结果他就觉得他是你大爷，你是他孙子，就这种感觉，很不好；再加上拉投资要写各种啰嗦的公文、报告书，接受他们一次次的盘问。我不认为他们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个过程确实令人很反感，而且我确实很不擅长这些。我去跟他们谈的时候经常说实话，结果拉着我去接触资本市场的朋友们就跟我说，你千万不能都说实话。这搞得我也很烦，我说我尽可能试试。这样谈来谈去，搞得很头疼。直到有一天，我在家里因为这种打交道正烦得要死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十多年前前的一个老朋友，十多年不联系了，也是一个吉林人。这些年他一直在非洲混。当年他是做生意被骗到非洲去的，被骗得一干二净，一分钱没剩下，没脸回国，只好在当地扎根干一些小生意艰难谋生。做的过程中，有一个非洲当地的朋友让他从上海进口一套烤面包的专业设备，而他是一个特别坦荡的人，完全信任朋友，在没有收订金的情况下，就托人买了一套很昂贵的设备运到非洲，运到之后，非洲朋友不要了。然后（这东西）就砸他手里了，很惨。他就把设备放到仓库，继续埋头打理他的小生意，一直很艰难。后来有一天清扫仓库的时候，发现那台机器已经生锈了，他就心里有点发毛，于是就把机器搬出来，擦得干干净净，跟朋友们商量说，与其让这么昂贵的设备在这里生锈废掉，还不如咱们试着烤点

面包卖一卖。于是就开了个面包房，试着卖面包。卖到了今天，已经成了尼日利亚第二大连锁店的老板，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面包大王、亿万富翁。在我看来，他的人生无比的邪门儿和传奇。十多年没联系，这一天跑到北京，突然发神经给我打电话，说：“这些年在非洲也能上网，早就注意到你了，但阴差阳错，一直没跟你联系。现在路过北京，就给你打个电话，出来吃个饭。”然后我就出去跟他吃饭，聊着聊着，他就问我忙什么。我说忙着办一个学校。他说忙得怎么样了，我说别的都挺好的，就是没拿到钱。（笑声）他说，需要多少钱？我说几百万。他说是人民币吗？我说，对。（笑声）他说，啊？这么点钱就够了？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给我你的银行账号。呵呵，第二天就打了几百万到我的账号上。我就很奇怪，我说，当年虽然咱们是好朋友，但是十几年不联系了，吃了一顿饭就给我投资这么多钱，你怎么这么放心呢？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我跟他一起在东北长大，我们小时候，十四五岁的时候，在学校上生理卫生课。老师讲得特别不清楚，（笑声）现在的我就知道了，反正当年讲得特别不清楚，你越听越糊涂。（笑声）所以我们这些勤奋上进求知的好青年，就到处去找那种能弄清楚生理卫生是怎么回事儿的片子去看，就是俗称“毛片”的那种。（大笑）大家都去找毛片看，但当年没有网络下载，没有光盘，只有翻录了无数次的画面无比不清晰的那种录像带。当时在我的老家延边地区，谁有一盘，肯定要跟周围的朋友互相换着看。你

弄到一盘录像带之后，两个小时录得满满的毛片去跟人换，普遍的一个恶劣风气是，也就是大部分人采用的不正当手段是，把它翻录成五盘，每一盘只有二十多分钟这个样子，转成很多盘去跟人换。因为你跟别人换的时候，是不知道片长片短的，只知道一盘对一盘地换，听懂了吧？所以很多人就是一盘转成五盘拿着去跟别人换，说，你看，我给你五盘，你也得给我五盘。那人老实巴交，可能就给他五盘，这五盘都是两个小时录得满满的。这时候你不就是骗人嘛，这个风气很盛。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你给我投这个资，十多年不联系就这么放心，一见面就这样给我打现金？他说：“当年我换毛片看的所有朋友里，你是唯一一个从来不把长的转成短的来骗我的。”（大笑、掌声）你知道什么叫人格的力量？（掌声）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把长的转成短的去跟人换，而且有时候我手里只有好几盘短的，我就拿五六盘去跟他换一盘，而且告诉他我这个每一盘只有20分钟。（笑声）这是在毛片观赏历史上最感人的事件了，（大笑，掌声）人格的力量。所以我做梦都没想到，资金问题当时是我最头疼的，直接就这么解决了。

然后拿着钱就这样办我的学校，一开始不太顺利。因为去年有个奥运会，因为这个奥运会，北京的很多工人都消失了。比如我们印刷宣传品、教材、讲义去印刷厂，工人都不见了，民工嘛，都被赶回乡下去了。所以什么事情都耽误了。从五月份拿到

营业执照到九月份，几乎什么都没有干成。终于挨到了奥运会结束，才开了第一个班。这时候又面临一个问题，我开始办学校以后，私营培训界我认识朋友最多，各种大佬们听说以后，又给我打电话。有个姓李的老前辈，这回不是王哥了，李哥，给我打电话说：“永浩，听说你要办私营培训了？”我说：“对。”他说：“啥也别说了，在中关村给我订个饭馆包间，（笑声）我带几个老前辈过来指点指点你。”（大笑）我当时一听就很想笑，但还是订了一个饭馆包间。原来的那个那天晚上订出去了，我就订了个隔壁的，更大，来了二十多个人，摆了两桌酒席。吃完之后，这些老大开始指点我，告诉我，如果想在这个领域成事儿，就必须怎样怎样，给我出了十几个点子，一听就是这个饭馆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复的故事。（笑声）那天晚上我就一直忍不住地笑，然后他们一看，说这小子办个学校怎么这么开心？（笑声）最后他们教我的损招我一招都没用，甚至连很多北京的新兴培训机构几乎必做的事情，我也没做。比如说，一个培训机构新开业的时候，几乎都会派自己的市场人员去新东方总部门口发自己的宣传材料，因为那里是学习英语的学生扎堆最多的地方。你知道，我跟新东方在历史上有些恩怨，现在不想再说了，因为做的是竞争行业嘛。我告诉我的市场人员，绝对不许到新东方的总部门口去发这个材料，如果发现就一律开除。因为我丢不起这个人。这不是是非问题，是职业尊严问题。

至于什么垃圾短信、垃圾邮件、耍流氓的各种各样的宣传

手段也一律都没有采用。还有就是我们当时从其他机构请了一个资深的市场总监过来帮我们做市场。这个市场总监刚开始来的时候，对我做的一些事情很不理解。因为他在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他有他习惯的方式，他发现我们的市场宣传方式他很不适应。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广告，在学校附近贴海报之类的，我研究了一下，发现在中国，民营培训机构打广告就三个路数：第一派是神奇派，就是会讲自己的培训方法是神奇、秘笈、魔法、魔咒，三年能顶三十年，乾坤大挪移，女巫布莱尔……就是这些方式，在中国，没有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教學方法是不神奇的，你看那些宣传材料就知道。那么第二种呢，叫N天搞定派。你们见过吧？中国几乎所有的英语培训机构都用这招。七天让你的口语脱胎换骨，三天搞定雅思写作，十七天搞定GRE单词，四十秒搞定托福阅读。（笑声）我要夸张我不是人，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四十秒搞定托福阅读，还是一个主流的培训机构，还是个大机构。第三种，叫“不不不”派。不不不派是什么呢？不打针、不吃药、不动刀、不流血，不手术、无痛苦！（大笑）不不不派！可能有些同学以为我说串了，扯到医疗保健品行业了，不是的。因为我注意到中国民营的英语培训行业普遍存在的陋习跟医疗保健行业一模一样，就这三派。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医疗保健品行业是什么样。第一，肯定是神奇的，你在中国就见不到一家不神奇的保健品；第二，所有的保健品都是N天搞定的，比如说，七天让你的血压稳定下降，十五天让你腰围减掉六圈，还会

有一个甜美的女生跳出来说：“不要太瘦哦。”（大笑）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一家是不神奇的，没有一家不是N天搞定的，没有一家不是不动刀、不手术、无痛苦的，全是这样。英语培训也是一模一样。那么英语培训行业的“不不不”派是什么方式呢？“单词不用背。”“谁还背单词？”“啊？你还背单词？谁背谁孙子。”（笑声）都讲自己的课不用背单词，听力课不用听听力，语法课不用学语法，上考场保证你满分，全是这么搞的。

所以我们市场总监当时的顾虑就是，你要坚持不搞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市场工作很难开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同一家布告栏上贴广告，第一家（的广告）说神奇，我们的说我们不神奇。第二家（的广告）说N天搞定，我们说我们N天搞不定。（笑声）第三家呢，说不动刀不痛苦不背单词，我们说又痛苦又背单词。市场总监就说这市场工作很难展开，所以我就只好耐心地给他讲了一个道理，我说：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加入一个行业去竞争的时候，这个行业里如果半数的机构耍流氓，半数的机构不要流氓，你作为一个新加入者，耍流氓容易赚钱还是不要流氓容易赚钱？当然是耍流氓容易。花招多诡计多嘛，就容易骗到钱。但你加入的这个行业百分之九十九的机构在耍流氓骗人，（整体上）已经名声很不好了，这时候你加入到这个行业里，你不要流氓，真正做到，同时你也标榜你不要流氓，有没有戏？我们市场总监眼睛发亮，说有戏有戏！可以试试。

试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北京到处打广告，说我们是中国唯

——一家七天内不能帮你搞定英语的培训学校；我们是中国唯一一家没有秘笈、没有魔法、没有魔咒一点也不神奇的英语培训学校；我们是需要你来很痛苦地背单词的英语学校。实际效果怎么样呢？就像刚才的那个噪音一样（说这句话之前现场的音响突然出现了异常的噪音），效果非常好。（笑声，掌声）他们终于在中国找到了一家不神奇的英语培训学校！因此，我们的招生比原来预计得要顺利得多，实际上。在九月份开了一期班以后，紧接着就是寒假班。在1月15号开始的寒假班里，我们托福、GRE两项的招生，每个班平均达到了七十多人。你不要小瞧这七十多个人，在中国，托福、GRE培训领域里，除了新东方，还没有任何一家英语培训机构能把托福、GRE招生招到五十人以上的。因此我们注意到，行业里做托福、GRE的机构打出的广告都是说：我们的T、G培训是“精品小班”。为什么是“精品小班”呢？真相是你招不到人，所以只能开小班。你就没招到过15个人以上，所以对外宣布说：我们的招生是严格限制在15个人以内的“精品小班”，（笑声）非常有意思。我们只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寒假班的招生就到了一个班七十多个人。所以当时我跟我的老东家开玩笑，做过一个海报，海报上说：“有保留地学习新东方学校的接钱能力，全力推行我们自己的办学理念，争做中国民营培训的老二。”（笑声）我发过这么一个关于老二的海报，开个玩笑嘛。结果，我们只做了四五个月，寒假班招到了七十个人以后，同行的一个老总给我们打电话，说：“老罗，恭喜你，你已经在

一些项目上做到了中国民营培训界的老二了。”我说：“这话怎么讲？”他说：“我们的统计资料表明，除了新东方，中国还没有别的英语培训机构T、G班单个班招生可以招到50人以上的。你这第二个班就直接招到了七十多个人，已经是老二了。”我说没问题，我们继续做下去，我们在今年的暑假班希望招到100人，到明年的暑假班希望达到150人，稳稳当当地做下去。然后我们希望将来做到很大，做到中国的老二的时候，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耍流氓，一样成事了。（掌声）

尽管有前辈不停地指点我说，如果要成事，必须要怎么样，我全都没有听，就跟我十四五岁时的选择一样，一直走到了今天。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骄傲地宣布一下，比如说我们的退班率是百分之五。什么学校都有学生上了课不满意退班的，我们是百分之五，远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现在招生每100个人里有12个是老生推荐过来的，也是行业里极高的一个数字。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的是，我希望把这个学校一直做成没有魔法、没有秘笈、绝不神奇的英语培训学校，欢迎大家监督。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我这个学校在各地都开了分校之后，打出的标语是什么神奇、秘笈、魔法、n天搞定，你就知道我这个机构已经完蛋了，你就知道我已经死了。（笑声）欢迎大家监督，我们会永远做一家没有秘笈、没有魔法、没有神奇、并且七天不能帮你搞定英语的英语培训学校，希望大家监督，谢谢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持久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我的 奋斗

CHAPTER 02

我的故事

1972 ~ 1990，从出生到长大成人

1972年7月，我出生在吉林省和龙县龙门公社，那是我父母“文革”期间被下放的地方。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父母是失手怀上了我，本来是想堕胎的，但是乡下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他们才没有把我打掉。

“你看你，多危险，那时候的医务所要是条件还凑合，你就不能来到这世上了。”我稍稍大一点的时候，他们经常拿这样的话来逗我。在意识到生命苦乐参半之前，我无知地为此出过许多身冷汗，误以为能来到世间是一件格外值得庆幸的事情。他们的玩笑有时候会使我对如果我没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性遐想不已。钻牛角尖的时候，我会连续想上好几天。由于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需要照顾到的可能性比现在多了很多倍。

我脑袋很大，又是盛夏出生的，所以母亲生我的时候很不容易；长大后看了一部详细描写生育过程的纪录片，看得我肝胆俱裂。作为一个崇拜女性的人，我因此在婚前几乎没有过不戴避孕套过性生活的经历。和我一起看过那个纪录片的老同学当中，有几个家伙还能在后来的日子里反复地失手，让女朋友一次次地怀孕和堕胎，这使我意识到，尽管看起来长得差不多，但骨子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如此截然地不同。

说到大脑袋，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和现在流行巴掌大的小脑袋瓜不同，大脑袋大脸蛋还是很吃香的（即便不是唯一吃香的）。我胖多瘦少的前半生虽然没赶上唐朝那样属于胖子的梦幻岁月，但还是赶上了大脑袋受欢迎的最后十几年。按照我的偶像

黄章晋老师的说法，我们的语言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为赞美这些年才流行的小脑袋瓜弄出多少类似“面如满月”这样的赞美大脑袋专用的辞藻来。

和大部分人一样，对于五六岁之前的事情，我没有清晰连贯的记忆。为了写这本书，我还顺便查了查google和wikipedia，发现我来到世间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拉撒睡的头几年里，这个世界不动声色地发生了很多事情：尼克松访华并发布中美联合公报；中日邦交正常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倒台；中国政府开始落实计划生育工作；法国废除了死刑；比尔·盖茨创立了微软；CNN开播；曼德拉获释；教父、洛奇、猎鹿人、安妮霍尔、克莱默夫妇获得奥斯卡奖；加菲猫和机器猫诞生了；齐达内、贝克汉姆、欧文、中田英寿、张惠妹、林志玲、周杰伦、章子怡、金城武、张柏芝、高树玛利亚也诞生了；阿加莎·克里斯蒂、毕加索、李小龙、聂鲁达、汤因比、猫王、卓别林、铁托、约翰·列侬、希区柯克、蒋介石、周恩来、朱德，还有毛泽东和他的马屁精郭沫若，都死了。

我能勉强记起来的第一个家，在和龙县和龙镇的一个大众浴室的后面（那时候父亲已经结束下放离开农村了），是一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屋子里是朝鲜式的土炕，进屋就要脱鞋。需要脱鞋的地方除了灶台都可以睡人，所以一家五口人竟然不觉得局促，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住在这里的时候，母亲经常领我去大众浴室的女浴室洗澡。

我很早就有了模糊的性意识，具体的表现是，如果被漂亮的阿姨抱，我就会显得很扭捏，但如果是没什么姿色的阿姨抱我，我就镇定异常。但奇怪的是，我对女浴室却没什么异样的记忆，虽然去过很多次，但只是隐约记得到处都是雾气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裸体。

这个房子的院里有根巨大无比的烟囱（长大后我看到家里的老照片，发现那根烟囱只是在记忆里巨大无比），冬天的时候，总是冒着白烟。对于这个房子里的生活，我能想起来的只有一件事。有一次姐姐出去挑井水，我在院子里自己玩儿，突然邻居家的一头猪拱开院子的门进来了。我发现它趴着的身高跟我站着的身高差不多之后大惊失色，掉头跑进屋子躲在缝纫机的下面不敢出来，直到姐姐挑水回家。后来这个经历和我童年时期的其他大量糗事（怕狗、怕虫子、怕漂亮女人、馋嘴偷吃、长期尿床等等）一起成了家里人寻开心的保留节目。在整个国家都严重缺乏娱乐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作为一个家庭里通常对出糗负有责任的老幺，尽管满心不情愿，但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各种需要丢人现眼的任务。

第二个家的记忆也比较模糊了，大概记得是在和龙县印刷厂旁边的一个狭长胡同里。胡同尽头是一个公厕，我每次去大便的时候，旁边那家养的大狗都会大叫特叫一番。我非常怕狗，所以每次大便都很紧张。有一次在胡同里看到那条狗在吃屎，于是就解气地鄙视了一会儿，但想到这么二的狗我竟然也害怕，又很

泄气。

还有一次，在那个公厕大便后发现没带纸，只好分着腿以一种怪异的姿势走回家。后来我发现不小心把屎拉到了裤子里的孩子，也都会无师自通使用那个姿势。那时候听说老一辈的人忘记带纸的时候，会随便找根木棍来解决便后擦屁股的问题，感觉难以置信。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家里人都是拎一张旧报纸去大便。讲究点儿的人家会用铁丝串一叠用剪刀剪过的大小适中的旧报纸挂在门上备用，好像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家都是用劣质的印刷品擦屁股的（后来看到书上说，中国人传统上是敬畏“字纸”的，应该是古时候文盲多的关系吧）。小朋友们在公共浴室里嬉笑打闹互相“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大家的屁眼儿周围都是黑黝黝的（当然有些是因为亚洲人的皮肤色素沉着）。这是我对油墨的副作用的“初体验”。

到了胡同里面的这个家没多久，我就开始上幼儿园了。第一次被送去的时候，我看着满满一院子的陌生人吓得要死，挣扎着要和母亲一起回家去。母亲劝说了半天，关上幼儿园的大门走了。我愣了一会儿，又哭喊着冲上去拼命敲打大门。老师在边上笑着安慰我，有几个小朋友好心来拉我说话，结果被我又推又搯，撕扯中有一个叫骆庆军的瘦小孩子被我失手打中了脑袋。肯定是因为内疚，这个后来跟我并无深交的小朋友的名字到今天我还记得。

在幼儿园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中途觉得有了尿意就很自然

地站起来往外走。老师叫住我问明了原因之后，告诉我以后类似的事情一定要举手请示，征得老师同意方能出去。虽然作为孩子的我在家也免不了被父母甚至哥哥姐姐管教，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是我对人生注定失去的那部分自由的最初体验。

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应该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个老师，她是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我还能记起她的第一个原因是她长得漂亮，另一个原因是她糟糕的人品。她大概是让我意识到“生命是残酷的”这一事实的第一个人了。

我到了这个幼儿园的第二年，有一次，好像是儿童节，县里搞一个什么儿童活动，所有的孩子都要带着两把花到一个大操场走队列去。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所谓的两把花就是两根有分叉的枯树枝，上面贴上大致剪成花瓣形状的彩色纸片，通常由孩子家长负责手工解决。母亲在食品公司工作，它的隔壁是一家殡仪馆。母亲和在殡仪馆工作的那些阿姨们都很熟，所以在参加那次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两把巨帅无比的、专业化程度极高的假花。这假花甚至有纤细精致的花蕊。可想而知，第二天我是横着膀子晃进幼儿园的。在我接受了所有孩子的恭维之后，漂亮女知青老师宣布，大家要把假花都堆放到教室前面的台子上，然后到自己的座位就座。等老师宣布完活动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之后，她又说：“大家走到前面随便拿两把花，不用拿自己带来的，抓紧时间到操场集合。”到了操场集合的时候，我看到那两把该幼儿园历史上最牛的假花刚好拿在上海女知

青的女儿的手里，那时候我已经会说刻薄话了（如果不是生下来就会的话），一时没忍住，就说了些“真巧啊”、“咦，你说怎么就那么巧？”、“这事儿要我说啊，简直要活活巧死了”之类的讽刺话。在大家笑得都很开心的时候，我被上海女知青叫到屋子里声色俱厉地训了十几分钟，最后被告知不用参加这次活动了。在接下来的“叫你妈妈来一趟”的活动中，我被描绘成了一个“思想特别复杂的孩子”。

离开这个幼儿园几年以后，有一天我在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里正上课的时候，漂亮女知青敲开我们班教室的门，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对我们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讲述我和其他几个坏孩子一起在周末去了她工作的幼儿园，如何砸坏了储藏室的玻璃，如何偷走了孩子们的零食玩具，“还有两个这么大的西瓜”。后来知青她们最终弄清楚了那个偷东西的孩子是谁（也是我们大院的一个孩子，这个坏小子凑巧有一件跟我一样的暗绿色夹克，而且背影和我很像。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哥哥的名字却还记得，因为很扯淡，叫“文豪”），但是她并没有再次来到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向我们班主任说明情况。这使得我在离开和龙县之前，一直被同学们当成是一个小偷。

25年之后，我在四川参加赈灾活动的时候，偶遇一个老朋友，她告诉我她在上海碰到一个老女人，自称是我幼儿园时期的老师。上海女人对她说：“我一直都很喜欢罗永浩这个孩

子……”这可真是一份难以承受的感情啊！

经历了好几年被恶狗骚扰得连大便也不得安宁的生活后，我们终于再次搬家了。这一次的家，是在和龙县体校的后院。从这个房子开始，我的记忆就比较清晰连贯了，那时候应该是八九岁。

这个体校后院的小区（那时候还没有“小区”这样的名词）里，大都是县委机关人员的住宅，所以通常被叫做“县委大院”。因为父亲当时是和龙县县委书记，所以我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斗嘴时经常被无辜挤兑：“你牛逼什么呀？显你爸官儿大？”我从小口齿伶俐兼凌厉，嘴上不曾吃过任何亏，但落了下风的小朋友只要耍无赖祭出这句话，就能憋得我当场说不出话来，于是“败部复活”的小无赖们纷纷点头：“是啊，不就是显你爸官儿大嘛。”我到了二十多岁，才从书上看到“大院子弟”这样的名词。我不记得我们那些孩子在小时候，有什么所谓“大院子弟的习气”和“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好像书里讽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吧），除了个别孩子会在班里炫耀家里有电话（那时候家庭电话还很罕见）。我也没见过我们这些“大院子弟”仗势欺人的现象，反倒是经常看到“大院子弟”被出身普通家庭甚至是贫苦家庭的小混混打得鼻青脸肿的，比如说，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除非是被打得严重到了足以构成伤害罪，否则在事后的追究上，“大院子弟”的家庭通常也没有怎么强势。以我小时候见过的一些例子来说，常常是当官的家长在孩子挨打之后，为了

显示自己不会仗势欺人，还坚决拒收对方家长送来的医药费用。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才时不时地在家乡的校园里听到类似这样的对白：“我操！老三昨天打的那小子是王市长的儿子，这下惨了！”那十来年间，中国官僚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关系的恶劣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和龙县体校的楼体上，和同时代的很多建筑一样，用红色的油漆刷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觉得能按照要求做到这八个字的人都会精神分裂。

体校的院子里，是我们小孩子当年玩游戏的地方。最常见的项目是打溜溜儿（玻璃球的东北土称）、打杏核儿、打“Pia-ji”（土话，一种用纸折成的四方形东东）、踢毽子、跳木马。应该是受了中国旧式文人的影响，我小时候总觉得体育方面好的孩子，比如打球踢球拿手的，都是些头脑简单的夯货。这个落后的观念一直到了我30岁之后才在脑子里逐渐清除掉了（相比之下，同样愚昧落后的贞操观念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就解决了）。

我小时候常玩儿的那些游戏里，只有踢毽子和跳木马算是有点健身作用的民间体育项目。我踢毽子踢得非常好，只是因为胖且腿短，所以姿势很难说是不滑稽，所以时常被岁数大一些的孩子取笑。我那时候最讨厌别人叫我“胖子”，一有小朋友叫就会翻脸。今天想来，真是难以置信地蛮不讲理，一个胖子被叫做“胖子”怎么竟然可以生气呢？我成年之后虽然脾气还是很不好，但是变得非常讲道理，典型的例子是常常自称“胖子”，多

半在下意识里——除了装可爱——也是有补偿心理的。

我们那时玩儿的“跳木马”，其实是“跳人马”。大家轮流跑步跳过一个大致弯成木马形状的倒霉孩子的身体。该倒霉的孩子在每一轮跳越结束后，就调整一下姿势，使“木马”变高一些，直到有人因为太高跳不过去，就成为下一个轮值的倒霉孩子。我虽然胖，但在胖子里却是身体非常灵活的一个异数，跳木马的时候成绩总是排在十几个孩子里的前三位，很少有机会做牛做马。领略过我跳木马的风采的小朋友们，背地里都曾心情复杂地说我是“飞猪”、“长翅膀的猪”。我为此喜怒参半地心里纠结了很多年，后来在录像厅里看到洪金宝的功夫片之后，就只剩生气了。

住在这个家的时候，一天凌晨我起来到院子里小便，在雪地上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那是一个大概有一米多长的脚印。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透过篱笆墙的缝隙看过去，另外两个脚印分别在两边的邻居家院子里。我回到屋里躺下，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等到了家里人起床，我拉着他们到外面看时，那些脚印已经被厚厚的积雪彻底覆盖，几乎无法辨认了。现在想来，那次应该只是做了个梦。我要到近三十岁才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和那些因为基因和智力上的原因注定只能接受科学的达人不一样。我觉得我最终相信了科学，是有一些偶然因素的。其中一个不太严肃的原因是，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耐心的人，我受够了那些鬼鬼神神总不肯大大方方地露面显灵，我生气了。

也许是基因上的缘故，我从小就胖，但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是非常缺油水的。我好像没有上一代人的那种关于饥饿的记忆，但是有很多关于肚子里缺油水的记忆。印象里总是要熬到过年的时候，才能放开肚子吃上几顿肉。由于缺米，也经常吃土豆饭，那是一种一半大米加一半土豆煮成的饭。我一直都受不了熟萝卜的味道，所以后来来看日本电视剧《阿信》里的那些人吃“萝卜饭”的时候，还庆幸过自己没生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些米，长辈们经常要主动吃更多的土豆。他们用饭勺在锅里努力地躲着大米盛土豆的画面我还记忆犹新。

孩子们耳濡目染，也学会了照顾比自己更小的孩子。有一次哥哥期末考试，母亲不知道到哪里弄到了两个鸡蛋煎了给他，但因为只有两个，就不许我吃。那时候流行的“现代迷信”是给考试的孩子吃一根油条加两个鸡蛋。我看着鸡蛋咽了半天口水，哥哥就背着母亲偷偷夹了一个给我。这类关爱的细节，和他小时候对我的残暴殴打一起，都令我终生难忘。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哥哥打我，都是因为我先惹他。我是一个注定下拔舌地狱的人，哥哥的嘴就比较笨，时不时地被我气急了就只能动手解决。有一次我惹毛了他之后拼命地跑，从院子冲进屋里躲到了父亲的书房，回手锁上了门。哥哥晚了一步，只好隔着门上的方块玻璃看着我喘粗气。我看看父母下班的时间快到了，就决定暂时不出来了，于是坦然隔着玻璃冲哥哥做鬼脸。哥哥当场崩溃，连工具都顾不上找，直接赤手空拳打碎了玻璃，拎着血淋淋的拳头进来把我做

掉了。硬币的另一面是，在懂事之后，我又渐渐发现，当一个人择善固执的时候，这种欠揍找揍的滚刀肉性格，可以很自然地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他要不是这样的一个王八蛋，他也坚持不了这么久”，我办网站的时候，对这一点感触尤深。

因为大米不够，所以家里经常要用其他的粗粮充主食，经常吃的就是玉米面煎饼和玉米面的面条。为了让家人咽下这些多年后被称为“健康食品”的劳什子，家庭主妇们发挥聪明才智，把它们料理得花样百出。但是在食用油和白糖这样的调味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的年代里，这种难为无米之炊的挣扎通常换来的都是不懂事的孩子们上了饭桌后残忍的反应：“妈，怎么今天又是玉米面啊？”

除了永远都吃不够的肉之外，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就是水果罐头和麦乳精。在那时候，这些都是只有生重病的住院患者才有资格享用的奢侈品，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生重病的人显然都是没有什么胃口的。想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水果罐头和麦乳精（也许还有其他的好东西）都被那些吃不出什么味道的人吃掉了，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不诡异的。

因为有些回忆的细节拿不准了，所以我写作时给母亲打了几次电话，谈到缺衣少食的话题时，母亲的嗓门顿时提高了：“你可没赶上过缺吃的！你哥哥姐姐好像都赶上了苦日子，但是你没有，你一直都吃得很好！因为我后来去了食品公司上班，所以就连猪肉，你也是经常吃的！我还经常从单位买内部处理的酱肉给

你们吃的。”

除非是赶上一个生活水准每况愈下的时代，否则每一代人好像都会觉得下一代吃的那一点点苦是微不足道的。母亲去了食品公司后，我们确实吃到了比一般人家多一些的猪肉，但是我不提醒的话，她已经不记得了：那些每隔一个来月才能给全家人吃上一一次的酱肉，都是用病死的猪经高温消毒后做成的，这在今天应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了。而且所谓“经常吃”的猪肉，也只是偶尔在炒青菜时，点缀一下而已。所以过节的时候，摆满了一桌子的青椒炒肉片、韭菜炒肉丝，总是一眨眼功夫，就全成了素菜了，就连技术上显然难以被轻松地这样操作的洋葱炒肉末也是同样的下场。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渐渐发现饭后的剩菜里居然有肉，于是大家感慨起来，觉得日子真的过得好一些了。

那时候有一个风靡全国的小人儿书（因为当时全国每年也就出那么几本书，所以好像所有的书籍都是风靡全国的）叫《七把叉》，讲述的是一个贫民窟长大的巴西苦孩子，天生大胃王，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后来参加吃货大赛成了明星，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最后在一次国际大赛中活活撑死了。我相信整整一代的营养不良少年，都曾经希望过自己能像七把叉那样，生得胃大，死得饱满。

我比同龄的大部分孩子看书要早一些。只看小人儿书的孩子，习惯把没有图片全是文字的书籍叫做“大书”。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看过很多本“大书”了。我发现这能让我在学校

里获得很多意外的满足感，比如女同学敬佩的目光，还常常伴随着悦耳的感慨：“罗永浩，你懂得可真多啊。”这种和阅读本身带来的快乐同样强大的力量，驱使我读书读得更勤快了。我这辈子做过的绝大多数看起来不错的选择，都不是完全被一个纯粹而又崇高的动机所驱使的：当我勤奋读书的时候，除了喜欢读书，我也知道这会换来一些现实的好处；当我择善固执和坚持原则的时候，除了清楚这是我希望坚持的，我也知道这会给我带来好的名声和影响力；当我努力把事情做得漂亮又敞亮的时候，除了确实想把它做好，我也知道这会让很多人喜欢上我；当我对朋友够意思、对女朋友关心体贴的时候，除了我愿意这样，我也知道这会让他们受到感动……很惭愧，我从来都不是那种浑然天成、清澈纯净而又全无自知的真人。

因为买不起太多的书，我把家里能看的旧书都看完了之后，经常到父亲工作的县委机关图书室去借书看。负责借书的阿姨长得很清秀，不知道她是真喜欢我，还是因为她是父亲的属下，总之她对我很好，经常跟我开个玩笑之类的。可惜小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卖弄小聪明，总忍不住要在大人面前抖个机灵的那种讨厌孩子。也许是因为我卖弄得太多，后来她见了我就不是很有兴趣跟我说话了。长大以后，我也见过一些像我小时候那样喜欢卖弄的孩子，感觉讨厌得不得了。由衷祝愿那些被我的童年折磨过的无辜的长辈们，在后来见不到我的岁月里，都能过得好一些。

回忆起少年时代，让我总想忏悔的另一件事情是，当我牙尖

嘴利地修理那些跟我抬杠的男同学时，班里不懂事的女孩子们的傻笑每次都能激发我愚蠢的冲动。于是一场单纯美好、全无恶意的小孩子斗嘴活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通过侮辱朋友来讨好女生的兽行。我会永远为此感到羞愧，年轻不是理由，至少没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我见过很多没这么傻的小朋友。在意识到我的这种愚蠢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作为一个擅长逃避责任的文艺青年，我又把我小时候犯下的错归咎于那些没有判断力、只知道傻笑的女同学们，认定她们是“命运安排给我的阴谋”，经常心中抱怨，总觉得如果我没有遇到那些傻姑娘，就断然不会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到了二十五六岁，我才想明白要求那时候的她们比那时候的我更懂事也是非常无耻的，这使得我人到中年回忆起青年时代，再一次羞愧不已。我希望类似的反省能使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少做一些晚年的时候想起来又要“一张老脸，涨得通红”的事情。

没过多久，县委机关的图书室里，我有兴趣看的书就所剩无几了。因为和龙县公共图书馆的一位负责人是父亲的旧识，所以父亲就让我去县图书馆找他借书看。去了几次之后的那个暑假，父亲的那个朋友让工作人员以后直接放我进书库自己挑选书籍。盛夏时节，一个人在巨大阴凉的书库里自由自在地徜徉翻看，是我童年时期最幸福的几个回忆之一。

今天回想起来，大部分引起我最初对阅读的兴趣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糟粕，比如《杨家将》、《兴唐传》、《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等等。这些书籍里充斥着弱智的

历史观和军事观（如果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就必须去借一把宝刀也算是军事活动的话），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封建迷信。那时候的大部分书籍，在前言里都会加上官方的八股说法：“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撇开这种思想审查和控制的合理性不谈，这些观点今天有很多我都是同意的。我总觉得看着这样的垃圾长大，虽然不一定会让孩子们变傻，但在启发智力、启发思考的方面，多半是没什么好处的。希望后来的孩子们，能够在童年时期有更好的传奇故事和魔幻作品可以看。

我记得那时候看到的所有外国小说，也都会注明“由于阶级观念的局限性，原著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我们进行了适当的删节和处理，以免对青年读者们产生误导……”。后来发展进步为“由于阶级观念的局限性，原著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但相信广大读者能够自行甄别，所以我们没有进行删节和处理，希望大家阅读时注意……”。同一时期的社会进步还包括，“怎样用革命精神克服手淫恶习”的扯淡，经历了“手淫真的对身体有害吗？”这一纳闷儿阶段后，最终演变成为大大方方的“医学专家黄教授认为：适当手淫对身体并没有危害”。再晚一些的时候，《知音》、《家庭》这类杂志上的婚姻爱情问答里，赵文革老师的忠告“切莫将身轻许人”也变成了“怎样开明地看待婚前性关系——与温曼丽博士一席谈”。

我这辈子上的第一个学校，是和龙县胜利小学。当时的和龙县城里，一共有四个小学，名字都很热情，分别叫作胜利、前进、建设、光明。

刚入学没多久，老师教导我们，早晨上学的时候，在门口、操场或是走廊上，总之除了教室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见到老师，要记得主动敬礼问好。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发现，如果见到老师的时候真的这么做了，就会被老师表扬，会被说成是“懂礼貌的好孩子”。于是很多孩子到了学校后不急着进教室看书，而是到老师可能出没的所有地方去巡逻，希望能“碰上”老师，这样就可以“顺便”敬礼了。开始的时候，我也兴致勃勃地在路上“遇到”过好几回老师，也相应地受到了几次表扬。我小时候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很喜欢老师夸我，但总觉得长期寻衅滋事般地找老师去敬礼是一种很别扭的行为。有时候几个孩子排着队“遇到”老师，争先恐后敬礼的时候，就感觉很像是传说中的拍马屁，所以后来就不太好意思再去了。

有一阵子学校里天天教“五讲四美三热爱”，我对这个“五讲”和“三热爱”没什么感觉，但对“四美”的印象就很深刻，因为我觉得我的同班同学里，凑巧有四个女孩子长得都很美。每次老师说“五讲四美”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把她们挨个念叨一遍。写到这里，我赫然发现，直到今天，我还能想起她们中的三个人的名字，而全班三十来个男同学的名字，却只能记起两个了，其中还有一个是因为跟某个名人重名才记住的。

我能记起来名字的女同学里，有两个是长得非常难看的胖姑娘。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她的名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几乎全班同学的小报告，她好像还是个什么班干部。另外的一个我记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我一个人的小报告，而且她也是我的同桌。那天的语文课上，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写信的时候，称呼要空两格写，不要顶格写。于是我举手站起来表示，这个说法和语文教科书上的不符，而且据我所知，大家写信的时候，称呼好像都是顶格写的。老师满脸不耐烦地跟我辩论了几句之后，粗暴地要求我闭嘴坐下，并提醒大家以后要按照她的要求写信，不许再啰嗦，最后还撻了一句：“老师三十多年都是这样写信的，还没见谁说过我写得不对呢。”我忍无可忍，就在下面嘀咕了一声：“三十多年都写错，只能说明狗改不了吃屎。”结果被这位孙姓的胖姑娘告到了老师那里，转天老师就派了她上高中的儿子课间的时候过来暴打了我一顿。

我小学时印象比较深的两个男同学，都是胖子。其中一个叫周胖子，我跟他没什么交往，只记得他只是因为他脸上永远都是夸张无比的骄横之气，经常在一副粗黑框子的眼镜后面瞪着一双牛眼睛，突然走过来问你类似这样的问题：“你知道‘里根’的‘里’是哪个里字吗？”你要是感到莫名其妙因而有些发愣，他就会不屑地用眼角瞥你一下然后走开。

另外的一个胖子姓魏，比我还胖得多，所以我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玩。魏胖子少年老成，也读过很多书，经常给我讲做人

的大道理。我偶尔“积极要求上进”的时候，会听得心里暗暗佩服，但大多数“拒绝进步”的时候，又会把他那些金玉良言全都损得一钱不值。很多年后，周星驰红了，很多艺术理论工作者们开始研究他。这些人模狗样的评论看得多了，我就学会了一个词，叫做“消解”。（后来我的年纪大了，就把“消解”搞得比较严肃和有意义了，比如我总去打我的博客文章的著作权官司，在中国，著作权官司的审判结果总是很荒谬，很“助长歪风邪气”，讨厌的是做出这么弱智的判决的法庭还总是板着脸假装神圣。于是我就一直坚持打，因为每一次法官宣读一个愚蠢的审判结果时，都不得不当庭念出我的博客名字：“傻逼老愤青”，于是“傻逼”这个被认为是“脏话”的字眼就会一次次地从法官神圣的嘴里冒出来，冉冉升起，在法庭上空游荡。）

魏胖子的母亲是饭店的大厨，印象里他家常年都是扑鼻的饭菜香气。只是我生性腼腆，从来都不好意思在别人家吃饭，所以很多次在饭点儿去他家，在他母亲盛邀我一起吃饭的时候，都是流着口水咬着牙坚称“真的不吃了”、“刚在家吃完”、“很饱，一点也吃不下了”。后来四表哥从外地过来在我家里住了一阵，其间他第一次上班赚了钱，知道我馋饭馆里的菜，就请我吃饭。我们去了魏母掌勺的那家餐馆，吃了两盘堪称人间至善的锅包肉和溜肉段，令我终生难忘，但那一次回家后，两人被母亲一起骂了一顿。她认为我还小，肠胃的抵抗力弱，而餐馆的东西卫生又差，所以不该去吃。我小的时候人品方面有很严重的缺陷，

一看到母亲发作，就赶紧把可怜的表哥卖了，谎称我本不想去，是表哥非要我一起去之类的。他为此有将近一个月都不怎么理我，今天想来，还是觉得很对不起他。再一次，我觉得年龄不应该成为行事如此糟糕的借口，在我的同龄小朋友里，我也见过很多人是不像我那时候那么不堪的。

除了总吃好东西，魏胖子的家还有一点让我羡慕不已，那就是过年的时候，他家里的烟花爆竹总是非常多，除夕夜要放掉大概二十多块钱的样子。这些钱能买足足好几个大口袋的量。那时候大家的月薪水平都是三四十块钱。这意味着魏胖子家过年，单是烟花爆竹，就要烧掉一个人二分之一的月薪。这在每年只被允许燃放一两块钱鞭炮的我看来，实在是值得为之战栗的幸福。那时候我永远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对春节期间扰人的鞭炮恨之人骨。

魏胖子的邻居家里，也有我们学校的两个孩子，弟弟跟我是同班的，哥哥要大出三岁。本来大家的关系都是很好的，天天放学都会一起走。有一天在路上我和那个弟弟打闹，闹着闹着不知怎么俩人就急了眼，明明是那个弟弟先惹的我，但大三岁的哥哥居然不劝阻，而是冲过来不由分说跟弟弟一起殴打我。旁边的好朋友们好歹拉住了他们两个，但事后在我表示不解的时候却纷纷批评我的“糊涂”：“操！他们是亲哥俩，哥哥当然要揍你啦，换了咱们是他哥也会这样的啊。”我本来想说：“谁说的？换了我是他哥，我就不会这样。”但是看了看他们的表情，就没

有说出口。这时候魏胖子说：“谁说的？换了我，我就不会这么做。”这是我对“知己难求”和“吾道不孤”的最初体验。

上了初中之后，我不得不面对更多这类涉及到是非判断的暴力问题，在去年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里，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回想起来好像无限漫长的青春期里，除了每个孩子都会感到迷茫的性问题之外，暴力问题也常常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在我校某个同学被“敌校”的某些同学打伤后的报复行动的计划会上，我以我认为很正常的方式询问了受伤同学挨打的原因，结果换来的是一堆白眼和“这个节骨眼上，你还问这个有劲吗？”的表情。为了不被伙伴们孤立，我在心里不是很理解的情况下，以超出实际需要的积极性参与了群殴，换来了大家的谅解和尊重，然后我们得知我校同学挨打受伤的直接原因是他之前调戏了“敌校”打人同学的女朋友。接下来让我更加困惑的是，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人的同学中的大部分人这时候仍然纷纷表示“这不重要”。

那时候，在我的同学朋友里，好像连一个魏胖子这样的都没有了。

从体校大院的正门口出来，往西走上不到半小时就能走到一座大桥，桥下面就是海兰江。星期天的时候，母亲会经常带上我们到河边去洗衣服。那时候姐姐已经算是大人了，每次去了都会帮母亲洗衣服，没人理我的时候，我就高高兴兴地自己躺在微微有点烫的鹅卵石滩上晒太阳。闭上眼睛，眼前是一片阳光透过眼

皮的那种暖暖的红色，耳朵里只有静静的流水声和间或响起的洗衣棒槌的敲打声。远处的桥上难得有车辆经过，偶尔有也是牛车马车，完全听不到噪音。如果拉车的牛偶尔“哞”的一声，就会觉得整个世界更安静了。妇女们洗完了衣服，也会在石滩上躺着休息，也许是因为劳累，她们大都会睡上一会儿。我躺够了，又没人陪我说话，就会走到河边找块大石头坐下，挽起裤脚把腿泡在沁凉的水里发呆。那时候天空湛蓝，阳光充足；轻轻抚摩过小腿的河水清澈见底；空气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好闻味道；洗干净的衣服在河边的树枝上随风微微晃动，石滩上舒舒服服地躺着十几个懒洋洋的女人，所谓“岁月静好”，应该就是这样吧。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跟着父母搬家离开了和龙县，后来就再也没回去过。

1984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市。那时候延吉只不过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地方，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都市。我永远都记得之前哥哥告诉我延吉市共有26所中小学给我造成的震撼（相比之下，2000年我在北京见到二〇六中学的牌子时，只是怔了一下就走开了），“你知道延吉市总共有多少个中小学吗？”进过城、见过世面的哥哥对着只知道胜利、前进、建设、光明的乡下弟弟牛逼哄哄地说，“傻逼我告诉你吧，一共有十三中，十三小，你就算去吧！”很多年以后，我看到武侠小说里提到一种硬功夫叫做

“十三太保横练”，理由不是不跳跃地，我突然想起了当时哥哥的样子^_^。

搬家去“大都市”的那天，我想来应该是非常兴奋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细节全都忘了，只记得路上晕车呕吐。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停停吐吐，吐吐停停，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尽头。终于熬到了新家，一口气松下来就昏睡过去了。傍晚醒过来上厕所，发现这个新家竟然有一个神奇的功能性房间，叫做“卫生间”。想到从此再也不用冬天零下三十度的时候走到屋外去一个四面漏风的木板茅房亮出屁股，或是夏天在满满一池蛆虫的粪坑上忍着呕吐艰辛作业，我夜里失眠了。

除了这个卫生间，这个新家其他方面倒也没什么先进的地方，仍然有传统式的大灶台和土炕，只是贴地的朝鲜式土炕变成了离地一米多高的中式土炕。没有土炕的客厅，冬天取暖是靠一种叫做“土暖气”的东西。我始终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要浪费煤炭去烧那个倒霉的土暖气，因为客厅烧了土暖气之后也跟冷库差不多。除了冬天最冷的那几个月，我都喜欢在这个客厅里待着，因为客厅里有一套布沙发。作为一个土炕上长大的孩子，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躺在松软的沙发上看书是非常奢侈和惬意的事情。因为怕弄脏沙发无法拆洗的布面，母亲永远用一个做工繁复笨拙、看起来异常丑陋的沙发套包着它。我提醒她如果一直这样用下去，那我们到了要扔掉这个沙发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没有以它原来漂亮的样子用过哪怕是一天，这显然是很不划算的。但我

的提醒并没有改变什么，好像那个时代每个家庭最终扔掉的沙发的布面，都是光亮如新的。经历了工业落后、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点这样的强迫症，就像经历过饥荒的人们宁可把吃不下的食物倒进胃里一样。后来家里开始有了进口电器的时候，他们又开始用各种塑料薄膜去折磨家电遥控器去了。

关于这个客厅，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小学最后一年的假期酷暑难挨。我和哥哥姐姐三个人就索性躺在凉凉的地板上看电视，看着看着都睡着了。半夜醒来，我发现我和姐姐身上盖着同一条毛巾被，我大惊失色，一脚踢开被子坐起来，只觉得满满一脑袋都是“这可如何是好？”那时候，我和这个国家的很多同龄孩子一样，以为男女只要躺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就会生出孩子。我坐在地板上愁断了肠子，姐姐兀自睡得酣畅。我想叫醒她一起“商量对策”，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最后只好爬起来回自己房间伤脑筋去了。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我一直提心吊胆，后来观察到姐姐没有任何异样才慢慢放心了。

因为学校里基本不教（只是发一本没人能看懂的书了事），再加上没有今天这么多的非正常渠道，所以我的很多同学一直到初中三年级，对“生理卫生”也全无头绪。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体育课大家踢完了球，在操场边坐着休息。一个家住学校附近的小混混（好像是已经毕业了几年的同校师兄）叼着烟过来跟我们这些孩子吹牛放炮，吹得性起，顺便给大家上了一堂真实世界里的生理卫生课，让我们彻底弄清楚了父母们是怎样弄出小

孩子来的。他绘声绘色地把全部细节讲完，我们都惊呆了，沉默了半晌，突然听到一个孩子尖锐的童音，“操！别扯蛋了，谁爹妈敢那么干啊？那还不得让警察抓起来毙了？”

搬到这里没多久，我们发现对面邻居家有一个大胖子。他歌唱得极好，还喜欢开着窗户跟着录音机里的歌声丝丝入扣地合唱。我们家人有那么一阵，都以为他家所有的磁带全是二重唱版本。后来胖子结了婚，也许是新娘不许他再跟着唱了，我们才渐渐听出那些歌其实都是独唱的。胖子看上去总是很严肃，街坊里的妇女们背后议论起来，都觉得一个胖子这么严肃是很滑稽的。这应该多少给我留下了一些阴影，所以后来我也成了大胖子之后，就不好意思太严肃了。

在这个家我们只住了一年，所以留下的记忆并不是很多，只有一件事，是因为母亲经常提起，所以现在还能想起来。有一次母亲去广东出差，狠心花了大价钱给我和哥哥买了在广东刚刚时髦起来的旅游鞋，但那时候在边疆的小破城镇里，视觉效果华丽甚至是刺眼的旅游鞋实在是太超前了。我和哥哥偶尔壮着胆子穿出去，每次都被朋友们围观嘲笑：“我操，你穿的这是啥他妈玩意儿？”即使是马路上的陌生人，也没有放过我们（以他们夸张的目光）。后来我和哥哥只好把鞋扔到仓库里再也不敢碰了。母亲坚持不肯扔掉，她要耐心等待家乡人民的土鳖观念跟上来再给我们穿上。这一等就是四五年，到了延吉市的大街上陆续有人开始穿旅游鞋的时候，我和哥哥的脚都已经长得太大了。

我的小学最后一年，是在延吉市北山小学校读完的。对这个学校，我没有太多的感情，能回忆起来的，大都是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是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问起冬天那些倒霉的风除了冷风、北风、暴风、疾风还可以用什么词，我就大声答了朔风和寒风。结果前排有个满脸傲气的漂亮女生扭过头来很不屑地看我，好像我调戏了她一样。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韩枫；上了几天课后，有一次课间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一个姓朴的坏小子欺负同学，我忍不住说了两句公道话并与之小规模推搡，结果放学的时候这家伙居然拉来了三四十个小混混要打我。幸好他把规模弄得实在太大，大得超出了实际需要，以至于惊动了几个在操场远处聊天的老师，包括一个教导主任，我才得以免遭群殴；我在和龙的时候，学校里也有很多坏孩子，但净是些又傻又愣又坏的，到了这里，开始陆续领教了一些阴险诡诈的坏孩子，刚开始很不适应，见得多了才慢慢淡定下来；班里有一个曹姓的小美女同学，我很喜欢她。她好像有严重的泌尿系统疾病，所以老师特许她课上不必请假可以自行去厕所。每次她满脸歉意和腼腆地进出教室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疼，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班里的同学和老师都不喜欢她，于是我也不喜欢他们了；有一个姓初的男同学，小小年纪为人处事比较大气，所谓的“很爷们”，我对他颇有好感，但因为经常惹事，家里又不管（好像是只有爷爷奶奶带他），于是班主任对他公然表示彻底放弃，“以后学校不管你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课上对全班同学提出任何要求

时都不忘残忍地补上一句，“初××同学不用遵守这个规定”，这使我感到很寒心；在到了延吉的头半年里，因为我会讲一些和龙县独有的土话，所以经常会被操一口延吉市独有土话的同学们嘲笑。我一直到近三十岁，都是一个敏感和易于受伤害的人（当然，我用了那么久才把自己弄得皮实禁揍，只是因为我花了很多精力在如何把自己弄得皮糙肉厚的同时依然保持敏感的优秀品质这一任务上），多半是由于这些不愉快。我在这里上学就特别没热情，不久我的学习成绩就明显下降了。

在和龙县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班里转来过一个姓解的外地学生，感觉他很聪明，但不知道为什么，自暴自弃得很厉害，总是跟老师和同学们作对，于是大家就都不喜欢他。在老师的眼里，他还是一个给优秀班级拖后腿的祸患。这好像使他的性格变得更乖张孤僻了。那时有同学告诉我说，在他原来的学校，他竟然是班长，学习好，工作也好，同学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只是他来自一个比我们那里还落后的小地方，又有些口音，刚来的时候就被一些同学笑话过他土气，于是就颓掉了。成年后的观察和思考使我觉得转校好像对小孩子很容易造成伤害，我见过很多类似的例子。我在北山小学的一年多里，状态一直不是很好，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新人，很难融入到已经有了四年交情的一群老同学当中去，何况为了前面讲过的一些理由，我还从感情上经常抗拒融入他们。好在这个学校我只读了一年左右就毕业了。稍后上了中学，同学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全都重新来过，就没事

了。

关于北山小学，最难忘的一个记忆是，那年寒假前，全校学生（也许只是四五年级的学生，记不清了）每天下午都被要求穿上一种特别恶心的传统服装，到操场上集体排练，扭一种特别白痴的东北大秧歌，然后在元旦期间集体上街表演。我很清楚地记得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很愤怒，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幸运的坏小子（出于对他们的不信任，老师不让他们参加）之外，我们都被迫屈从了。我在学校尝试过消极抵抗，非暴力不合作等手段。后来班主任把家长叫来谈话，我又试着跟父母抗议、哭诉、哀求等等，结果全都失败了。最后那天被逼着上街出丑的经历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很多细节对我来说，还都像昨天发生过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带给我的是那么巨大的屈辱和挫败感，但这个不重要。如果这个国家的笨蛋校长和笨蛋教师们在这二十年里没有什么进步，那我至少希望现在的父母们变得好一些了，希望他们不会再逼孩子们去做他们认为屈辱的事情了。

1985年，按照家庭住址划分学区，我去了延吉市第六中学。同一年家里也搬到了离原来的房子只有几十米远的一个新住处。我的整个青春期全都是在这个二层楼的房子度过的，所以对它的记忆最深。可惜那里现在已经全拆掉了，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和变迁的时代，虽然理性地说应该是好事，但有些平凡的小幸

福，比如上了年纪的时候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去怀旧一下，也就成了奢侈的事情。

好像是从搬到这个家的时候开始，人们即使在白天也要锁家里的门了，至少在我的家乡是这样。在这之前，社会治安一度好得让今天的人们没法想象，虽然不至于像古书上说的那样“夜不闭户”，但那时候白天有人在家的话，锁门确是极为罕见的作风。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经济发展逐渐起步，犯罪率也随之逐渐上升的那些年代，我也曾无知地跟着一些长辈们感慨过“人心不古”，感慨过“早年间的治安可是真好啊”。那时候我不知道之前“真好啊”的治安，是以剥夺了很多人们的基本权利为代价实现的。当然，过去的治安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之前的中国人家里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偷的。

我在六中时，前两年的班主任非常糟糕，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好像所有的学生都瞧不起他，大家编排了无数糟蹋他的故事和段子，尽管他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以至于使得这些编排活动变得没有多大必要了。我离开这个学校后的十多年里，在家乡陆续认识了一些同样是他的学生的朋友，最大的要比我大十来岁，最小的比我小五六岁。聊起这个初中时期的班主任，大家的一个共识是，一个优秀的烂教师，是可以“打败时间”的。

印象比较深的另一个老师是教英语的崔老师，三十多岁，很严肃，黑框眼镜，笔挺的藏蓝色中山装，非常有型，还有好听的男中音。他好像什么都好，除了不喜欢我。当然，他不喜欢我很

正常，我一直都不肯好好学英语，成绩差，而且上课从不听讲，总是低头看课外书。有一次他在整个年级搞英语书法比赛，我也写了一份交上去，他看了很怀疑，就让我当面写一次给他。他看完没了话，怔了一会儿，又“哼”了一声，就严肃地走了，转天板着脸给了我一个一等奖，然后又不理我了。如果他知道多年以后，我竟然成了中国第二著名的英语教师，想必也会严肃地再“哼”一声吧。

初中期间我暗恋过一个女老师，她二十多岁，白白净净，清汤挂面的垂顺长发，有时候也会扎成一条马尾，无论扎上去还是放下来，都清秀得让我有些呼吸不畅。每次上她的课，我都会放下课外书很专心地捣乱，她被惹得真生了气，就会提高嗓门瞪着我喊一声“罗永浩！”然后就说不出话了。这样的時候我会低头趴在桌子上老实一会儿，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大喊：“她又叫你的名字啦！”

有一次我分寸掌握得不好，把她气得哽咽住了，就丢下我们冲出了教室。同学们顿时高高兴兴地嬉笑打闹起来。我不放心，就一个人跟出去看，发现她在走廊里站着，扶着墙边的暖气片，肩膀一耸一耸地在哭，从后面看过去，雪白的脖子上，几缕细细的绒毛让我心惊肉跳。我呆呆看了半晌，想伸手拉一下她的胳膊以示安慰，但终究不敢唐突，就低头走开了。这之后一直到毕业，她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如果我再在课上捣乱，她就放下书本，停下来看天花板或是窗外，直到我讷讷地说不出话来，她

才又接着讲课。

后来发现亦舒有一个中篇小说《我这样爱她》，讲述一个中学男生暗恋女教师的故事，我胸口酸痛地看到这个跟我一样苦命的孩子说：“每一年至少有两千多个男学生爱上了女教师，虽然我尽力与自己说我没有那两千个庸俗，但是，心里还是知道好不了多少……”

又过了很多年，看了些探讨青少年心理的文章之后，我才能较为完整地梳理我的行为动机和心理。当年她只不过20岁出头，在我今天看来当时她也是个孩子，希望她在后来的日子里，能明白那个讨厌的坏学生其实对她没有任何恶意。这是一段永远不可能被表白的绝望爱情，只是一个傻小子笨拙固执地希望引起他仰慕的人的注意而已。

我在演讲里批评中国的制式教育并回顾我的成长经历时，经常提及的，都是那些摧残学生的恶劣教师。但在教过我的老师中，其实也有些很好的老师是让我心里时常感念的，比如六中的语文老师李老太，物理老师李伟明，和初中最后一个班主任彭老大，他们都曾经给予我信任，并对我付出过足够的耐心，但是因为那时烂泥扶不上墙，着实辜负了他们，回想起来，不是不愧疚的。

高中时让我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位教语文的刘灵老师。她很年轻，也是二十多岁，目光清澈，面容清秀，短发清爽，声音清亮，走路也很轻盈，有轻微的跳跃感。无论课上课下，她说话总

是情绪很饱满，富有感染力，在普遍无趣又严肃的中小学教师群体当中，她甚至还拥有难得的幽默感。在她的课上，我很少看课外书，也从不睡觉。

高中入学后不久，有一次留作文作业，标题大概是“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我就写了一篇集体劳动的真实记录交上去，文中除了描述我对劳动的真实感受，也有很多对这类作文的八股式谎言（比如“我们擦着辛勤的汗水，都觉得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啊”）的冷嘲热讽，风格应该算是比较阴损。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篇作文被刘老师在第二天的课上当众宣读并大加赞扬。我小时候很喜欢被老师当众表扬，但遗憾的是那一次刘老师当众夸我的时候，我没有在场。那天早晨我迟到了近二十分钟，后来一路小跑冲进了教室，看到我突然冒出来，刚刚听了我的作文的全班同学顿时哄堂大笑。我不明就里，站在门口发呆。刘老师山清水秀地站在讲台上笑吟吟地看着我，直到同学们的笑声渐渐平息了，才温言示意我坐到座位上去。这场景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被我无耻无厌的回忆一次次地添油加醋，以至于现在想起来已经完全不真实了，美好得像是顾长卫拍摄的一个电影画面。

后来我的作文总是写得格外用心，每次看到她字体娟秀（嗯，她的字体好像其实是比较凌乱的，我不管了！^_^）、充满激励的红笔评语，都觉得很幸福。我起初只是喜欢刘老师的样子，后来觉得她又是如此地识货，就索性爱上她了。我不擅掩饰，所以很多同学都看出了我的心事。我辍学后，同班同学李

堃有一次吃饭时还骗我说：“其实她也挺喜欢你的，我听人说的。”我知道这绝无可能，但还是轻易地劝自己信了。

和这个国家大多数有点想法的孩子一样，在我十来年的校园生涯里，几乎每一次尝试表达真情实感的时候，都会被那些智力、知识、思想和道德水平都明显有问题的教师们打击，通常的评语都是些“阴阳怪气”、“思想复杂”、“哗众取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满脑子谬论和歪理”。对于这样伤害感情的学校，我心中并没有存下多少值得回味的记忆，但刘老师对我的赏识和鼓励，却是一个弥足珍贵的例外，让我终生难忘。最终长大走进社会之后，我也是类似的遭遇和感受：尽管会碰到无穷无尽的混蛋和笨蛋，但总会有一些人，让你感觉到生命的温暖和满足，让你感慨生命的“不虚此行”。

有一次，刘老师在给我的作文本上写道，“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我30岁之前就知道我在文字创作上永远都达不到我希望达到的高度了，但还是很想把稍后出版的一本杂文集献给我的刘灵老师。

在暗恋女教师之余，我也忽明忽暗地恋过一些女同学。我对女同学的暗恋开始得比较早，所以到底哪一个算初恋已经没法追溯了。如果从初中时算起，那我的初恋就是六中同班的一个女生。她总是剪一头短发，性格也有点像假小子，很少有男生喜欢她。虽然我通常偏爱的是长发且斯文的女孩子，但不知道为什

么，竟一意孤行地迷恋她。我们只做了一年同学，她就随父母搬家离开延吉了。有幸和她同学的那一年里，我经常痴痴地盯着她看，有时候她发现了，就会腼腆地对我笑一下。我觉得自己的目光很深情，但后来交往过的女朋友们都说，当我对着喜欢的女孩子深情凝视的时候，从别人的眼中看来，刚好是我最猥琐的时候，这样看来，当年还真是难为她了。

……那好吧，那时候我经常不得不猥琐地凝视她，时间一长，她的两个闺蜜就发现了，以后我再看她，她们就会看着我微笑，虽然年纪相仿，但我总觉得她们笑的时候很慈祥，就像MSN表情里的“书呆子”（尽管她俩都不戴眼镜）一样慈祥。到了她家快搬离延吉市的时候，也是这两个善良的女同学提前透露给我的。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天起，我的每一刻都是在焦虑和无力感中度过的，那时候我行事畏手畏脚，竟然一直到了最后也没敢表白，如果可能，我真想穿越时空到当年的我的背后推上一把，或是踹上一脚。终于到了她搬家的那天，我骑了自行车到她家门口附近去看，她出门看见了我，没有显得诧异，仿佛是意料中的。我没敢说话，远远地站着看她，她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看父母，又看了看我，没有跟我打招呼，低头上了车。两辆载满杂物的汽车在胡同里艰难地向外开动，我骑自行车在汽车前面远远地蹬着，好像带路一样。我用双手交替扶着车把，笨拙地左拐右扭我的胖腰，不停回头张望，中间拐到几处接近直角的地方，我就停下来等一下，看到她的脸隔着挡风玻璃重新出现，才又紧蹬几

下。应该是一条很长的胡同，一眨眼就到头了。出了胡同口，我下车站在路边，看着汽车从我边上缓缓开过，车窗里，她扭过头来，用没有表情的眼神盯着我看，最后她终于抬起了雪白的手，朝一边挥动了一下，但还没来得及挥动回来，就永远消失了。生命残酷无比，尤其是对孩子，为数不多的安慰之一是，它总算还有些美感，至少在记忆里。

另一个没有正式追求过的女朋友，是初二时从外省转校过来的一个女孩子。她长得很漂亮，瘦瘦高高，经常穿一件暖色的高领毛衣，总是笑得很温婉。因为说家乡话会被同学笑话，说东北话又不会，所以说的是一口刻意的、略显笨拙的普通话，在我们这些塞外的浑小子听来，美好得一塌糊涂。起初是跟我比较熟的一个男同学先看上了她，他为了追她，就安排了一个外校的小兄弟在公共汽车上调戏她，然后他从后排突然冒出来英雄救美，把他事先付过费的小兄弟拉下车暴打了一顿。演出倒是没有穿帮，但显然火候掌握得有问题，事后她跟很多同学说，她虽然感谢他，但觉得他打人时看起来实在是太心狠手辣了，她喜欢善良一些的。

那之后她就不大坐公车了，于是几个跟她一样住在郊区的男同学就争先恐后地要求用自行车放学时送她回家，我刚好就是善良系的，又住在她回家的半路上，所以偶尔也会送上半程，再把她当成接力棒交给住在郊区的其他同学。每次她坐在车上拉着我的衣服出发的时候，我都会打起精神给她讲我猜想她会喜欢听的

东西，送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每次中途交接力棒的时候，她都显得很幽怨。我又惊又喜，于是逼她点头表态，从此不再交棒，天天自己跑完全程。很快班里的同学都拿我们当小两口，我们好像也有意无意地秀过些恩爱。

但好景不长，没多久我就觉得和她在一起其实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渐渐地感到跟她实在没什么话可说了。这时候我发现感情问题远比我那个年纪所能理解的复杂，我对她没有过任何承诺，但结束这样淳朴的来往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我是说我们甚至没有拉过手，但这件事怎么看都像是始乱终弃。那几个住在她家附近的男同学的眼神也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坏人，我克服不了沉重的良心负担，所以一直硬着头皮送。后来她渐渐察觉到了，就坚持不再让我送她，每天一放学，就早早走在前面，坐一个同路的男同学的车子走了。看着她瘦弱愁怨的背影，我心如刀绞，我坚信我没做错什么，但总感觉自己禽兽不如。我们来到世间，本不想互相伤害，但是由于年轻，由于造化弄人，我们确实伤害和被伤害了。接下来的寒假，有一天晚上我在家读闲书，林清玄在一个著名的短篇故事里说，“除非有雪崩，但雪崩也不能保证永恒”，我看了看神色木然坐在边上看电视的哥哥，只好恨恨地跑到院子里的雪地上痛哭了一场。

再后来的一个女同学，是我正式追求过的第一个。她是从其他学校转来的，长得只能说是顺眼，但气质很好，肤色白，戴一副黑框眼镜。知识分子气质的女性，一直是我无法抗拒的类型

之一（我年轻时还暗恋过严肃的龙应台老师），奇怪的是，当时班里的很多不读书的浑小子居然也喜欢她，和我一起整天围着她打转。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陆续死了心，都以为只有我有戏，但实际的情况是，她对我从来没有过任何表示。拖了整整一个学期后，我下了狠心鼓足勇气约她出来表白，那天傍晚，在她家楼下的胡同里，我被告知她的主要顾虑是因为我们民族不同（我是个朝鲜族），将来不可能获得双方家庭的同意。一个初二女生面对男同学示爱时有这样深谋远虑的反应让我备感邪门儿，这使得我事先准备好的所有紧急应对措施集体失效，我慌不择路，还给她讲了会儿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你记得上学期历史课上的那个故事吧，其实……”最后，我还是失恋了。

在我长大成人之前，和大部分的傻孩子一样，感情上的得失总是伴随着愚蠢的面子问题，由于没法躲避知道前因后果的同班同学，我的那次失恋格外的难挨。我上中学时又不幸读了很多文艺小说（包括《琼瑶全集》！我是我知道的人里唯一读过《琼瑶全集》的奇男子），加之性格敏感及生活经验不足，总觉得此生注定是郁郁而终了，谁知道活到后面，越活越没气质，越活越不惨绿，越活越欢天喜地。

不知道是哪天开始的，青春期突然就来了，一些本来只是好看的女同学一夜之间就在我的眼里妩媚起来。曾经为“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之类的屁话热血沸腾过，但什么东西“忽如

一夜春风来”，顿时觉得缺手缺脚乃至缺胳膊少腿好像也没什么了。

男同学们凑在一起闲聊，说的没有一句是人话，即使有女生在场，也会说很多故作隐蔽的龌龊话。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听到什么都会联想到性，比如看到民国故事里的军阀讲话，“诸位都是读书人，兄弟我是个大老粗。”马上产生的反应是，吹什么牛逼啊？

当时看过一个不是很好笑的笑话，说是法国文化部长到美国访问，参观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部长站在大门口抬头向塔顶望去，看了一会儿，突然“扑哧”笑了，美国人问“怎么了”，部长笑道，“这让我联想到性”，美国人笨笨地追问，“为什么会联想到性？”部长愣了一下，只好说，“我看到什么都联想到性。”有那么一阵子，我觉得我们全都是法国文化部长。

对一群法国文化部长来说，那实在是一个灭绝人性的年代，那时几乎所有的女明星都是政工干部气质，只是眉眼比寻常的政工干部好看些。偶尔有看起来像女人的珍稀女星，也全然跟性感无关，比如面容姣好的龚雪和洪学敏。在我的青春期，在大陆的女星里，除了那些活色生香但是默默无闻的国民党女特务扮演者，我唯一的性幻想对象就是麦文燕，她穿什么衣服都像国民党女特务，即使是邮递员的蹩脚制服。我简直不敢想象她要是穿护士装或是警服会是什么样子。和历史上很多懵懵懂懂的伟大人物一样，她以为她什么都没做，对自己抚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苦难

心灵和肉身这一事实浑然不觉。

第一次梦遗，是在一个周末的中午，我很紧张，把内裤脱了扔到洗衣机里，越想越害怕。那时候哥哥去了部队，父亲好像是出差去了，我只好去问母亲。她打开洗衣机拿出来看了一下，又闻了闻，说，没事，很正常。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然后开始深切怀念那个流氓无比的梦。多少个夜晚，我在入睡前都要祈祷能再现那个梦境，但是后来好像再也没有过，直到长大之后梦境成真。

第一次鼓足勇气去买避孕套的时候，心里特别没有底，那时候大大小小的药店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遍地开花，更没有什么“情趣用品”商店（“情趣”可能是我们这个恶俗的时代毁掉的美丽中文词汇中最令人痛心的一个了），买一盒避孕套竟然要去国营的百货大楼。我故作镇定走向柜台的时候，脑子里完全不能抑制地在胡思乱想，要是售货大妈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断喝，“呸！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该怎么办？要是慌慌张张地跟她说“我……我这是给我爸买的”，会不会太怂了？好在到了最后，大妈只是表情僵硬地随手甩了一盒给我，就跟另一个大妈聊天去了。走出百货大楼的时候，我大惊小怪地觉得自己就这么长大成人了。那天其实是个阴天，但我总有种冲动，想在回忆里把它弄成，“正午的太阳简直让人睁不开眼睛……”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血泪史，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在爱和荷尔蒙在体内翻腾不已的时候，

竟然完全没有地方可以去做点什么。家里永远有长辈，女朋友从来不敢尝试野合，旅馆执意要看结婚证。其实，就算不看结婚证，我们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兜里也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旅馆费用。过年时手头难得宽裕的那么几天，凑巧听说某旅馆不查证，但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身边倒霉蛋讲述的人民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抓获”的英勇故事吓得兴致全无。最苦的时候，要是听说哪个臭小子竟然找到了一个敢于野合的伟大女友，我们会口吐白沫，集体祈祷，虔诚呼唤冬天的到来。

30岁过后，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说，半数左右的美国青年，是从他们的汽车里开始人生的第一次性生活的。我鼻头酸酸地放下报纸，暗暗发誓，将来生了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不管到时候我手头是否宽裕，只要孩子到了岁数，马上就给买辆车，然后在车内的储物格子里为他们塞满优质的进口避孕套：螺纹的，浮点的，带毛的，带刺儿的，水果香的，巧克力的，孜然羊肉味儿的……

在我的青春期，尤其是在民风剽悍（其实这只是“民风粗野”的另一个好听的名字）的东北，中学的校园暴力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曾经以为这是个全国性甚至是全球性的问题，后来发现并非如此，比如我在天津认识的一些朋友读书时甚至没见过打架的）。有些学校每天都有人打架，每学期都有至少一场大规模的群架。当群架的规模特别巨大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已经离

校多年的成年大流氓参与进来，大流氓之间都有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交集，这通常意味着群架会以谈判和解结束而不是以血战告终。如果这样的大型群架竟然最后真的动起了手，战况就会格外惨烈，这类的战役稍后会在荷尔蒙分泌旺盛的青少年当中成为武林传奇，指挥战斗的骨干流氓也会成为人人景仰的所谓“牛逼人物”。

孩子们对流氓的盲目崇拜，可以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以至于被某个大流氓“亲自”揍了一顿都可以成为出来吹牛的资本。初中时我们班里有个叫CQH的同学，有一天早自习的时候整个脑袋都缠满了纱布走进教室，看起来应该是被打得很惨，但他的表情却是无比的亢奋和满足，仿佛被暴打的是别人。有一个他的好朋友显然之前就已经知道出了什么事了，走到他身边看了看他，转过头来得意扬扬地看着我们说，“QH，快跟大伙儿说说，你这是怎么弄的。”CQH坐到桌子上，慢条斯理地点上一根烟，缓缓扫视一周，然后吐了个眼圈说，“哥儿们昨天被QL打了。”那时候，“QL”是传说中延吉市最牛的流氓头子，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是他的粉丝。教室内至少有一半的男生满脸艳慕地围上去，“我操！你居然被QL打了？牛逼！我操！牛逼！快给大伙儿说说他是怎么打你的，说得细一点儿……”

我上中学时，被传诵最广的一场校园大战竟然发生在市里最好的两所重点中学之间，这成为很多人相信“优秀的学校样样都优秀”的理由。而我所在的延吉市六中，就好像在各个方面都很

平庸，校园暴力情况基本上也是中等水平，隔三差五的打架是免不了的，但大规模的群架还是非常罕见的。

从初中时起，也许是因为看到和听说了很多远比小学时见识过的更为血腥的打斗，我和大部分纯良老实的孩子一样，突然变得很害怕打架了，毫无意外地，在“动物凶猛”的青春期，这种态度带来了更多受气和挨打的机会。一般说来，如果冲突来自于熟悉或半熟悉的人（校内和学校附近的流氓都在此列），这种对打架的恐惧就会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但如果是和完全陌生的人发生冲突，恐惧就会变得非常夸张和不可理喻。有一天放学时，我的同学ZSM把另一个同学WJJ打了，跟WJJ比较要好的JG和我就冲上去一起把ZSM放倒了。之后我和WJJ和JG一起去看电影，路过延吉市公安局时，天已经黑了，突然迎面冲过来四个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孩子，在马路边毫无理由地把我们痛打了一顿（我小时候几次被人抢钱、恐吓和殴打都是发生在公安局门口附近，还有一次是在光天化日下的公安局正门口，那时候的警察几乎完全不理会小孩子间的冲突，由此可见一斑）。难以置信的是，被殴打的三十多分钟里，从没在校外正经打过架的我们是如此的害怕，以至于甚至没想到要逃跑（这可是连动物都会的本领，毕竟这几个坏小子手里并没有拿着什么使得逃跑变得不明智的东西，比如弓箭或是手枪），而是老老实实地站着让他们蹂躏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没有像常见的那些小混混一样跟我们抢钱，从他们的对话来判断，好像是两个前辈小流氓带两个新人出

来找茬儿打架练胆儿。因为我比较肥硕一些，还被格外关照，领头的两个孩子对显然是小弟的那两个孩子说，“你们多踹一会儿这胖子，胖子结实。”打到最后，他们明显是累了，几个人都微微地有些气喘，这才挥了挥手，放我们走了。下面是最邪门儿的部分：出于某种我到今天也没想明白的原因，我们被打成猪头之后，竟然还是去电影院了，想来是真的被打成猪头了。影院虽然放了观众进去，但离开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个都没有说话，低头坐在里面发呆，后来我和JG一起出来上厕所，洗手的时候看了看镜子，才发现脸已经肿胀得很难认出自己来了，这才回过神来，恼羞成怒，悲愤交加，终于没看电影，回家生自己的气去了。

在那次的暴力事件之后，我们几个本来比较老实的孩子也开始硬着头皮学流氓打架了，人行最快的是那天受伤最严重的JG。我和WJJ在挨打后的第二天，都在父母的淫威之下鼻青脸肿地去上学了，到了学校被同学们嘲笑了一通之后，我们发现JG没有来上课。到了午休的时候，ZSM的哥哥带了七八个比我们大五六岁的大小伙子过来报复我们，我和WJJ被拎到了校园外面的围墙边，就在我们即将再次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在秋日的阳光下，JG穿着一身军装，斜挎一个军用书包，脑袋上缠着纱布，从围墙对面的河坝上步履稳健地走下来，他的表情和步伐显得过分镇定，镇定得都不正常了，大家都愣住了盯着他看，走到离我们还有十来米远的地方，JG停下脚步，从书包里缓缓掏出两把大号菜刀攥在手里，以一种超出实际需要的平静语气说了一

句，“ZSM是我打的，有什么事情，你们跟我说。”ZSM的哥哥们全都呆住了，过了半晌，一个师爷感很强的哥哥说，“哥儿们，你不要激动，你和SM是同班同学，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啊？”

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数时候，小孩子打架最需要解决的，不是格斗能力，而是心理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要尽可能消除恐惧。除了那些意外导致的措手不及的打斗之外，大部分的肢体冲突发生前，即将参战的双方都会紧张快速地计算“现在的世界谁怕谁”，心理上完全垮掉的一方会直接选择挨揍或认怂了事，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校园里如此频繁地发生打架事件，但实际上导致的严重身体伤害却并不常见。

某一次气头上的或硬着头皮的英勇表现，可以换来别人长期的尊重，以及自身长期的安全：JG那次兵不血刃地搞定ZSM的一堆哥哥们之后，学校附近的流氓们很快就全都知道了，这使得他一直到毕业为止，再也没有被周边的流氓欺负过，后来我和他一起到另一所中学读书的时候，新的噩梦才又开始了。

当然，这种英勇表现换来的尊重其实很脆弱，一旦下一次不小心露了怯——有时候甚至不需要露怯，仅仅是不够英勇——就会彻底毁掉它。我在另一篇发表过的文章中记录过这样一件事：

工人文化宫东边的胡同，一直朝前走上去就是河边的大坝。当年我在这里帮JG打长期欺负他的小流氓WZT，一路追杀到水边，当着阿狄丽亚的面把WZT揍了一顿。事后WZT跟同学们表示，他从此服了JG，但是因为老罗打他的时候明显下手不够重且

迟疑，所以他对老罗一百二十个不服。让年轻的老罗伤感的是，JG这个臭小子对此最津津乐道，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让我们所有共同认识的人都知道WZT的看法，让他们知道了老罗打人下手“特面”。在那个校园暴力频繁的时代，这种名声带给我的，除了羞辱，还有很多潜在的危險，所谓“群狼虎视眈眈”。“让善良的人们感到气愤的是”，这件事发生的几个月前，老罗还帮JG打了另一个长期欺负他的ZJL（ZJL不是周杰伦，ZJL姓左），那一次老罗状态好，下手又重又黑，事后JG曾激动的表示：“罗哥，我彻底服了你了，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无论是对渴望成为大流氓的孩子，还是对仅仅希望自己不再受到欺凌的孩子，能够做出分寸感良好的“无畏表现”都是最优的选择（那些因为基因上的缺陷，真正“无畏”或接近真正“无畏”的孩子，常常会在成年之前就会被废掉），这通常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而我天生就在心理素质上是一个残废，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比我更容易紧张的人。即便真有和我一样容易紧张的人，他们也能比我掩饰得好很多。紧张、生气、兴奋、难过都能让我出一身大汗，在我努力学着镇定但终究不免汗流浹背的一生中，和我长期交往过的女朋友都会无师自通地掌握一个搞定我的必杀技，那就是在怀疑我撒谎的时候，她们会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摸一下我的后背，如果天气并不炎热的时候我的后背竟然潮湿，那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我就是在撒谎。偶尔走运的时候，这种糟糕的心理素质也会带来出乎意料的好效果，有一次我

鼓足勇气把一个跟我找茬的小混混打翻在地，由于异常害怕，我又歇斯底里地大叫着冲上去在他身上猛踹了一气直到他完全不动了为止，这时候我发现由于不能抑制的恐惧，我的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但在观战的小混混们的眼里，这个故事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版本，“我操！牛逼！这哥儿们脾气太暴了，来来来，消消气……”

为了很好的掌握“无畏表现”，为了不在紧张对峙的时候脑门上全是冷汗，你必须克服或至少是减轻对打架的恐惧，这种能力需要时不时打一些不太严重的架来培养（类似的锻炼非常重要，否则你会在习惯了一段安逸日子之后的某一次冲突中不由自主地露怂——就像很多离开战场多年的老战士有一天发现自己的胆子突然变小了一样——这意味着你会被重新列入“可以欺负”的那个倒霉群体中去），但是一旦你开始动手打架并且有了成员相对固定的小团伙，学校周围的流氓就开始不再欺负你了，即便他们依然有能力搞定你。他们会继续保持居高临下态度的同时，开始友好地拉拢你，这样的结果就是，除非你主动去挑起事端，否则就要面临无架可打的尴尬局面，至少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上。为了维持“时不时打一些不太严重的架”，这些刚刚脱离苦海的孩子们中的多数人，会去选择风险最小的方式，也就是去欺负和过去的他们一样胆小怕事的孩子。

一些本来胆小怕事的孩子被流氓多次无端欺凌毒打之后，会在某一次的标志性事件之后突然变得凶猛起来，这应该是一种

自我保护的需要，但大多数孩子的这种转变通常伴随着思想认识上的幼稚或是懒惰：他们会倾向于从此把这个世界上的人简单地分为“欺负我的”和“我欺负的”两种，拒绝考虑存在其他的可能，认为所有的人都只能在他们的生命中充当这两种角色中的一个，他们的最终结论是，人的一生就应该是尽可能把他生命中的第一种人变成第二种人的过程。嗯……我没想把这个话题搞得很深刻，很“普适”，但必须承认，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里，比如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大多数的成年人最终也都是这样认识和选择的，和那些看起来更幼稚的孩子没什么区别。

最后，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坏，所有培养勇气、克服恐惧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如果你所在的学校里有个体力和作战经验上可以同时搞定好几个你的臭流氓，他又刚好很讨厌你，每次见到你都要无缘无故折磨你一番，再扇你几个耳光，你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在延吉市七中的时候见过一个不幸的隔壁班同学，这个瘦瘦小小的孩子从外地转学过来，长期逆来顺受，但校内一个膀大腰圆的混混头子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不放过他。有一次，当着一群女孩子的面再次受到羞辱的时候，他绝望地进行了反抗，但该流氓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多次踹翻在地。惊动了学校之后，不出我们所料，一贯愚蠢的教导主任做出了各打四十大板的处罚决定，“不管你们是谁先动手的，反正打架就是不对”（这可能是小时候最让我对学校，对公正，对成年人世界感到失望的一句话了）。最后这个孩子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转学走了。那时候我常常

想，如果我就是那个倒霉的孩子，我能有什么办法？又不是真的在混黑社会，也不是在演关于残酷青春的电影，总不能因为一个小流氓时不时打我，我就杀了他吧？

成年后我看过一本介绍犹太人历史的书，说起在异教徒的土地上艰难求生的漫长时期里，犹太人的孩子，常常一出去玩儿，就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很多犹太母亲几乎完全禁止孩子出去玩耍，最终这甚至导致了整个民族体质变差。我们成长的时候当然没有这么恐怖，但是在那个流氓、混混、准黑社会都是被荷尔蒙驱使而不是利益驱使的天真年代；在那个教师和警察普遍认为“小孩子不懂事闹着玩，好好说说就行了，哪至于要报案啊”的混账年代，很多父母都确实见识过老某某家的小某某被打断了胳膊，打断了腿，打断了气这样的事情。所以离开家乡之前，我二十多岁了，晚上偶尔出去玩还是要被母亲唠叨。由于那时候没有手机，只要我回去得稍晚一些她就会胡思乱想、提心吊胆，我到家后她会再唠叨一遍才去睡觉。有一次晚上出去的时候被说得实在是不耐烦了，我就大声对母亲说，我这些年没有一次晚上出去的时候不是带着良心负担走的！为了这个，我经常晚上想出去玩儿的时候忍住不去，但今天是好朋友的生日，你能不能让我不带良心负担地出去玩儿一次？！母亲愣了一下，尴尬地笑了，挥挥手让我走了。但下一次还是老样子。

整体上说来，那个时期的东北家乡对孩子们的成长还是非常可怕的，成年后我简直不敢想象如果我有孩子在那样的环境中

成长我会如何的焦虑不安，衷心希望那个把野蛮粗鲁和兽性当成是“剽悍”、“男子气”、“纯爷儿们”的弱智时代一去不复返。

独立思考意识的形成，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是一个很奇怪也很好玩的事情。我的母亲作为一个思想控制年代里被洗脑的受害者，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会坚定地和执政者站在一起，但即使是这样，也会出现意外：九十年代初美帝国主义总拿贸易最惠国待遇跟中国政府说事儿的时候，有一阵子新闻联播天天谴责美帝的同时，还反复播放一小撮在美华人到白宫门口为此抗议的消息，母亲连着看了几天，最后有点迟疑地跟我说，这美国佬怎么会允许一帮外国佬天天到他们政府门口这么闹腾啊？看来这美国的自由不像是骗人的啊？我为了这个奇迹又惊又喜，跳起来说，妈，你终于开窍了？新闻联播就应该是这样看的啊。

在我接触到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读物之前，单是因为忠于自己的感受，或是基于一些常识，就已经能感觉到这个世界是荒谬和愚蠢的了，比如从初中时开始我就不停地听到这么一个主流的世界观：“你不抽烟？不喝酒？你还是不是男人？”（它的最常见的变体是“烟酒都不沾，那你还算什么爷儿们？”）那时候我总是想，如果能让他们停止说这些蠢话，我愿意成为他们指定的任意性别。到了快成年的时候，我终于学会让这些话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了，但为了不伤害感情，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会努力控制面部表情——“茄子”。到我二十多岁离开家乡为止，传

统陋习中的强行劝酒一直都是我跟朋友交往时的一个噩梦，我始终都很讨厌喝酒。那时候我的酒量还不错，这样的好处是被迫应付一些场合的时候不至于扛不住，坏处是在有熟人的场合很难以“我这个人一点儿酒也喝不了”为由躲掉，这和那些喝一点就满脸通红，再喝一点就要胃出血的人的情况刚好相反，但你很难说哪一种特质的结果更糟糕。我的同学里，有些是酒精过敏的体质，在这个对他们来讲很难说是不险恶的环境中生存，都有过那么几次被损友灌酒再被送进医院的悲惨经历，但我三十多岁后回去跟他们吃饭，发现他们终于练出了一点点酒量后，也开始满嘴酒气、满脸通红地逼那些不爱喝酒的人：“不行！小张这杯你必须喝”。浑浑噩噩的人来到世间，总是跳不出这个圈子：先是傻头傻脑地成为受害者，然后再愣头愣脑地成为施害者。

民族问题上的精神折磨是导致我养成思考习惯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我长大的时候，虽然没有像这个世界的很多灾难土地上的人们那样经历民族仇恨，但还是能从很多方面感觉到一定程度的民族隔阂，比如在学校里朝鲜族的小流氓和汉族的小流氓都或多或少倾向于欺负非本民族的同学，两族的口语里都保留了很多对对方带有歧视性的用词，异族情侣交往时通常要承受更多的家庭压力等等。整天看着这些怪现象胡思乱想寻找答案的同时，我还不得不抽空应付那些无聊的长辈提出的无聊问题：“你不认识朝文字？你是个朝鲜族怎么可以不识朝文呢？”“这场比赛你希望朝鲜队赢还是中国队赢？”“如果以后朝鲜和中国打起来，你

会支持哪一方？”现在回头再看这些曾经给我的青春期造成过困扰的问题，我很庆幸它们给了我思想训练的最初动力。其实，对于没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来说，情况并不会因为不是发生在异族之间而有任何区别：一个没头脑的中国人，生在大陆，就痛恨国民党，生在台湾，就痛恨共产党，在思想上，他们从来都不是自己，他们永远是别人。

如果生在一个落后国家的偏僻角落里，长大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肯定没有人能在思想上给你很大的帮助，很多时候，不要说帮助，就连多少能够互相理解和沟通的人都很难遇到。除了性和暴力，我在青春期最主要的烦恼就是几乎找不到能畅快交流的人，总感觉身边的人好像不是笨蛋就是坏蛋（好在我自己在很多方面也非常笨，所以也经常被他们嘲笑，总算大家都能心平气和）。这样想来，辍学后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寻找答案和慰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由于缺乏明确的计划和指导，我在辍学后读书最集中的那几年，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文学书籍上，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儿遗憾的。在最初的思想启蒙方面，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大陆零星出版的那些李敖的文集，在九十年代末逐渐看清李敖的真实嘴脸之前，他一直都是我心中最酷的偶像。

胡乱读了几百本书之后，我渐渐意识到我可能不需要学校的所谓“教育”了。幸运的是，稍后我让父母也有了类似的感觉（虽然他们始终都不是很有把握）。在我十八周岁前的那个冬天，我终于彻底离开了学校。按照那时候家乡人的习惯说法，我

的这种退学行为是“不读书了”，尽管还在“读书”的同学们读的都是名著节选，我读的都是名著全本。每次我尝试指出日常生活的荒谬本质时，都会被那些习惯了荒谬的笨蛋们说成是“偏激”，后来我就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可想而知，他们因此变得更加有信心了，“你看，你多偏激啊”。

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中国小说家是余华和王朔。王朔最红的时候，我误以为我们这一代青年的一些特征，比如满嘴不真诚或不怀好意的真诚、羞于表达内心、假装浑身上下哪儿都不柔软、讽刺挖苦一切据信是庄严或美好的东西并以此为酷等等，都是受了他的影响才形成的，后来看了胡平的“犬儒病”才慢慢想明白，王朔只是满足了那个时代的心理需求，并没有带来或改变什么。在一个犬儒主义观念盛行的时代，以明显的犬儒主义风格满足了大众心理需求的作家王朔，骨子里并不是一个犬儒主义者，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和真诚的人，这是一个令人备感温暖的荒诞事实。二零零七年，王朔接受访谈时说，“我前些年一直扮演一个北京流氓王朔，其实我不是，我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我内心真的很美，我没有害过人，没有对不起人，我没有欺负过比我弱小的人。”我看到报道时非常感动，用混不吝的、玩世不恭的语气调侃了半辈子之后，他终于还是自己说出来了。胡平在“犬儒病”的题记中说，“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抑制了燃烧。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

虽然我也不可避免地彷徨和脆弱过，但我不记得我这辈子有过“熄灭”或是“蒙上灰烬”的时候。在我长大后看到很多反映类似“残酷青春”这样的主题的文艺作品之前，我还以为我的青少年时期过得还算顺利。我后来发现我经历过的很多真实事件，比如小时候被几个人渣般的老师轮流摧残，比如在中学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一群学校附近的流氓无端羞辱和殴打，比如我离开校园之后跟一个女孩子热恋但她一直对我隐瞒着她的妓女身份等等，这些对年轻人来说显然是非常残酷的经历放到这些作品主人公的生命里，都会成为一个足以使他们杀人放火，或是彻底颓掉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充分条件。这些事情放在真实的生活里，对很多人好像也确实会产生类似的结局。但是在我身上，这些遭遇好像只能让我扎扎实实地难过一段时间就过去了，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阴影。作为一个心理素质奇差、随便有点什么事情都会瞬间就紧张出一身冷汗的笨蛋，我又渐渐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内心强大、择善固执的人。我不能确定这里面有多大的运气成分，想来一定是有的；我能确定的是，我为了一个我希望坚持的东西做过很多努力和心理调节。我做了教师以后，有些和我一样生长在小地方的学生来信说，他们在身边找不到能沟通交流的朋友，感到很孤独。而且到处都是善意地摧残他们的长辈，整天打击他们拒绝同流合污的信念，搞得他们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坚持和这种坚持的价值了，问我如何保持饱满的情绪和旺盛的斗志。孤独的问题，我想限于条件，只能用读书的方式来解决。至于肯

定自己的坚持和价值，我长大的时候，自我调节的方式和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我不断听到那些在人品和能力上都让我由衷鄙视的长辈们对我说，你不要生气，中国的事儿就是这样，你生气也改变不了的，其实你到哪儿都一样，一定要学会适应环境，你不要太较真儿了，差不多就行了，你这样的态度到哪儿都吃不开……这种话听得多了，我就慢慢明白了，哦，原来我是一个正直的，对是非善恶感受强烈的，有理想，有追求，有原则的热血青年。过了些年，这些长辈们再次见到我的时候又惊讶地说，咦？你怎么还是这德行？一点都没变？你这样怎么还没被人搞死？听说你小子混得还挺好？劝你还是小心点吧，你这么臭得瑟没什么好下场……这种话听得多了，我又渐渐明白了：哦，原来我是一个正直的，对是非善恶感受强烈的，有理想，有追求，有原则，有坚持的热血青年，并且还是个聪明的，有勇有谋的热血青年……

在这个应出版公司邀请写给年轻人看的成长故事的最后，我把凯鲁亚克小说里的一句话，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抄录在这里：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当你试图放弃一个你知道是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希望你能再看看这句话。

我的 奋斗

CHAPTER 03

访谈及对话录

1

■连岳 □罗永浩

■在拍摄现场（按，在时尚先生杂志社的影棚），我发现你其实是个害羞的人，你去年也跟我说过，你刚上讲台时，其实害怕得在流汗，请问你是怎么克服恐惧感最后成为一个自如的演讲者？

□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来克服这种恐惧感，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多出几次丑才能熬过前面的阶段。

■如果杂志愿意登，你敢拍裸照吗？你会摆个怎么样的姿势呢？

□不敢，那些会恶心到无辜的公众的事情，我基本上都不敢做。但如果我凑巧是个大帅哥，父母又都去世了，我是不会介意拍裸照的。

■我刚知道你当过工人，如果有，你是否觉得自己身上的那些特质是来自工人生涯？

□我在工地干过一个月苦力，在不锈钢金属制品厂的包装车间做过一年工人，其间的所有遭遇基本上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觉得这两个职业对我没有产生什么长期的影响，也谈不上改变或造就了我身上的某些特质。

■我们有种教育恐怖主义，反复跟家长与孩子暗示，你若没有读过好的大学，一生就完蛋了。你并不是这种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反而是一个成功者（即使世俗的、功利的标准也是如此），你反恐怖的策略与技术是什么？

□我小的时候算是读书非常多的那种孩子（至少在一个小城镇上），因为有这个底子，所以平常跟身边那些公认优秀的孩子（通常也就是那些学习成绩好，注定能上个好大学的）交流交往的结果，总是让自己更有自信。实际上，我要不定期地自我反省才能克制住那种愚蠢的优越感。教师和父母长辈们的暗示或明示对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我小时候也时不时地忍不住耍个小聪明，抖个机灵什么的，所以他们也没觉得我这种孩子要是上不了大学就完蛋了。当然，后来离开家乡那个小城镇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了我的“聪明”、“机灵”、“读书非常多”都是很有限的。另外，这种令人憎恶的教育恐怖主义一直存在的原因也很让人无奈，毕竟在中国，对于一个来自农村或是小城镇的年轻人来说，到大城市读一所大学，仍然是改变命运的为数不多的途径之

一。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那时候真正相信的东西和那些老师和长辈总挂在嘴上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就是“知识改变命运”，但总是和他们产生冲突的原因是，他们实际相信的不是知识改变命运，而是学历改变命运。

■你会花5000块买一件衣服吗？你觉得一个男人如何穿着才酷？（注：请别说穿着舒服就行这样幼稚的话）

绝对不会，除非是给老婆买。不过如果我的年收入有5000万，我多半会不介意给自己也买一件。作为一个穿什么都不酷的男人，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第二个问题。

■我认为英文在现代信息社会极其重要，不过我学英文没花什么钱，都是利用网络资源，你会恨我这样的学生吗？为什么？

不会，这就像你开一个饭馆，你当然会欢迎那些来你这里吃饭的客人，但你并不需要因此恨那些总是在家自己做饭吃的人。

■你学英语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呢？是自学的吧。

是。

■考虑过减肥吗？因为胖被歧视过吗？如果有，说个来听听。

□非常成功地减过几次，每次都胖回来了。歧视？我不知道我的那些遭遇算不算歧视，比如说，我瘦的时候教书经常收到女学生的情书，胖的时候几乎完全收不到。

■你认为杨佳是侠客吗？你是否认为屠杀一个群体（比如警察、城管、刁民、权贵子弟、恐怖分子）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社会心理支持，时机成熟，马上会迅速蔓延？如果有这种社会心理支持，你会想什么办法化解？

□当然不是，他和被他杀死的警察一样，都是受害者。对于你说的那几个群体（也许不包括刁民），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即将具备足够的社会心理支持，但即便完全具备，这种行为也不会迅速蔓延。因为那些群体虽然很可能会把大家都变成心理上的杨佳，但不太可能把很多人都逼成行动上的杨佳，除非情况恶化到完全民不聊生的程度。当然，这种社会心理仍然非常危险，说到化解，我能想到的只有从制度上监督和约束那些群体从而改变民众对他们的看法。

■如果知道以后的1000年，社会并不进步，你会怎么做？你

还能保持快乐健康的心态？

如果是全世界都不进步，那我就先赚出足够的钱，然后在我的余生中不断地移民，每次都换到一个稍好一些的国家去。选择这样做的前提是我的努力不会让社会有任何进步，但这显然不可能。

■如果失去三年自由，你会利用这段时间做些什么呢？

读书，写作，锻炼身体。

■如果你现在的女朋友不反对，谈谈她吧，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她反对。她很好。

■牛博曾经想彻底关闭读者评论功能，后来并未如此操作，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

曾经考虑关闭读者评论是因为觉得大部分的读者评论在内容上都没什么价值，后来没这么做是考虑到读者评论的存在本身就价值。

■你最希望牛博的读者得到些什么？他们得到了吗？

□首先当然是希望他们通过阅读优秀的文章得到思想上的进步和愉悦，另外，也希望那些平时在生活中常常感到自己是“一小撮”，是“分子”的人来到这里之后意识到自己并不孤独，我想这两点他们都得到了。不过说到第二点，我想他们在牛博得到的太油腻了，我是说，我不介意牛博成为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右派愤青们的集散地，但我肯定不希望牛博成为一个没有思考，没有判断，只有立场的右派粪青们的大本营。这样的右粪和我们熟悉的左粪一样令人厌倦。

■做为一个无神论者，你怎么看待甘地、特蕾莎修女、图图主教、慈济的证严法师这些有神论者？你对宗教给他们的力量持什么态度？

□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人物，虽然他们并不像他们的虔诚追随者们描绘得那么完美。在坚持信念和坦然面对死亡的时候，宗教的力量干净利落，简单有效，所以作为一个为了实现同样的目标需要经常监督，提醒和调整自己的无神论者，我很羡慕宗教带来的力量。但宗教也给予那些坚持邪恶信念，并坦然面对自己带给别人的痛苦及死亡的王八蛋以同样有效的力量。

■中医及养生类的书籍一直非常好卖，直接否认它们的做法其实效率不高，你有什么办法让人们更热爱现代医学呢？

我就是一直都没有能力找到更好的方法，又不愿意坐视伪科学横行才不得不直接否定他们。我觉得科学松鼠会的姬十三他们的工作方法比较好，就是尽可能让科普文章具有趣味性，甚至把科普文章写得很酷，毕竟用冰冷严肃的治学方式来写科普去争取愚夫愚妇是很难奏效的。

■你的女朋友看媒体上的星座文章并跟你讨论，你会生气吗？

不会，但我会很难掩饰我的不耐烦，结果常常是，她会生气。

■你会害怕长久的关系吗？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

在爱情方面，我喜欢长久的关系，但在是否要确定一个长久的关系之前，我会非常谨慎，我很怕轻率承诺导致的伤害。在友情方面，我什么都不怕。

■你每天上网的时间有多长？主要看的英文网站是什么？你

上网会无法集中注意力吗？

每天大概有四个小时，英文网站看得其实不是很多，如果看的话也就是看看CNN和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了牛博网之后，我也开始看他们的网站了。我上网经常会分神去看那些计划外的东西，这使得原定的工作进度经常被耽搁。

■2008年，让你印象深刻的男人是哪几个？（注，连岳就不必提了）

除了连岳，我现在能想到的暂时只有陈冠希了。

■你如何看待V既是一个执著关注黑窑事件人，又是时尚界人士？

开始觉得意外，但很快又觉得很正常，也很高兴。我希望各行各业的人都关心社会现实，也希望关心社会现实的人杀进各行各业。

■一个关心弱势群体的人，他一晚上喝了几千块钱的红酒，你会觉得他分裂吗？

不会。

■你上成人网站的频率高吗？多久去一次？

□这些年已经很少去了。过去常去的时候也不太稳定，多的时候每周三四次，少的话一个月一两次。

■如果有一天，人们不知道老罗是谁，不关心他是谁，大家英文也很好了，你在那时会做什么呢？

□陪老婆过日子，继续做牛博网。

■名利上的嫉妒心，男人们可能隐藏得挺深，表现出来时，很难看；据我观察，你好像并无这方面的毛病，是天生如此呢？还是后天修为？

□多半是因为这些朋友不是我打小就熟悉的人，再加上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很牛了，所以就算我心理变态，也无从发作。要是另一种情况，比如说，如果连岳是我乡下的表弟，我带他出来见世面，带他行走网络江湖，结果过几年他就把我的风头给灭了，难保我不会雇个人去砍死他。

■你害怕性能力下降吗？你在杨振宁这岁数时，能拒绝翁帆吗？

□不是很怕，自从有了伟大的西药伟哥之后，生逢其时的这一代老年男人不是都活得特镇定自若吗？也许除了那些还在喝鹿鞭酒的中华老年奇男子。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不是很确定我在半个世纪之后会如何面对年轻女人造成的诱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我八十多岁的时候也遇上了一个我的翁帆，肯定不会对公众说什么“给我的老灵魂，一个重回青春的欢喜”之类的话，虽然杨振宁再肉麻一万倍也不能说他做错了什么。

■运气不谈，你身上的哪些品质是你受益最大的？你能让它具有普适性吗？

□应该是坚持原则这一条吧。对第二个问题我没有把握，因为不知道别人怎么定义这个“受益最大”。

■你会韩语吧？韩文的“罗永浩”怎么写？如果不会，你会内疚吗？

□会，我是双语地区长大的。韩文是生造出来的拼音文字，完全符合读音规则，所以能说韩文的人，只要认识字母，就基本都能写，我现在用的电脑系统没法输入韩文。如果不会写我也不会内疚，虽然我从小到大总是听到朝鲜族的长辈们说什么“你是个朝鲜族，怎么可以不会写朝鲜文字呢？”这一类的屁话。如果我将

来移民到英语国家，我也不会逼我的孩子学汉字，除非他自己有兴趣。

■如果今年老罗英语培训赚钱了，你会怎么花第一笔盈余呢？

□今年肯定没戏了，我们是奥运结束后才开始正常开展工作的，至少要到明年暑假班才有这个可能。如果赚了钱，公司那边会改善对学员的服务和员工的福利，我自己分到的钱会用来改善牛博的硬件设备和服务。如果盈余很多，我会在明年牛博生日的时候搞一场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2

■记者 □罗永浩

■你目前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是否满意这种状态？能否详细说说你目前为筹备学校做的事情（遇到什么麻烦、困难、不幸烦恼，诸如此类）。

□我目前的生活状态？就是在忙着创业，办英语培训学校，整天都又累又充实，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我这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懒散的，忙上几年某种程度上可以完整一下我的人生，我觉得很好。办学校的困难？没什么大困难，基本上都是那些制度上不与人善的条条框框，在中国这一点大家也都很清楚，这些最多就算是麻烦吧，不算困难。目前为止，大部分事情还都算顺利，就是时间不够用。我过去长年都是保证每天八小时睡眠的，创业后一直缺觉，结果是记忆力严重衰退，四肢乏力，走路总觉得脚底下踩着棉花。我在办公室的时候跟我的牛博网合伙人、工作狂黄斌老师说，希望忙过这一阵能把缺的觉补上。他说，你现在是创业的人，要把缺觉当做生活的常态，这话听得我很惭愧。黄老师自己多年以来，确实都是这么做的。在我的朋友里，经济上从容一些的，大都很勤奋，这个世界基本上还是比较公平的。

■描述一下你开办学校后，最为典型的一天。比如，几点起床，上班路上想了些什么，工作状态等等细节都可以。

□通常是八点半挣扎着起来，不洗脸不洗头只刷个牙，然后走路十几分钟到办公室上班。路上困意还没消退，所以也就是发呆，来不及想什么就到办公室了。我住得离办公室非常近，这在北京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当然，如果你像我一样一直都是租房子住，也不会觉得这有多困难。

九点多确认完大家当天的分工任务之后在办公楼的卫生间里洗头洗脸。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座位上有点腼腆地偷偷换上舒适的拖鞋开始敲字，腼腆是因为我不允许我们的员工在办公室穿拖鞋。当然，如果外面有人来找我谈合作什么的，我也会手忙脚乱地换上皮鞋。

有时候是写建设中的学校网站的内容，有时候是写博客文章，有时候是给媒体写稿，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讲课和演讲做准备。

平均每两天就要跟一个可能的合作伙伴或来应聘的教师见面谈话，对一个很不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可怕的频率，好在我也能渐渐习惯了。

中午一般大家都在办公室吃一份Seven-eleven的盒饭，他们的卫生和味道还不错，但是油放得实在太多了。吃完饭如果被过多的油搞得头昏脑涨，就在办公室趴着睡一小会儿，如果没有就继续敲东西。

和那些倒霉的中小企业老板一样，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和某人单独谈话，我就得拉着该同志到外面的走廊或楼下的咖啡厅去，因为我自己的办公室只是一个用玻璃墙划分出来的隔间，基本上不隔音。不过我觉得我的起点已经很好了，至少没有像很多教育培训机构开始创业的时候那样：办学手续是非法的，教材是盗印的，办公室是违规设在民宅里的，教室是拿废弃车间改装的，电脑是杂牌零件乱攒的，软件是盗版的，加班费是不给的。我想如果我们将来做大了，我会少了很多乐趣，因为我注意到那些黑社会出身的企业做大了之后，老板们好像都特喜欢搞忆苦思甜，而且他们忆苦思甜的时候，好像都很有快感。我最近常常无聊地想，如果我们将来做大了，说点什么也让自己这样快乐一下呢？像我们这样从小甜到大甜的肯定是不好意思忆苦思甜的，最后我想了一个将来可以好好吹吹牛逼的狠话：老罗学校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没有血和肮脏的东西。

晚上下班的时候我会到楼下吃点快餐，然后一个人回到办公室看一些我曾经最瞧不上的经管类书籍。过去我要是在机场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家伙拿着一本杰克韦尔奇在封面上狞笑的“赢”，我就会觉得这个笨蛋没救了，但现在我也会拿着一本这样的书硬着头皮看完。当然，这种角色转变的代价是我必须面对一个倒霉的问题：我应该从此认为那些笨蛋其实有救呢？还是应该相信我也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笨蛋呢？

消化经管类书籍的内容加上思考上面的那种倒霉问题，通

常会让我耗到十二点多，然后再更新维护一下牛博网，就到早晨两三点了。如果不是办公室没法洗澡，我就索性天天都睡在办公室了。早晨在办公室醒来的感觉好极了，有一种很强的“创业感”，呵呵。

■创业可能会有不少困难，你有没有脆弱的时候？你自己是怎么调整、放松的？

□当然有啊，会定期烦得受不了，我觉得这跟生理周期有关系吧。我感到脆弱的时候通常会找些朋友跟他们吹吹牛什么的，尽量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没有练门的猛男，反正每次就那么几天，意淫一下把自己骗过去就没事了。

■有人说，个性决定命运，你的性格对你的生活、工作、交际各有过哪些影响？比如，进入新东方、离开新东方、创办牛博网，这些选择和你的性格可能是有关的。你觉得你的性格适合创业吗？

□性格的影响当然很大也很多，我和很多我喜欢的人物一样，多多少少有点自毁的倾向，人生追求的是牛逼，而不是实实在在的⁶利益。这解释了为什么新东方上市后，很多讲课不灵但活得很刻意的阿猫阿狗老师都一夜暴富，而该校最著名的罗老师却

还在为照顾好父母老婆孩子发愁。做牛博网也是一样，要做名人博客的话，我们也不是拉不来名人，但是像新浪那样找一堆娱乐圈和生意圈的文盲在那儿人模狗样地假装码字……呵呵，我觉得那不是名人博客，那是丢人博客。我们丢不起那人，所以只好办了个牛人博客。

我想我的性格本来应该是不适合创业的，不过我年纪大了变得越来越能控制自己，再加上责任感也越来越重了，对家庭，对朋友，对相信我的人都是如此。所以在自己特别熟悉的领域内和朋友们一起做点事情，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 哪些人事、经历对你影响很大？它们影响了你的人生走向。你对自己的性格满意吗？

对我的人生影响比较大的，通常都是书籍，而不是身边的人和事。自己的性格？我对自己的性格很不满意，我脾气很差。

■ 你觉得自己出名是偶然还是必然？我觉得，出名除了偶然因素，背后一定有实力上的原因。你自己平时是怎么“努力学习”的？

还是偶然的因素大一些吧，毕竟到一个私立学校去做个英语教师肯定不是一个可以充分预期结果的成名之路。说到实力，

我显然是因为“扯淡”的实力而不是英语方面的实力受到关注的，这个基本上是天分。当然我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个努力就是克服自己在当众讲话这方面存在的心理障碍。很少有人知道我本来是一个对着一群人讲话就会汗出如浆的人，直到在新东方教书的第五个年头，我仍然会时不时的在课堂上感到紧张。我演讲的时候常常在下面的听众已经完全亢奋了之后告诉他们我其实是一个很腼腆的人，是一个很害怕当众讲话的人，这时候他们都会笑，但我自己知道这其实是大实话。

■你离开老家来到北京，能描述下你在老家的生活状态吗？

（做些什么？有什么无奈？）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让你来到北京？（包括为什么开始去天津，都做些什么？来北京后遇到什么不顺心或者顺心的事情？）来到北京后的生活你觉得和老家都有哪些具体的不同？（北京的生活开始是否适应等等）

□高中辍学后，在老家的时候做过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卖羊肉串，摆地摊，倒卖中药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中医净是骗人的），但除了94-95年间在韩国工厂打工外，都没有赚到钱。我有个姐姐在天津，她95年的时候劝我说，老在小地方呆着没劲儿，出来多见见世面吧。我想了想觉得很对，就到天津投奔她了，结果搞得她很头疼。后来我看了很多表现无望的、没戏的青春的电影，比如北野武的《坏孩子的天空》，贾樟柯的《站台》等等，

看得百感交集。曾经踌躇满志的、不甘于平凡的热血少年最终变成自己最瞧不上的那种成年人，这种事情永远让人感到心酸，如果你胸怀大志，又凑巧生在一个小地方，摆脱这种命运的机率总是小了很多。

我在天津的五六年里基本没干什么正事儿，整天淘碟，买书，谈恋爱，卖点电脑配件什么的。因为没出息，一直住在姐姐空着的房子里，后来晃荡到快三十岁了，就开始感到有压力了。再后来我就听说了新东方学校，我决定到那里去教书后，用了一年的时间集中学英语，然后从01年开始就一直都在北京了。

在大多数方面，北京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城市，它太大，去哪儿都要半天，即便不堵车也是，可这倒霉地方又几乎没有不堵车的时候。在其他的城市，出门一天可以办很多件事，但是在北京，一天能去两个地方办事就算很顺利了。我赚了点钱后，本来也是想买车的，但是我发现我的同事买车的都很倒霉，一上街就堵，到地方没有停车场，如果是一帮人去吃饭，倒霉司机经常要干的事儿就是，“你们先下车，我找个地方停车去。”当然，先下车的人也没多舒坦，因为北京的饭馆吃饭也是要排队的，而且生意好的饭馆常常不接受电话订座。在恨不得两站地外停了车的倒霉蛋赶过来跟大伙儿再一起排上一个小时队，差不多就可以吃上饭了。吃饭前的仪式一般是这样的，一群给饭馆送钱来的笨蛋们挤在饭馆门口的小厅里排号，有凳子坐的手里拿着一本被摸得油腻腻的时尚类杂志，没凳子坐的只好频繁地互相询问或是折磨

脸上画得油腻腻的餐厅服务员，“现在到多少号了？”服务员很少会直接告诉你现在是几号，通常是严肃地反问你，“您是几号？”如果你们几个刚好同时去了厕所或是走到门外打电话，第一个回来的人就会听到服务员大喊“251号！251号！”于是你边喊边跑过去，“等一等！我是250！我是250！”碰到执著的服务员，可能会问你，“刚才叫250叫了半天您怎么不答应啊？真是的！”你只好翻了翻白眼说，“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再也不敢了”。运气好的时候，她会听出你是在讽刺她。如果没有意外，如果你吃饭吃得快，如果你不是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吃的饭，那你会发现吃完饭出来路上还是堵的。

北京打车也不容易，出租车里的座套很少有干净的，司机很少有不话唠的，话唠的司机很少有不谈论国家大事的，偶尔有不谈论国家大事的司机又很少有不批评中国人的“素质”的。在运气好得不像话的个别日子里，你会碰到一个沉默稳重的好司机，但是这种司机通常会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得很大，让你陪他听一个叫王加一（佳伊？家衣？嘉壹？）的笨女人和一个我记不住名字的笨男人的谈话节目，两位笨老师的这个谈话节目的主要特点就是笨。你愁眉苦脸地听两位笨老师很高兴地聊上半天一点意思都没有的屁话后，如果没有意外，喇叭里多半又会蹦出一个叫王维（王围？王帷？王惟？王帏？）的少壮派贫嘴京油子。该油子的第一个特点是自称维子，第二个特点是贫嘴风格异常欠揍，即使是最没有暴力倾向的人也会为了他考虑改变自己，听上20分钟维

子老师的节目后，如果你发现自己兜里如果刚好有点餐巾纸，你会很庆幸，因为你至少可以撕碎点儿什么。接下来最过瘾的部分来了，堵在几乎完全停顿的车流里长达一个多小时，并且经受了王氏双煞的交替摧残之后，一个声音亢奋的男播音员在喇叭里高高兴兴地对你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交通台的节目——一路畅通！”你登时会想到女作家庄雅婷老师的一句话：“好想崩溃”。

不过北京就算再有一万个不好，有一点还是非常牛的，就是这里的人比较好，大气，见过世面，要是我在其他城市这样公开批评，早就蹦出一堆只不过早到了十几二十年的土鳖“城市主人翁”，叫嚣什么“你要是不喜欢xx市，就滚回老家去”了，呵呵。

■你身边的“北漂”都是些什么人？能描述下他们的状态吗？你说在王小山的介绍下进入了这个圈子，你都接触到哪些有意思的人和故事？能详细描述介绍下你比较欣赏的圈内朋友吗？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在一起都聊些什么话题，关心哪些话题？是一种什么样的聚会？

各行各业的都有吧，现在的北京，“北漂”好像已经比北京土著多得多了，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他们的状态也是千差万别，左的左死，右的右死，穷的穷死，富的富死。我欣赏的朋友有哪些？我欣赏的朋友大部分都被我请到我办的牛博网上来了，

这里面当然有我喜欢的和我更喜欢的，但是作为牛博网的老板，我想我还是不提我更喜欢哪些我邀请来的作者比较得体吧，呵呵。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聊的话题很杂，涉及到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时候连动物社会都没放过，特别是饭局上如果有科普作家朋友在场的话。聚会的主要形式就是围着一张圆桌子吃饭喝酒，如果人特别多，就会围着两张或三张圆桌子吃饭，总之是很传统的中国路数。大家交流过，好像都不喜欢那种西式的聚会，就是一人端着一杯酒人模狗样地走来走去的那种。

我自己是一直都讨厌喝酒的，青春期的时候强忍着陪那些喜欢逞能斗气的同学朋友们喝了几年，后来二十多岁就彻底戒了。戒了十多年之后，这些年在北京的朋友聚会上又开始喝了，因为在北京，喜欢喝酒的朋友劝酒的方式跟我过去习惯的方式不一样，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应付。我的意思是说，过去在老家的時候，我的朋友劝酒都是粗暴的东北方式，“你他妈的喝不喝？你不喝就是瞧不起我！”或者是“你要够意思就干了这瓶！”被这样强劝的次数多了，我就有了免疫能力，后来就会大大方方地跟朋友们回应说，“对，我是瞧不起你，让您猜着了”，或者是“对，我就是不够意思”，他们也就拿我没办法了。但是在北京，劝酒爱好者们的方式很斯文，比如最喜欢劝酒的王小山老师总是用忧伤的巨眼盯着你说，“胖胖，喝点嘛，就喝一点嘛。”另一位喜欢劝酒的陈晓卿老师的方式是，如果劝你喝酒未遂，他就会叹口气，摇摇头，然后半天不说话。开始的时候我对这种

方式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为了不忍心扫兴只好陪着喝到准昏迷为止，不过在生平第一次喝酒喝到失忆之后，我已经开始对忧伤的大眼睛和摇头叹气这些方式逐渐产生免疫能力了。

■北京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让你反感的是哪些？你对北京的评价是什么？有没有过要“逃离北京”的念头？

北京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有很多很好玩，很优秀，很过瘾的人，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土著的。在过去外地人不是很多的时候，我来北京也感觉到北京人不排斥外地人，比较大气。当然这种性格的另一面是，很多北京人都是大爷范儿，比如北京的出租司机很少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是一个服务行业，他们好像总以为自己是有一技傍身的技术行业人员，而且是派头比较大的那种骨干工程师之类的。

除了人，北京的一切都让我反感，交通就不用再提了，城市规划难以置信地变态，好像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在市中心有那么多的封闭式公路了，其结果是行人在北京过一条马路，用上十几二十分钟去绕一个远处的过街天桥是很常见的事情。还有些笨蛋试图在这样灭绝人性的城市设计条件下，让步行的市民“文明”上街，不横穿马路，惨败之后只好把其他城市里最常见的矮隔离墩统统撤掉，换上了北京特色的，高达一米半的铁栏杆，大家这才“文明”了。

空气污染是另一个让人特别受不了的地方，虽然这两年官方的说法好像是“蓝天率”达到了百分之六七十这个样子，但是每一次真的有蓝天的时候，大家都会特没见过世面地感慨说，今天天真蓝啊！

逃离北京的念头？每天至少一次，但因为种种原因走不了。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活得挺失败的。

■北漂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问题没法回答，我身边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是所谓的北漂，我已经不觉得在北京这是个特定概念的群体了。

■以你在北京的经历，你觉得北京的生活压力大吗？比如很多人都经历过租房的阶段，这方面可以详细讲讲自己的故事吗？你目前的个人生活？

□生活压力很大，在市里两三千块钱只能租到一个满楼梯都是油烟味儿，满屋子都是蟑螂的破房子，四千多块才能租到一个看起来还算“适合居住”的房子。我真不知道那些月收入一两千块的人是如何在市内存活的，我自己当年刚来北京的时候，只能住在郊外的农民回迁楼里。

3

■记者 □罗永浩

■你有苦难的童年吗？你的童年忧郁吗？

□我没有什么苦难的童年，童年也没怎么忧郁，当然，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谁的童年是特别好的，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顿肉。

■你说过你从小就胖，对吧？

□对。

■肉都没得吃，你是怎么胖起来的？

□应该跟遗传有点关系吧，另外我也不太喜欢运动。

■但后来你靠运动减掉过五十多斤肉是吧？

□是，我的体重好几次大起大落，我小时候就很胖，后来到中学有一段时间猛发育、猛长个儿，就一下子瘦了，后来不运动就又胖了。20出头的时候去韩国干了一年活儿，减掉了40斤，回

来一年后又胖回来了。快三十的时候有一阵儿拼命锻炼，最高纪录是58天减掉48斤体重。因为种种原因，停止锻炼后就又胖了。

■58天减掉48斤？怎么做到的？

□其实很简单，每天喝500毫升脱脂牛奶，吃五六种不同的蔬菜，鸡蛋不吃蛋黄，并且只吃水煮的，是真的水煮，不是水煮鱼那种水煮。减肥期间我基本不吃油，吃一些鱼、豆腐和全麦面包，还有每天一粒善存，然后每天慢跑10000米。第一天跑的时候，我用了两个多小时，你知道一个将近两百斤的大胖子在跑道上通常跑不了400米就要瘫了，所以头几天基本是走多跑少。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我就可以连续跑10000米了，三个星期后，就能在一小时内跑完10000米，也就是标准跑道的25圈。开始这个计划一星期之后，基本上就是一天一斤的速度往下掉肉。

■减肥减得这么快，不会对身体有害吗？

□后来我听医生说减得太快确实会对身体有害，虽然我自己那时候并没觉得，我想最好还是听医生的。我认识的医生朋友说那时候我经常空肚子吃西红柿也是有害的，还有，我有一次没做热身就跟一个骑自行车的孩子剧烈赛跑，结果左膝盖落下了病，现在已经不能跑步了。所以我希望那些想减肥的人还是多请教健

身教练，不要自己胡来。

■你那么好玩应该去写写童话，你有童心吗？

□我通常不太喜欢孩子。西方人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小孩子、不喜欢狗、不喜欢老人，就是没有爱心的表现。我发现老人孩子和狗我都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并且我也一直都很有童心，只是我通常不习惯跟陌生人表现这些。

■你是不是只喜欢骂人？

□呵呵，其实我也很喜欢夸人的，只是夸人的写得没有骂人的好，所以写的就少一些。比如我写过一篇文章无情地赞美崔健，结果夸得崔健都不好意思了。我夸女人夸得就好很多，我的几任女友都是被我的甜言蜜语干死的。

■你拿自己当个人物了吗？

□我一直都拿自己当个人物啊。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坚信我是个人物了，在我最倒霉最潦倒的时候，我也坚信我是个人物。这和是不是成名，是不是有钱，是不是当选年度时尚先生，是不是有幸和芙蓉姐姐并列年度十大网络红人之类的，没什么关系。

■那你为什么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呢？有什么原因吗？

□其实开始我还是比较谨慎的，但后来发现无论到哪里，我都很少发现能让我佩服的人，不是没有，只是确实很少。最后，我不得不对自己说，行，你这样的，就算是个人物了。

■如果你人到中年仍然一事无成，你也会觉得你是个人物吗？

□当然，我同情那些以成败论英雄的人。

■你小的时候喜欢读谁的书？

□李敖的书对我的青春期的影响比较大，我以前特别崇拜他。可他到了五十多岁以后就开始变得莫名其妙了，蛮不讲理，倚老卖老，对共产党和国民党赤裸裸地采用双重标准等等。我后来就很讨厌他了。

■他前列腺出问题后就这样了。

□他前列腺出问题之前就这样了。我以前觉得李敖很勇敢也很坚强，敢说实话敢坐黑牢，但后来发现他的勇敢是真的，坚强则未必，他在有些方面其实是很脆弱的。比如说他坐牢以后他原

来的女朋友小蕾和别人结了婚，那个人还是他的好朋友，这件事他就不能原谅。更没出息的是，为了一系列类似的事情，他常常公开表示他对人性的失望，总说不要相信女人，不要相信朋友之类的屁话，这不是犬儒吗？

■ 那你觉得你比李敖还坚强？

□是啊，如果我进去坐5年牢，我就不希望我老婆在外面一个人守着。我在里面憋着是不得已的，而她在外边守活寡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要是她不改嫁，自己找个情人什么的，我就会很高兴，我在里面过得就会心安理得一些。她要是改嫁，我也会替她高兴。如果她和我的朋友做情人，我想我也会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如果她和我的朋友结婚，那应该说明他们都很认真，那我还是会接受的。我觉得李敖为了不再受伤害，否定了很多美好的东西，这在骨子里也是一种脆弱。真正坚强并且心态健康的人，被朋友出卖、被亲人误解、被爱人抛弃，也不会对人性失去信心。当然，我没有李敖那么勇敢，在这方面我和他比是个松货，我顾虑太多，所以不大可能去坐牢。坚强和勇敢是两码事，我还是非常佩服他的勇敢。

■ 那你为什么能始终相信美好的东西，相信人性，相信这个

世界有好人？

因为我清楚我就是个好人嘛。从概率上说，不太可能只有60亿分之一。

■你怎么看待你开博客后，很多过去喜欢你搞笑的人现在因为你很少写搞笑的文章而对你表示失望？

这说明我有能力让他们喜欢我，但是我没有心情总是哄他们高兴。

■你的性格是不是很容易得罪人？

是，我很容易得罪人，看学生的反应就知道。我以前教书的学校要在结课的时候让学生给每个老师打分、写评语。要是我和另一个老师最后都打4.6分的话，通常那个老师的分数会打得很平均，每个学生基本上都给了他4.6分左右，而我的就是5分的特别多，然后也有一些极端的分数，比如0分1分的，最后一平均也是4.6分。那些低分的调查问卷上写着，“变态”、“精神病”、“傻逼”，还有的写，“傻逼，你才傻逼呢”。呵呵，也许是我之前让他觉得他是傻逼了吧。

■ 那你说过学生傻逼吗？

怎么可能？当老师不可能这样说学生的，这应该是基本的职业要求吧，虽然有时候可能会想。其实想不得罪人谁不会呢，只要你一团和气、回避判断、保持乡愿，假装对谁都善良。那在一个传统上把是非原则看得远不如面子圈子、亲情友情重要的国家里，大家都不会讨厌你。

■ 你会不会在你的课堂上说荤段子？

不会，我只和男性朋友们私下里说荤段子。

■ 你擅长荤段子吗？

当然，张口就来。

■ 那你现在来一个？

呵呵，你是个女记者，又不是我的死党闺蜜什么的，我不会说的。

■ 你为什么不看电视？

□因为觉得电视节目太烂：新闻净是骗人的，电视剧净是弱智的，电影净是既老掉牙又不经典的，脱口秀节目不是笨嘴笨舌就是油嘴滑舌的，广告净是卖假药和假营养品的，实在没法看，不想浪费时间。

■如果你的孩子早恋了，你会怎样？

□我不认为有什么“早恋”的概念，到了孩子自己想谈恋爱的时候，就让他们去谈好了。其实只要不是太自以为是的父母，就都应该知道孩子如果真要谈恋爱，拦是拦不住的。不管孩子多小，只要他们自己想谈就不是“早恋”。我将来如果有孩子，绝对不会阻止他（她）谈恋爱。如果这时候孩子身体还没发育完，我就会告诉孩子正确的性知识，免得他们由于无知导致身体受到伤害。

■什么叫你所说的独立思考？怎么去训练？

□简单地说，大家大义凛然地批判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的时候，有人说，“为什么妓女就该被笑呢？妓女比穷人差在哪里？”这就是独立思考。怎么训练？多看思想类的书籍，怀疑一切过去没经自己思考判断就接受了的想法就好了。

■你希望你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我希望我老的时候，老伴在身边，不缺钱，同样重要的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

4

■网友 □罗永浩

■老罗，如果有一天电视台邀请你去当综艺节目主持人，而且待遇从优，你会考虑去么？

□会考虑，如果电视台的言论尺度跟我的讲台差不多。

■你的电脑里有中国电影人拍的吗……如果有，告诉我是什么？

□我电脑里没有电影，家里有中国电影的影碟，市面上能买到的基本都有。我很关心中国电影，虽然国内好片子很少。

■你所指的制式教育是什么概念？你自己的退学是否与此有关？你是否赞成更多的孩子像你一样退学？

□当一种教育制度要求全国几亿的青少年都认为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他们指定的那个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制式教育。我不反对孩子们退学，但最好不要放弃读书和自我教育。另外父母都是文盲的家庭，孩子上学可能会好些，至少能识字。

■现在你办暂住证了吗？想当初听那段录音，感觉真好。

□没办暂住证，但是我现在一周天津住几天、北京住几天，所以两头儿都不用办，还不违法。

■你为什么不喜欢“老罗语录”之称？

□我在课上总是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但是他们把我的言论当成“语录”。我总感觉一个人把别人的话当成语录的时候，通常就是放弃自己的思考了。

■老罗，你出书肯定卖不过xxx，但你比她写得强多了。你怎么看这种文人打不过艺人、商人，崔健打不过周杰伦的商业现象？你伤心吗？我挺难过的。

□这有什么难过的，不是很正常嘛。我的稿费和版税还比很多我敬佩的师长和偶像高呢。这不奇怪，东西好不好和卖得好不好没有必然的联系。

■老罗你不是主张父母与子女无恩论吗，你怎么又会劝打算自杀的人去考虑父母的感受呢？他们对我们没有恩情，为什么还

要去考虑他们的感受？

□我不觉得有什么恩情，但是你和父母没有感情吗？要是感情都没有就不用考虑了。

■我爸一直给我灌输中国的一些传统，比如吃饭时茶壶的嘴不能对着人什么的，我一直比较反感，但为了他的感受我一直忍受着。你怎么看我认为的这些应该被抛弃的东西？这种传统是否该延续？

□当然应该抛弃，但如果你父亲很在意这个，你也可以忍一下，毕竟这些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些不太重要的小事也经常都忍的，值得跟父母吵架的那些事还吵不过来呢。实在唠叨烦了的时候，我会假装失手，把那个茶壶摔碎了。

■几个骚包问题：你觉得最难受的时候是什么？你最倒霉的时候是什么？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是什么？

□最难受的时候是失恋，最倒霉的时候是失恋，最幸福的时候是让我失恋的那个人又回来找我来了，最有成就感的时候……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但肯定不是她回来找我的时候我拒绝了她这一类的。

■王小峰说：“中国互联网自1996年飞入寻常百姓家以来，在网络上流行过三个人的语录——韩乔生、万峰和罗永浩。这三个人都是奇人，中国互联网可以没有王志东、丁磊和张朝阳，但是不能没有韩乔生、万峰和罗永浩。”老罗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三个人共同的特征是，都试图说严肃的事儿，但是搞得大家很高兴。这样也好，至少大家高兴了。我比较喜欢的是那个后出道的历史教师袁腾飞，看新闻报道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个哗众取宠的，后来不小心看了网络视频才发现这人很不错，可见这帮烂记者多没水平。袁老师说的东西虽然很好玩，但骨子里也是很严肃的东西。

■中国的中学教育最失败的是什么？你当初退学是不是怕自己也从半傻逼被培养成彻头彻尾的傻逼？

□看不出哪一点最失败，觉得几乎全都失败。我退学不是怕自己被培养成傻逼，而是没有耐心跟那些笨教师和笨制度较劲儿了。

■有些人退学之后成功了，比如韩寒，比如你，但更多的人退学之后没什么成就。如果一个人选择退学，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

□我觉得这个问题反映了一个我很讨厌的社会现实，为什么要把所谓的“成功”看得那么重要呢？一个人，非要出人头地才是活得“成功”吗？以韩寒的头脑和思想，他要是没有“成功”，也是一个牛逼青年，只是默默地牛就是了。我希望那些退学的年轻人先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正直的、善良的、有原则的、头脑清楚的、明辨是非的人，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去考虑什么“成功”。

■如何定义愤青这个概念啊？

□愤青字面上就是愤怒的青年，但是词汇的用法和感觉是会改变的。我小的时候，一个美国青年大骂美国政府、一个苏联青年大骂苏联政府，通常被叫做“愤青”。但是现在一个中国青年大骂美国政府我们也把他叫做“愤青”，我觉得这很滑稽。我自己理解的愤青是永远对现状和旧有体制不满的，充满激情和理想的热血青年。不是那些整天叫嚣用原子弹解决中日问题、中美问题、台湾问题的弱智青年。

■当你忽然发觉你现在的思想和以前的思想不一样或者甚至大相径庭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通常会觉得自己又进步了，会高兴。

■你为什么不出国？

□再看看是不是还能做点什么，或者还能被允许做点什么，都不行再走。

■会不会有人说你思想偏激？

□当然有，很多。很多中国人有一种思维公式，认为性格激烈就会导致思想偏激。我觉得我写文章措辞很激烈，但我思想不偏激。很多人只要看到一个人激动，就说他偏激，我想他们只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偏激”所以才这样说。偏激的意思是偏颇、极端、过火，可是我虽然激动，却没有过火的想法。我说一坨屎臭，就有笨蛋说，你太偏激了，那我应该说“有点味儿”才不偏激吗？我不偏颇不极端，又时时保持热情，所以我觉得我是“正激”。胡平老师说过一句很让我产生共鸣的话，“有的人有了理智就丧失热情，有了热情就失去理智”。我觉得真正理想的状态是，充满热情，同时保持理性，或充满理性，同时保持热情。我总跟我的学生们说，你们一看我激动，就觉得我偏激，这是你们被社会灌输的思维公式。很多人做这种反应从来不过脑子，看到一个东西就用原有的公式回应，这已经不像心理反应了，简直是生理反应。一看到有人激动就说这个人偏激的人，最偏激。

■你会不会感慨自己生在一个平庸的、无聊的时代？

我觉得一个人感情上希望自己生在某个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每个时代都有你可以做的事情，轰轰烈烈的时代是被牛逼轰轰的人创造出来的，你不甘于平庸的话，现在也可以去做轰轰烈烈的事。

■三十而立，是指确立了自己真正的价值观。那么你现在知道自己要坚守的是什么了吗？

我都快四十了，说到确立价值观，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确立了。我信奉和坚守的都是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比如自由、民主、公正、法制等等，没什么新鲜的。老有些信教的朋友说我没信仰，其实我只是没有宗教信仰。

■最近的一次哭泣是在什么时候？

没多久，我看电影的时候经常哭的。

■喜欢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状态和现在的自己吗？有没有对自己怀疑的时候？

挺喜欢的。偶尔会有，大部分时候会证明我怀疑错了，但

偶尔的那几次，是让我继续保持对自己怀疑的很大动力。

■想到什么会让你的心柔软下来，比如孩子、老婆？

□对，老婆。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孩，善良的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脑子不好但是受到正确的批评时不顶嘴的人，美女，一身贱骨头跟你起腻的小狗等等。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要“影响他人”吗？

□当然不“都”是。

■如果可以让你选择，你希望活在哪个年代、你希望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皇帝、将军、布道者？

□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公正、宽容的年代，希望的身份是默默无闻的亿万富翁。

■你每天起床后通常会干吗？和老婆亲吗？有小孩吗？通常在一天中的什么时候开始有骂人的欲望？

□小便。亲。没生。打开电脑看新闻的时候。

■对这个世界，你是否在扮演一个救赎者的角色？

不敢，我也就是基本做到了有所不为，正在朝有所必为的方向努力。

■有没有感觉特别无力的时候？

当然有，不过我的情绪可以调整得很快，消极情绪对我的影响通常都维持不到24小时。

■一个胖子的快乐是啥？一个胖子的苦恼是啥？

我有很多快乐，但好像没有胖子的快乐。胖子的苦恼是胖。

■你觉得年轻一代的孩子，他们最缺的是什么？硬的骨头，还是别的什么？

计划生育后出生的孩子，好像通常缺乏懂得忍让、懂得分享这样的品质，不过这不怪他们，谁让他们成长的时候没有兄弟姐妹呢？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的上几代人，猛生乱生比着生孩子，突然有一天说，哎呀，不能再这么生下去了，然后就勒令他们不许有兄弟姐妹。等这些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孤零零地，同时

也是被娇惯长大了之后，又责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自私？为什么不懂得关心别人？这不太孙子了吗？

■我20岁，大二，你赞成年轻人把对社会的种种不满公开地表现出来吗？

赞成，但是要注意方式，还要事先明确可能的后果。

■如果请你到一所普通的高中去开一门选修课，科目随你选，你会去吗，你会教给我们什么呢？如果你是教育者，你最希望青年掌握的是什么呢？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1.会去。

2.由着我的性子教中文，因为我英文其实很烂，还是哑巴英语。

3.希望他们学会思考，这比知识重要得多。

4.一时没想到特别有效的方法，简单的方法是读读《人民日报》，听听《新闻联播》，再看看孔庆东的博客。如果觉得基本上句句都不像人话，那就差不多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

■你对现在即将要上岗的年轻一代的老师们有什么想说的？怎样才能更好地教育好下一代？因为他们越来越不好教了，很新潮，虽然我也只有24岁。

□中国的教师，不做教育制度的帮凶就已经很好了。另外，我不觉得下一代不好教，我快四十岁了，也没觉得他们新潮，他们只是穿得新潮。

■老罗，你对现在大学里思想政治课老师以及这方面的专家教授有什么评价？是不是他们这一生干这个就算是毁了？

□我过去确实认为人要是去干那种不要脸的工作就算是完了，后来发现也不一定。我在大学里见过对教育学生真正负责的思想政治课老师，他会在课上告诉学生，为了考试你们应该怎么回答某个问题，但实际上你们应该怎样去考虑这个问题，非常好。

■你说“我总是在走恶心路线和坚持理想主义之间徘徊。我骨子里还是坚持理想主义的，但我怕坚持不住。”你是如何倔强地坚持着的？

□我现在没有怎么太刻意地去倔强，习惯性的有所坚持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你要是感觉很苦，感觉实在挺不住了，就移民

算了，免得中国人又倒下一个。

■如你所说，作为一个拥有超时代思想观念的人是痛苦的，怎样面对这样的痛苦？

□也没那么痛苦吧？你想着别人不能理解你当然有些痛苦，可是你想着你自己比别人牛不就又快乐了吗？关键是做好心理调节。

■如果你有机会进入主流教育大中小学，你会选择哪一个？为什么？

□我会选择小学，因为脑子被弄坏了的人长大了之后能改造回来的不是很多。

■有没有想过竞选人大代表（过去、现在和将来）？

□没想过，我关心现实，也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不觉得我这样性格的人适合采用政治的手段去操作这些。有些人能在夹缝中找到一点可能去做一些好的事情，我也很佩服。

■罗老师，人生让你感到“愤怒”以外，有没有感动和温暖？我觉得你所要表达的很多东西是严肃的，只是因为有了幽默的调侃读着就比较轻松。

□希望你能想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一般说来，对假、恶、丑的愤怒都是因为对真、善、美的热爱。只是有些人不喜欢对公众展示温情的那一面就是了。

■你一直以来，以喜欢说脏话著称，以后做了校长会改掉这个习惯吗？

□还好吧，满大街都是说“脏话”的人，谁会以这个“著称”呢？我不是喜欢说“脏话”，我只是不介意说“脏话”，这是有很大区别的。我小的时候，父母总是教育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至于脏话不脏话的，没怎么提过。我们那里的孩子全都说“脏话”，所以我对“脏话”的敏感度比较低。我开博客后，还有人因为这个上纲上线，扯到我的家教问题，我觉得我受到的家庭教育还算不错啊，父母希望我做一个正直的人，我就做到了，多好啊。如果我的合伙人、投资方和客户认为这是个问题，我会从敬业的角度考虑改掉这个习惯，特别是如果我们将来开设针对未成年人的英语培训的话，更是如此。

■为什么提到脏话的时候，你总用引号，写成“脏话”？

□因为我自己不觉得那些是“脏话”，用了引号表示把他们当成脏话的，是别人的态度，不是我的态度。

■为什么现在的人都要把生殖器挂在嘴上？难道这样就愤青了？难道这样就是文人了？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不觉得这样的人很下作吗？

□他们写的是“逼”，你看到的却是“屌”，你真是太下作了。

■除了牛逼、傻逼外就没有其他表达方式了吗？

□当然有其它方式，但这是个人习惯和选择的问题。比如你用别的词汇的话，我就不会问你“难道就没有别的表达方式了吗”？

■你觉得写文章喜欢用“逼”字的，就是你的同路人？

□这是什么狗屁问题？当然不会，那我的同路人也太多了。我只觉得对别人写文章用“逼”字格外反感，以至于都不能分辨文章本身有没有道理的人，肯定不是我的同路人。

5

■记者 □罗永浩

■从多大，什么事情开始，你就安排和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不记得了，没有明确的日期和事件。这种事情通常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应该是二十岁左右的那几年。

■你会经常担心自己的健康么？

□不经常，偶尔会，比如心脏不太舒服的时候，我毕竟是个大胖子。

■你信赖医院和药物么？

□中国医疗改革后，基本上不再相信医院了。当然相信有私交的医生朋友，正规大厂生产的西药基本上还是相信的。要不然还能怎么样？总不能光吃吃中药吧？

■你受过中医的刺激吗？

□是啊，我受到过中医很大的刺激，我觉得它天天在残害我

的同胞，我快被刺激死了。

■有人说：“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胡适、鲁迅、陈独秀、傅斯年、李敖这些牛人们批判了一辈子中医也没什么效果，你一个民办教师又能怎么样呢？”你对此有何想法？

□首先，我觉得他们当中个别的人并不牛，但这个不重要，我想说的是，我不觉得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没有效果，他们至少影响了一大批像我们这样也是生在中国，吃着中药长大的中国人，最终也会影响到大部分中国人。先知先觉的人虽然活着的时候也许没能马上改变世界，但肯定留下了火种，这就是希望。普朗克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们最终死去，而新的一代一开始就熟悉它并不断地成长起来。”会思考的人生在中国，吃着中药长大，但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中医药是伪科学。不会思考的人如果在海地长大，直到今天也会认为生病的时候应该找巫师而不是医生。

■你是否支持取缔中医？

□当然，百分之百的支持，我支持方舟子老师他们提出的“废医验药”。

■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你对朋友的热情和认识有什么变化么？

心里会不断放低对朋友的要求，要不然就只能和接触不到的牛人神交了。但渐渐发现自己的毛病也特别多，所以相信那些一直要好的朋友也是心里不断放低对我的要求的，呵呵。

■你认为40岁男人与二十几岁男人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我还要过几年才知道。不过现在也可以想想，嗯，整体上找性伙伴的能力和性能力应该是刚好颠倒过来了，这一点全世界好像都差不多。单说中国的话，还有一点：二十多岁的男人还有些不是犬儒主义者，40岁的男人几乎全都是。

■近年来最让你困惑的念头是什么？

很多，现在能想起来的是这一个：被制式教育洗坏了脑子的孩子们究竟有多少能被改造回来？为什么有些能，有些不能？

■多大的时候第一次手淫？多大的时候第一次做爱？是否坚持手淫至今？曾经有过心理障碍吗？

一，不记得了，好像挺早的。二，20岁。三，对，只是少

了。四，当然有，我们那一代的混蛋“专家”老吓唬我们说手淫有害身体健康，还告诉我们有邪念的时候多想想革命先烈就知道羞耻了。这帮孙子！现在他们应该都还活着，但从来没见过哪一个站出来为了当年误导年轻人而忏悔的。

■如果推荐给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儿一些忠告，你会怎么说？

最好不要为了钱嫁给自己不喜欢的男人，我知道的全都在后悔；要是有什么笨蛋告诉你“切莫将身轻许人”，让丫滚蛋；男朋友想要，你也想要的时候就猛要，只是要注意安全；不肯戴套还骗你说安全期很安全的男朋友绝对不能嫁。

■如果推荐给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一点儿忠告，你会说什么？

除非想生孩子，上床的时候永远记得戴避孕套（当然也可以用医生推荐的其他方式）。实在不喜欢戴的，可以看一次人工流产全程的教学录像带，看完了还不想采取避孕措施的男人，打雷的时候要小心。

■经常会有写点儿过去的事情的想法吗？

经常有，这就是中年心态吧？有时候无聊得甚至想写“我的前半生”。

■现实地说，生存对你来说是一件难事吗？

生存不是难事，但在不出国的前提下活得有质量、有原则、有尊严非常困难，可能这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我放眼望过去，觉得好像只有韩寒做到了。

■怎么能在现在的中国自由又有尊严地活着？

有一门不用依赖合作的好手艺，比如文章写得好，比如摄影技术高，这样你就可以牛逼哄哄地从事自由职业，谁都不屑了。

■分别说说你父母的性情，以及过去和现在你与他们的关系。

父母性情都还好。他们和我的关系？他们在我小时候为了我好而对我好，青少年时期为了我好而常常折磨我，再后来为了我好，不再干涉我了，当然也可能只是累了。

■孩子在你的生活中占有什么位置？（或者）你为什么不要孩子？

不想生是因为我觉得人生更容易苦多乐少，至少对于敏感的人来说是这样。虽然我二十七八岁之后终于靠多读书、勤思考做到了大部分时间都很快乐，但没把握让我的孩子也能做到。再加上我老婆也是个敏感的人，想想就算了。

■从多大开始喝酒？到现在你的酒量有过哪些起伏阶段？

读初中时。没有起伏，酒量本来一直很大，但前年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酒后失忆，据说有了第一次之后就会全面失守。

■你身边有对酒形成依赖的人吗？对这种生活你怎么看？

形成依赖？指酗酒吗？很多，如果他们没有亲人，好像没什么不好，要是有人，我觉得可能这种活法对亲人比较残忍吧。

■出于应酬，说点儿谎话是不是越来越顺嘴了？

没觉得，好像越来越难了，偶尔硬着头皮说的时候，别人都看得出我头皮硬了。

■对自己的未来还有什么计划么？

有，很多，我才三十多嘛。计划写几本书、拍电影、学音乐、发干净的大财、改变社会、影响年轻人，坚持原则，不泯灭良知，保持警惕并时时提醒自己在中国这样的大环境下“路子野，吃得开”的基本上没几个好人。

■照你看什么事情算是奢侈的？

“路子野，吃得开”的同时有良知、有原则。

■你怎么定义时尚事物并且怎么对待它们？

一般说来，时尚的、流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为了造反而造反（对上一代）搞出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利益集团为了迎合年轻人的这种造反需求搞出来的。其实他们折腾了半天，也弄不出什么花样，实在没招了就拿上上次流行过的东西“颠覆”上次流行的东西也就算交差了。举例来说，大部分主流的流行乐歌手多年以来都像刘德华、张学友、黎明这样五讲四美三热爱、温良恭俭让的时候，就会冒出周杰伦这样装酷装屌的类型并且红得一塌糊涂。等到一大批装逼范儿歌手横行流行乐坛的时候，下一代的歌迷就会捧出一个彬彬有礼、英俊端庄并且假装没有性欲的歌手作为他们的代言人。电影也是一样，看了将近

二十年装逼装酷的电影后，受够了的人们发现有个叫周星驰的把这些装逼手法一一戳穿了，于是大家都很喜欢。再后来的十多年里，周星驰的恶搞做法成了家常便饭，于是这些年有些装逼的电影又开始渐渐有市场了。服饰更是如此，变来变去也就是那点儿东西，眼下的怎么变都不灵了，就来个“复古风”。

■怎样对待时尚事物？

喜欢的喜欢，讨厌的讨厌，我通常不会因为一个事物是否时尚、是否流行而改变对它的判断。但有时候还是会受一点影响，比如我讨厌的东西如果很流行我就会更讨厌，因为它无处不在，你躲不开，只要你一上街，它就撞过来了。

■你经常在什么事情上消磨时光？

看书、听音乐、看电影，这些是正常的一面。病态的一面是，我用来整理藏书、唱片、影碟的时间几乎和享受这些东西的时间一样多。还有，我出门前常常躺在床上想，怎样合理安排出门后要办的三件事的顺序，颠来倒去地想一个多小时才想清楚，可那三件事无论以什么顺序办完也都只需要一个小时，据说这是强迫症的典型症状。

■有时候你会感到沮丧或者恐惧吗？什么情况下？

会，试图跟丧失了思考能力的人交流的时候偶尔会沮丧，还有不定期的生理和心理低潮，但不严重。恐惧的时候就太多了，在一个仍然普遍把“莫谈国是”当成是生活准则的社会里，我们都还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你愿意相信有来生吗？你考虑过灵魂是否存在的事吗？

一，愿意相信，但不相信。二，考虑过，也是愿意相信存在，但相信不存在。

■如果让你谈论一种感受或印象，你更擅长口头还是文字的？区别在哪儿？

我更擅长口头的。区别？区别是我的口头表达比文字表达好。文字表达比我牛的高人到处都是，口头表达比我牛的不太常见，也可能我见得少。我知道口头表达比我牛的人其实应该很多，只是由于电视和电台的节目审查比文字创作的审查严格得多，可能是因为这个，所以很多高人都出不来。于是笨嘴笨舌的笨蛋们居然也都在电视上成了“名嘴”，要我看净是些出了名的笨嘴。

■在人们都比较在乎的事情上你最不在乎什么？

□很多，比如断子绝孙、戴绿帽子，被认为不爱国、不孝等等。

■反之，你比较在乎的是什么？

□在公平、自由、尊严方面受到侵犯。

■你跟任何性质的赌博有过什么关系？

□二十来岁的时候常和朋友们打麻将，但发现自己好像牌品不太好，输了容易生气，赢了容易说刻薄话损人，后来就强迫自己不玩了。

■与早年相比，你是否还有较大兴致关注国际和本国的政治新闻？为什么？

□一直都是。关心社会现实，关心民间疾苦，关心人类的命运，我这种境界的还能为了什么。

■你会很投入地看一些很无聊的电视连续剧吗？哪一类的？

你每天都要有意无意地看会儿电视和报纸吗？

很多年不看电视了。过去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候会很认真地看那种最恶心、最肉麻的台湾电视剧，就为了看看它究竟能肉麻恶心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每天都看新闻，但不看国内的电视和报纸，大都是看网上的。

■你对自己的性格、优势和劣势算是了如指掌吗？

以前我以为是，后来发现这种想法完全是自以为是。最近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是，我跟公司的合伙人及同事们说起我看史蒂夫·乔布斯的传记的事情，那本书里乔布斯的前雇员们都说乔布斯有个特点：你跟他出个主意他理都不理，但过上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兴冲冲地来找你，说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你一听，原来就是你前一阵跟他提过的那个主意。乔布斯的这个臭毛病把他们全都恶心得死去活来的。我讲完了这个故事我的同事们全都鸦雀无声，愣了半天然后开始互相交换眼神不说话，我当时就毛了，我说你们什么意思？他们还是不说话，我出了一身冷汗，我说我也这样？他们全都点头，当时的感觉真是太可怕了，就像是你突然得知自己其实是一个精神病、外星人或者是鬼魂一样。后来我们一起沟通了一下，觉得产生这种症状的原因可能是，在有些情况下，我这种病人脑子里有个主意的时候，会自动屏蔽别人发出的信息，所以他们的主意我会完全听不进去，甚至

听不到，但他们说出的想法会给我的潜意识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回头我自己去想其他方案的时候，那些曾经留下的模糊印象就会跳出来，而我会认为那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主意，应该就是这样形成的。

■你对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通常是很清楚明断的？还是模棱两可的？

绝大多数时候是非常清楚的。偶尔心里没把握的时候，很幸运，我有几个值得征求意见的朋友和老婆，嗯……老婆只有一个。

■你感到已知自己的天命了吗？

没有，将来也不会，我不信天命。

■有什么过去做过的事让你至今想起还感到有些懊悔吗？

有，比如对个别交往过的女友不好，对脑子笨的学生有时缺乏耐心、态度粗暴，对那些犯了小错的人过分不留情面，对一些坏蛋心软等等。

■你对喜欢或不喜欢什么人有很好的直觉吗？

□我常常凭着直觉来判断要不要跟一个人继续接触，但是我的直觉常常不准。

■你认为20年来生活环境改变最大的是哪些方面？

□物资丰富，交通堵塞，大部分人买不起房子，医院见死不救，环境污染。

■随之精神生活与交往的改变是哪些方面？

□几乎是全面性的社会道德沦丧，总算我小时候还见识过几年那种还算有底线的社会。

■对于这些变化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清楚根源在哪儿却不能直说，只能哭笑不得地打打擦边球。

■对于一代人的观念来说，是不是总是带有他们求知年龄所处历史阶段的特殊价值痕迹？

通常是。

■个人的观念，有可能以某种方式从根本上超出他那一代人的价值吗？

当然，能做到的就是俗称先知的那些人。

■你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特别崇尚物质和金钱的吗？

我们国家尤其是，有些国家好一些。

■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资产状况与他的尊严成正比？

一群傻逼商人凑在一起的时候。

我的 奋斗

CHAPTER 03

正版“老罗语录”

很多半途而废的理想主义者喜欢说，我本来特别崇拜某某某，特别佩服某某某，是某某某当年启发和激励了我走上了信奉自由民主的道路，但是后来，我痛苦地发现某某某变节了（或是露馅了），从此我觉得什么都是骗人的，我什么也不信了。每次听到这种没出息的论调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心里骂娘，干！原来你是某明星的粉丝，我他妈还误以为你是某种理想的粉丝呢！——做你该做的，做你认为正确的，不要为了谁而做，当走在你前面的人没出息地倒下或是变节的时候，你应该感到高兴：你走到你的偶像前面了，多牛逼啊。

当我们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去斗争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是为了自己信奉的思想和原则，而不是为了对那些认为自己并不需要它的人民奉献什么。想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心态平和地面对任何所谓的“恩将仇报”。很多时候，有理想的人能够继续坚持下去，靠的不一定是坚强，而是想得透澈。

我不鄙视说“脏话”的人，我也不鄙视不说“脏话”的人，我鄙视那些仅仅是因为听到别人说“脏话”就鄙视他们的人。我

不知道那些不说“脏话”的人面对说“脏话”的人时那种弱智透顶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

长期以来，被惯坏了的中国娱乐圈名人，总是在做了恶心事儿被公众骂得鼻青脸肿时，一本正经地要求大家给予所谓“善意的批评”。这些拿了钱、露了脸、睡了女演员，随即就才尽了的宝贝儿导演们，总赶着逢年过节的时候，以大投资、大宣传、大傻逼的烂电影骗走人民的钱币，是什么样的茁壮信念支撑着他们，使得他们敢于要求备感被干的人民群众做出“善意的批评”呢？

由于我擅长摆生活态度健康积极的造型，所以我的学生都以为我没有情绪消沉的时候。实际的情况是，当我面对普遍存在着的丑恶现实的时候，常常会短暂地感到厌倦，感到人生虚无，但和那些因此“看透了人生”后变得犬儒的笨蛋的区别是，我会因此加倍努力地去尝试改变现实。因为我知道，正是每一个放弃了理想的人，使得别人的人生变得更加丑恶、艰难、令人厌倦甚至是虚无的了。

每一次民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会有“高人”蹦出来指点说，某市人民的胜利跟某市人民的所作所为没什么关系，现在这个结果只不过是高层斗争的结果，某市人民只是棋子而已。姑且算他的“棋子说”是事实吧，但问题是，如果某市人民没有勇敢地站出来，高层斗争中客观上对他们有利的一方拿什么做棋子将死对方呢？做你想做的，做你该做的，不要为了怕被利用而选择不作为。

看各种各样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我总是替那些获奖者们着急，总觉得如果我是获奖者，会把获奖感言说得特牛逼。但可能是因为我时间全都用来考虑怎么做获奖致辞了，所以最后什么奖也没得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帮家伙做一个笨笨的致辞，然后把奖品领走了。

成为一个教师，是我小时候所能想象的最诡异的职业选择，更诡异的是我还没来得及相应地调整好心态和造型，就又被不由分说地扭送到了相声界。在我谈不上无奈但确实是尴尬异常的前半生里，好像净是这样的遭遇：喜欢读书但受不了弱智教育只好

选择退学；常常被认为“显年轻”但不到三十岁就被人叫成“老罗”；爱钱不爱名却成了一个有名的穷人；跟一群文盲做同事的时候只是因为聊天时不介意说“脏话”就被认为“没素质，没文化”；给大学生上课的时候顺便讲了些自由民主的常识，就被号称是“天之骄子”的群体当成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始终想追随一个值得跟的老大但被现实逼得只能自立门户，呕心沥血地做了一个综合性内容的网站，却被政府和人民一致认定为是一个关心且只关心政治的网站……经历了这么多弄人的造化之后，我还能感到骄傲的是，我仍然保持了心态的健康和人生观的强悍。但为了吹牛的快感把这个说了出去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又被喜欢我的人们善意地描绘成了一个贩卖剽悍的傻逼：几乎所有来找我的媒体都会以这样的形式开场或是收尾，“罗老师，记得您曾经说过，剽悍的人生……”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I1MDgyMTluemlw",
  "filename_decoded": "12508212.zip",
  "filesize": 10568888,
  "md5": "b80084fdad6aa27b4902abbfd6b2c009",
  "header_md5": "149effe9d19e407a54b376673af399c5",
  "sha1": "14e1c1f6747af4794b449cb9359ecca3b888d1a2",
  "sha256": "adc1741b5307fe4e35ccb95697b8d9d7b4e97cf4d018d16031cb83a74f840bfd",
  "crc32": 11418537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0498180,
  "pdg_dir_name": "\u256c\u2565\u2561\u2500\u2556\u2584\u2562\u2556_12508212",
  "pdg_main_pages_found": 193,
  "pdg_main_pages_max": 193,
  "total_pages": 198,
  "total_pixels": 79784539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